

时代的史学家
——走近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史学作品的核心

穆尼·布尼安马 博士著

周玲 林建杰等译

开篇语

卷首语

知识是书，是词汇，是一杆描绘文字、并赋予其重要意义的笔。这种文字可以以传统的形象出现，亦可以以段落设定的形式，显示于电子设备或智能软件供人阅读。

在敬爱的最高委员会成员、沙迦酋长殿下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的指导和支持下，沙迦遗产研究院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本院以及阿拉伯遗产中心的出版物，为阿拉伯以及世界文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让许多热爱文学和文化的人们，领略到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沙迦遗产研究院以丰富阿拉伯文库为己任，致力于推动阿拉伯学术研究、阿拉伯语与其它文字的互译事业，给每位研究者和学生提供扶持，为他们点燃一盏指路明灯，使得阿拉伯语的图书作品，在价值、形式和内容上都不逊于其它语言的出版物。

我希望每一位读者、每一位阿拉伯文化遗产及阿拉伯语的爱好者，都能向我们指点阿拉伯文学传统的瑰宝何在--它们或许已被湮没；不管是手书古籍、老式印刷本，还是或旧或新的音像材料等。请让我们为其披上新衣，展示给世人，在吸引读者的同时，也让学生、学者及阿拉伯文学以及文化爱好者们从中受益。

在开篇序言的最后，我想告诉你们：我，并不是以沙迦遗产研究院主席，或遗产研究专家的身份在与你们对话，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书迷；一位对阿拉伯语语言、阿拉伯文学以及阿拉伯文化着迷的人；看作是一位深知阿拉伯语重要性的人。阿拉伯语所承载的丰富的宝库，定能将人文思想推向更高处！

希望你们获得前所未有的阅读享受并有所受益。

沙迦遗产研究院主席

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穆萨莱姆博士

谨献给

精湛的文学家，睿智的思想家，刚正的统治者，奇特的文人，时代的史学家，
在动荡的年代里，仍高举着胜利旗帜的：国家最高委员会成员、沙迦酋长、爱与
敬仰的象征——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

编者

致谢

能写完这本书，我谨向沙迦遗产研究院主席，亲爱的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穆萨莱姆博士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致意！正是他，给予了我不断的支持和鼓励，这本书才得以问世。

导言

阿联酋国家最高委员会成员、沙迦酋长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被认为是一位一流的史学家。他是为数不多的、拥有丰富细致的学科知识的、历史学领域的大家之一。他创作、编纂、调研、考据了大量的阿拉伯海湾地区（尤其是阿联酋）的历史文献材料。他的创作包含丰富的史料。不仅需要广博精深的研究，还需要深入的探索，以及对不同观点的认真考察。而这，正好契合了如何研究各类历史作品的本质要求。

就所记录的史学原材料来看，我们首先可以认为，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史学家，是时代的**史学家**、阿拉伯史学家中的前辈，是当代最重要的阿拉伯史学家。他的历史作品丰富多样，细致全面，对历史有着深入的考察和敏锐的感受，而这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鲜有的¹。

一旦开始研读其历史著作，我们就像是迎面遇见浩瀚深邃的知识海洋，体会到作者辛勤耕作，为后人造福、提供绿荫的劳动与付出。我们这位史学家，将其毕生的努力和精力奉献给了史学研究课题，孜孜以求记录下海湾地区的历史²，尤其是阿拉伯海湾各酋长国，即今天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历史。他填补历史记载的漏洞，揭穿殖民主义者豢养的徒子徒孙们的阴谋：他们亦步亦趋，支吾躲闪，无中生有，恣意篡改海湾地区历史，扭曲历史语境，只为达到一己私利，实现殖民计划。苏尔坦酋长对以上的各种人等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用条理、实录文献和知识武装自己，推翻他们不堪一击的借口。有时根据自己的记忆、亲身

¹优素福·塞利姆：《历史的旷野——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作品漫步》，沙迦文化与信息部，第一版，2003年，第6页

²苏尔坦酋长致力于对阿拉伯海湾历史进行百科书式的长篇描写。从地球形成到如今我们看到的海湾地质形成，其间经过了七个冰河世纪，苏尔坦酋长由此开始描写。其后，他研究了本地区的各个历史阶段，集中探索了海湾地区，文明社会形成至今的历史。

经历，甚至亲眼目睹的经历来描述事件；有时依靠正确的文献资料，充分利用其中的可靠信息去揭示秘密，使人们对历史增加了更多的了解。就这样，他为我们照亮了黑夜中的小径。

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的历史作品，均建立在坚实的论点之上，特色鲜明，不愧为跨时代的历史学家。运用比较与对立的方法论，纠正历史传说。在正确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真相进行还原。他带着审视的眼光阅读着过去，用严谨的笔触追求真实、中立与客观，不逃避，不奉承。同时，他依据强有力的客观事实，背靠古老的伊斯兰文化背景，选择地道的民族主义角度，使他的作品在阅读性、思想性、实用性方面都别具一格。

此外，他的历史作品也在不断自我修正，就像一个基础引擎，推动着去捍卫身份认同、历史、文化以及人文价值等事业。这些哺育了我们的历史学家的事业，令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决定了他的历史眼光，深刻地影响了他作品中的哲学思想。

事实上，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的历史研究计划，在书写从未被书写的历史方面、在唤起处处被遗忘的记忆方面，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转折点！而与此同时，新一代青年却不再关心这些重要的历史信息，他们怀抱那些挑战社会传统的新文化和外来模式，并乐此不疲。

我们这位史学家的作品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对伊斯兰历史与文化这一维度的关注。这些作品丰富了阿联酋和阿拉伯的文库。他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至世界其它重要语言，因而其回声超越阿拉伯文化的天空，传向更为高远的大千世界。

这些作品建立在坚实的知识体系之上，研究细致全面，不偏不倚，也不含糊其辞。我们这位史学家没有忽略文学、文化、历史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确是妇孺皆知的事实。

他的史学研究作品包括：《英国占领亚丁》、《阿曼帝国的分裂》、《阿曼与法国的关系》、《海湾地区实力与商业之争》、《马吉德历史家们关于伊本·马吉德无罪的声明》、《科威特声明》、《桑给巴尔苏丹书信》、《约翰·马尔科姆与公元 1800 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贸易基地》、《戴维德·西顿日记》、《东西方之间的沙迦机场》、《隐藏的仇恨》、《卡西米部落与英国的侵略》、《记忆话语》、《三部曲》、《自传》、《血亲鉴戒》、《沙迦童子军运动的兴起》、《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城市履历》、《十九世纪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经济》。

这些作品的全部，或是分类的作品，都标刻着历史。我们选择它们，作为本研究的素材。

这些作品，由对国家的、阿拉伯的以及伊斯兰的体验与感受开始写起，探索其中的重大问题，文字真诚，引用准确，比较与论证的方法系统得当。这都得益于他对作品中所讨论的各个话题，有着广博精深的阅读和广阔的视角。

为了探寻苏尔坦酋长的史学要素构成，全面细致地探索其中的奥妙，我们决定对此进行单独研究。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其历史著作的严肃作品，将引用这些著作的文本以供研究。书名取作：“时代的史学家——走近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史学作品的核心”。

本书由导言、绪论、三个章节和结语组成。

在绪论中，作者将介绍酋长关于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的历史作品。由历史写作的本质开始谈起，随后提出阿联酋文化的记录形式的话题，谈论阿联酋的建立及其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资源(这是阿联酋第一代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话题)。此后，介绍他为阿联酋历史文章写作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最后是有关殖民时期的历史作品。苏尔坦酋长花了很多心血写作、编辑此类作品。一些由西方殖民主义者豢养的人员，受到恶意的殖民主义以及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思想驱动，对国家和人民充满敌意。因此，他们所写的历史大多仅从外部世界观察，缺乏大量考证、修正、提炼，亦缺乏批评和驳斥。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研究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的历史作品。我们首先讨论体现其史学研究精神的行文特征，并关注早期历史作品。其次，研究其史学作品的内容，呈现其中关于阿联酋及海湾阿拉伯地区人物与地方的珍贵信息。我们将重点研究历史文学，并根据内容将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国家史、海湾阿拉伯区域史以及阿拉伯历史。

在第二章，我们将审视苏尔坦酋长历史作品中抛出的话题，及其与当地历史进程的关系。我们将把焦点放在西方殖民阶段——它的开始与结束、作者的成长经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诞生、沙迦历史、十九世纪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的经济状况、沙迦文化现象特点等。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的史学家从刻画沙迦，这座古老城市及其历史遗迹（包括沙迦城堡与宫殿、罗拉树、阿尔萨市场等）开始，看到他对文明遗产各个方面的描述。

而在第三章，我们将谈到他历史书籍写作的框架和特点：首先介绍的是他著作中的观点、他叙事采用的历史架构、他对文献选择的侧重、引用的方式以及他在描述历史事件时，在时间和内容上的连贯性；此后，我们将讨论他采用的资料种类，其中大多是外国文献，尤其是法国、英国、葡萄牙、印度及土耳其的档案材料，当然还有阿拉伯语文献。这里，我们还会看到他如何铲除外国的资料来源，他驳斥错误论断的方式：谴责、否认并反驳相关论证和证据，又是如何从历史信息的错误中走出来。

在这一章，我们还会看到他历史写作的特色和高明之处。最突出的是其中的广泛性、多样性与全面性、客观性与中立性、细致性与论证性、时间与主题的连贯性等等。

最后将附上本研究的结语，我们将根据主体部分的讨论，揭示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史学作品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历史研究写作领域所用的方法，从而得以找到重要结论。

此外，在本书附录中我们列出了苏尔坦酋长所有的历史、文学和戏剧作品，以供读者参考。

我们在此研究中所采用的史学学术体系，是服务于预定的研究目标的，即挖掘沙迦酋长殿下在区域史研究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研究理性、全面、公正、客观，为历史写作与论证方面，树立了独一无二的、鲜明的范例表率，在当地、海湾及阿拉伯史学研究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他的作品中关注与纪录的，是那片广袤的地理上的沙漠，上面建立着的数个阿拉伯酋长国。从内部结构来看，这些酋长国与国家中的城市相似，其中包括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哈伊马角、阿治曼、乌姆盖万以及富查伊拉。由于政治形势、社会的动荡以及经济不稳定等原因，这块区域在历史上有许多名字，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阿曼海岸、阿拉伯海岸、海盗海岸、和解海岸、安宁海岸、阿曼和解海岸等。这些名字源于殖民主义文学，以及当代学术研究，指的是同一块地理区域，也就是当今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苏尔坦酋长在其历史作品中，提到这块土地时也使用了不同的名字。比如阿曼海岸、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等，而“阿拉伯海岸酋长国”是他最常用的，也许这本身就反映了其阿拉伯民族史观的个性，这种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频繁展现。

而他作品中的历史框架，则从十五世纪初，欧洲势力进入海湾沿岸地区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这个框架跨度时间长，其间海湾地区发生了巨变，苏尔坦酋长关注其中最关键的转变，讨论其重要性及其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角度，给区域特征带来的影响。

这一历史框架有着延续性，因为其中包含现代历史学中的“现时”概念，也就是说，这一框架要求对实时更新的历史事件，与现实世界进行不断的观察与记录，其中一些事件属于每日历史的范畴。因此，正如法国年鉴学派先驱“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要把历史研究延伸至现时世界，必须有巨大的勇气³。

唯真主令我成功，赋予我力量，我的一切成就均归于主。

穆尼·布尼安马 博士

于沙迦 2016年7月20日

³杰克·卢戈夫：《新历史》，塔舍尔·曼苏里博士翻译，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贝鲁特，2007年，122页。

绪论

有关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的历史写作

——兴起与发展历程

一. 历史写作的概念

对于历史写作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解与思考的方式，所以对历史写作的定义也有所差异。而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则将其定义为：对过去事件的描述；或是对某个时代或某一代人的描摹；又或是对一些未知时间段里，所发生的知名事件的一种刻画；抑或是呈现在当下与未来应该引以为戒的历史事件⁴。

这一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的核心是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描述，应该对其进行一定梳理。可以这样说：历史写作是将各种事件与各类消息等材料，放在一个界面上，从而组成讲述某一时期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架构；然而，这种讲述需要高超的技能和专业。要描写任何一个文学或者文化类命题，没有知识和技能的武装，谁都无法担此重任，否则必然会在书写中，因为无知与疏忽而漏洞百出。

历史写作集中了以下三个关键元素，它们是：

1. 考据：

收集所有与历史事件有关的信息与文献。

2. 纪录编撰：

对信息进行整理与呈现。

3. 释义：

分析与评释这些信息，得出新的结论，挖掘事件背后隐藏的原因及后果⁵。

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与研究者来说，历史写作是一个核心的复杂话题。这关系着所纪录的历史材料的本质，决定了历史作品如何应该写作，其风格与结构又该如何。没有一定的章法，我们如何能够书写历史呢？另外，史学家应该写些什么呢？集体的历史还是个人的历史？人类史还是自然史？写过去还是写当下，抑或是两者兼顾？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可以做到袒露无遗吗？

⁴法里德·苏莱曼：《历史研究入门》，大学出版中心，突尼斯，2000年，15、16页。

⁵扎希尔·穆罕默德·哈斯纳维：《历史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文献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概述》，达法夫出版社、艾玛尼出版社，2016年，48页。

不管在理念还是实践上，历史写作都千差万别，古代与现代的各个史学流派由此得以建立⁶。每个流派都根据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尽其所能，对各色话题追根究底。与此同时，这些流派又被分别归类：一些史学家属于传统派，他们循着前人的脚步，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去审视或思考已经写就的事件和事实文章，是否与事实相符；另有一些史学家属于现代派，他们用系统的知识与技巧探索史料，通过批判、比较与对照的方法确定材料可靠与否。

“伊本·赫勒敦”曾对传统派的历史学家进行抨击。指出他们写作与编纂的做法在根本上，就是依赖于讲述文献的正确性、与讲述者们的所谓公道性、与强制性，缺少对叙述内容本身可靠性的审视，他们仅仅在做搬运工作，却在误区和错误中沾沾自喜。

也许是依照着伊斯兰阿拉伯历史写作的传统，“阿拉伯历史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认为：所有的历史写作，其实都是对某种脸面的粉饰，或是某种程度的粉饰；也就是说我们所写的历史并非事实本身；因为我们在编写时采用的文献不能展现出立体事件所有的层面。正如“弗朗索瓦·费内隆”（François Fenelon, 1651-1715）所言：

历史记录只是传言，人们读到的皆属虚构

眼下的事情令我们处处怀疑，过去的事情又怎么可信呢？⁷

“伊本·赫勒敦”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调查太少，校订的人又往往那么衰微”⁸；“史学家们从伊玛目们那里照搬站不住脚的谬论，而不用理性衡量谬误和探索拷问。他们就这样陷入差错中，却在幻想的荒地自得其乐。”当然，这

⁶更多参考：哈里·埃尔默：《历史写作史（第一部）》，由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翻译，埃及公共图书出版社，开罗，1984年—1987年；阿卜杜勒·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起源》，扎耶德遗产与历史中心，艾因，2000年；法里德·苏莱曼：《历史研究入门》，如前。

⁷阿萨德·鲁斯塔姆：《史学术语——根据现代史学理论批判性研究史料、寻找史实、澄清与描写历史》，时代书店，贝鲁特，1984年，59页。

⁸伊本·赫勒敦：《前言》，阿尔卡姆印刷出版社，贝鲁特，DT，3页。

句话说得未免太绝，从古至今确实存在过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他们有正确的研究计划和方法，在援引和呈现史料的时候耐心细致，考察认真，他们的作品因此接近事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了解如何书写历史。就像“保罗·费恩”在《我们如何书写历史》⁹一书中指出的，正确的历史写作方法能使我们避开谬误，远离坠入深渊的危险。这也正是苏尔坦酋长所追求的，他在历史写作中，采纳可信的方法，依靠强大的研究体系，由此卓尔不群，登峰造极。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之后的篇章中做更详细的了解。

而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系统客观地，对有关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早期历史作品进行研究，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史学成就。了解这一地区史学写作的最初阶段如何形成，以及最突出的初期历史作品又有哪些。

二、纪录编撰中的难题

毋庸置疑，阿拉伯沿海诸多酋长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经历了从初期兴起到建国的不同阶段。在对各个酋长国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早期居民留下的各种文化遗迹，这肯定了这些酋长国悠久的历史不容怀疑¹⁰。而能清晰地呈现酋长国早期历史的文字史料仍然匮乏。

由于当地环境的特点，我们发现本区域在那一时期的发展态势良好，或者说发展环境较好。虽说没有文字记载这一区域的各个历史阶段，诉说当地人们的故事，展示酋长国的各个方面，但这终究不能否认这块土地上有着古老的文化。因为先民们大多依靠口述，而非文字来渗透与传承文化，于是就产生了原始而历久弥坚的传统。口述的传统，在此后推动了当地的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文字抄写记录

⁹韦恩·P：《我们如何书写历史》，杜塞尔编辑，巴黎，1971年。

¹⁰丹尼尔·波特等人：《阿联酋历史编写中的新概念》，国家文献和研究中心，阿布扎比，2009年，14、15、23页；贾马尔·扎卡里亚·卡西姆：《老酋长国与现代国家》，来自图书《阿联酋的全面研究》，阿拉伯研究院，1978年，23、26页；哈立德·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阿联酋政治社会史（1945-1991）》现代高校办公室，亚历山大，DT，20页；哈立德·阿奇：《阿拉伯海湾的过去与现在》，阿尔贾希兹出版社，巴格达，1972年，16页。

¹¹。在这些世界遗产中，包括十五世纪科学家、天文航海学家“艾哈迈德·本·马吉德”留下的四十来本航海学手稿¹²；还有十八世纪的许多诗歌作品手稿，包括大诗人“阿勒麦吉迪·本·扎赫尔”¹³、“阿里·本·穆罕默德·马赫恩·沙姆斯”等诗人的诗歌作品等。但是因为缺少印刷和发行手段，这类手稿誊抄与流传的范围非常之窄。

总之，在过去的岁月里，由于这些酋长国沉溺在阿拉伯贝都因的环境中，文字文化的传统久久无法形成。人们于是靠记忆和口述传播消息，传递信息，讲述故事，关于战争、冲突、盛世、灾难、干旱、饥荒的历史由此得以保存。这些口述的消息，此后被收入阿曼、沙特等地的书籍之中。欧洲人在入侵时也写下了自己对当地的印象，但其中往往有许多夸张、偏见和抨击之词，他们贬低当地人，嘲讽他们的梦想。

总的来说，过去的文字记录少，传播范围狭窄，而且其中许多已经流失。也很少有酋长国的学者精英们，很少能为了记录历史而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与考证，这块土地上有关过去的碎片，就这样播撒在他们留下的少量文字之中。

尽管后来的学者对这些作品做出了补充，虽然它们有着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这些作品时间与地域的局限性是不可否认的。那么，酋长国建立初期究竟是怎样的呢？其最重要的文字记录又有哪些？

三、建立初期

虽然有关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的文字记录与文献史料较少，印刷与发行困难，生活条件艰难，基本生活所需不易得到满足。但总的来看，这些酋长国却是重视文化并热衷于知识的获取的。尽管人们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阴影，但它也为这些

¹¹艾哈迈德·法哈特：《是诗人还是火焰》，旅游与文化局，阿布扎比，2015年，5页及其后。

¹²穆罕默德·纳吉布·古德瓦拉：《伊本·马吉德：深入浅出的学术大家》，卡西米出版社，第一版，2015年。

¹³法里哈·汉塔尔：《阿勒麦吉迪：纳巴提诗王——通过诗歌研究其思想》，阿联酋作家文人联合出版社，沙迦，第一版，1992年，9页及其后。

酋长国留下了特殊的印记。而后，当土著文化的文字记录一旦兴起，历史的迷雾被层层拨开，早期的人物史与地方史于是纷纷呈现了出来¹⁴。

关于阿拉伯文化历史形成初期的难题有许多，其中主要的关注点是对形成根源的研究，对形成条件及过程的了解。要探索酋长国的兴起与衰落，记录其发展的轨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潜入历史的谜团，钻研各个细节，深入地探索，因为通过文化活动了解社会本质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对史实的记录，还是对缘由的探索，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从接受到涉足这一艰难领域的过程，困难重重。对阿拉伯的、当地的，有价值的研究贡献还是存在的，这能帮我们揭开被记忆埋葬了的历史的面纱，挖掘几乎被抹去了的历史时期的真相。在这些严肃的研究贡献中，有酋长国精英们的作品，他们尽己所能，在老百姓与文人阶级中收集四散零星的历史文化遗产信息。此类研究粉碎了这样的看法：阿联酋的历史、文化与复兴是和石油一起崛起的，因此可以缩减到一笔代之¹⁵。

四、首批研究贡献

二十世纪初，酋长国第一代的思想先锋与有识之士，对文化遗产与历史极为关注。卓越的文学家与史学家创作出了与历史、文化遗产有关的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阿卜杜拉·本·萨利赫·阿勒阿勒穆塔瓦”的两本书《北阿曼史中的瑰宝》及《阿曼阿勒·赛义德时期的锦绣年代》、“哈米德·本·苏尔坦·夏姆斯”的《酋长们去世消息的传播与酋长国轶事》、谢赫“穆罕默德·本·赛义德·本·葛巴什”酋长的《四十年集成》、“萨里姆·本·卡勒班”的手稿《船长与航海史》及《大洋与海湾航行路线》、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哈菲兹”酋长的作品集、“穆罕默德·本·努尔·赛义夫”关于语言学与教育学的论文、“麻尼阿·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的《阿拉伯与伊朗海岸之间的海湾采珠地图》、谢赫“艾哈迈德·本·哈支尔·本·阿勒本阿里”酋长的著作集、谢赫“阿卜杜拉·本·阿里·阿勒马哈茂德”酋长的《幸福家庭》及《伊斯兰教与当代各学派中的人权》、“穆罕默德·阿里·沙尔法·阿勒哈买迪”的《文学殿堂的一席之地》、谢赫“艾哈迈德·本·谢赫·哈桑·阿勒哈扎鲁吉”酋长与其子谢赫“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阿勒哈扎鲁吉”酋长的作品集，以及谢赫“阿卜杜

¹⁴阿卜杜拉·塔布尔：《阿联酋第一代有识之士的使命》，沙迦文化信息部，1999年，37页。

¹⁵同上，38页。

勒·阿齐兹·本·哈姆德·阿勒穆巴尔克”酋长、“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息巴”、“穆巴尔克·本·赛义夫·那赫”与“阿卜杜拉·本·哈米德·本沙尼”等人的作品等。

但是这类书籍的流传范围极窄，其中一部分已经失传，还有一些由于资费问题尚未印刷出版。由于在尊崇、称颂方面的自由，此时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一批受复兴思想影响的珍珠商，及一些主张阿拉伯改革的思想先驱们，在那个时候，自己出资印刷了大量书籍¹⁶。

当时，由于各酋长国缺乏印刷与传播的工具，与文化遗产、历史及文学有关的手稿无法广泛流传，也很难将其印制成图书以供阅读。然而，如前所述，珍珠商们迅速找到出版途径：早在酋长国出现印刷厂之前，他们就在印度孟买的印刷厂，出资印刷与文化遗产及宗教相关的书籍。而酋长国内第一家印刷厂——“鲁德宛印刷厂”在1958年才出现。接着在1959年，“哈希姆·本·赛义德·利达·阿勒哈希米”建立“阿曼印刷厂”。“雅各布·本·赛义德·利达·阿勒哈希米”在1962年建立“海岸印刷厂”及其书店，并在六十年代末兴办了其它印刷厂。

这些印刷厂为当时的各个酋长国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其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文化遗产、宗教学等等。在阿拉伯世界思想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复兴。

阿联酋文化发展的现实，及其取得的成就，击垮了那些描写阿联酋落后无能的文字，让那些将阿联酋的发展归因于石油发迹的描述无地自容。这类描写只看到石油对阿联酋经济、社会、文化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古老的历史积淀背景束之高阁，置之不理¹⁷。

如果我们回归到阿联酋第一代学者留下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书籍在上文已经提及），结合历史背景，用科学客观的方法对这些作品进行研读与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可以完全颠覆“落后论”与“石油发迹论”的史料。“哈米德·本·苏尔坦·本·哈米德·夏姆斯”在《酋长们去世消息的传播与酋长国轶事》一书中，应该是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的，鉴于该书话题的多样性以及内容的丰富性。

¹⁶同上，35页。

¹⁷同上，39页。

其作者精通科学的研究方法，涉猎广泛。在创作中，结合了文学、历史等各类知识，注重对文献的收集、介绍和评论。¹⁸

阿联酋已故史学家、文学家“阿卜杜拉·本·萨利赫·阿勒阿勒穆塔瓦”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文人之一，甚至可以说他属于阿联酋注重历史写作的第一批精英¹⁹。

“阿勒穆塔瓦”出生于 1873 年，早年从师其祖父“穆罕默德·本·萨里赫”（他二十世纪初是家族中在沙迦最出名的人物之一）。“阿勒穆塔瓦”能背诵《古兰经》和《圣训》，并了解伊斯兰教法与教义。他也向谢赫“哈桑·本·塔米姆”拜师学习过。谢赫“哈桑”曾经组织过一些教授教法、文学、语言和语法的学习会，在当时非常有名。

“阿勒穆塔瓦”是一位通晓各酋长国政治与社会事件的学者和文人，致力于对新闻的探寻与记录。同时他也经商，曾经是商人“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哈桑·阿勒马德法”的代理人。他就这样坚持经商，才有条件进行写作。他记录着各类历史小说，以增强自己的叙事能力及其语言的说服力，也增加了对国家、国民和各部落的了解。此外，他还大量阅读阿拉伯书籍与报纸。

“阿勒穆塔瓦”在 1927 年担任沙迦第一任市长，沙迦当属阿联酋最先建立起来的都市。他还处理过许多国家事务。比如在 1936 年，阿拉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革命正在巴勒斯坦进行，“阿勒穆塔瓦”与他的同事在这时集资，支持巴勒斯坦卫国的勇士们。他还重视教育的普及，鼓励家长让孩子们上学（尤其是在 1953 年沙迦开始采用现代教育体系之后），因为他深信教育可以使国家摆脱落后。正是因此，当时的沙迦酋长非常重视从科威特、埃及、卡塔尔、沙特等国派来的教育代表团，以促进教育的传播²⁰。

¹⁸哈米德·夏姆斯：《酋长们去世消息的传播与酋长国轶事》，法里哈·汉塔尔审校，阿布扎比，1986 年，10 页及其后。

¹⁹法里哈·汉塔尔：《阿卜杜拉·本·萨里哈阿勒穆塔瓦：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朱马·马吉德文化遗产中心，迪拜，第一版，2014 年。

²⁰哈立德·本·穆罕默德·穆巴拉克·阿勒卡西米：《沙迦思想文化先驱的觉醒》，阿拉伯书籍和研究社，亚历山大，2016 年，162 页。

“阿勒穆塔瓦”也是阿联酋改革派中，第一位强调女性教育必要性的人。他鼓励校长谢赫“穆罕默德·本·阿里·阿勒马哈茂德”重视给女孩们提供半系统式教育的机会（此后在五十年代阿联酋才开始采用系统式教育）。

“阿勒穆塔瓦”写过两部历史作品，一本是《北阿曼史中的瑰宝》（下文简称《瑰宝》），另一本是《阿曼阿勒·赛义德时期的锦绣年代》。他还写过另外一本小书，题为《阿曼阿勒·赛义德年代的珍珠与珊瑚》。他一直活跃于文化与文学领域，直到1958年去世。

他的《瑰宝》²¹一书被认为是阿联酋最优秀的历史作品之一。这也是唯一一本研究统治家族、部落、酋长国历史，并记录每个酋长国（除迪拜与富查伊拉外）初期发展的书。此外，他还在“卡西米部落史”一章中收录了沙迦与哈伊马角的历史，其中使用的史料来自于采集到的民间小说，以及来自阿曼与沙特的资料²²。

在时间上，这本书选择了一个对各酋长国，以及整个海湾地区都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即欧洲入侵海湾海域的时期。葡萄牙人首先入侵，英国人紧随其后，这一野蛮的行为渗入并影响了该区域的家族、部落及酋长国的历史。

这位早期的史学家对历史记录与历史写作十分重视，他将宗教经典烂熟于心，促使他不顾历史编写的挑战与困难一往无前。我们可以在他为《瑰宝》写的前言中，感受到他的历史精神，他写道：“再说，我从小就想驻足我这亲爱的祖国的历史，渴望了解它的文化遗产，聆听它的趣闻，解开它的真相，一个想揭示真相的人确实是充满雄心的。但非常遗憾，能满足这些希望，能填补求知者内心空白的独立历史，我找不到。正是这个原因，许多人得不到历史带来的裨益。”²³但是这一切没能阻止这位史学家对历史的关切（不管是对历史的收集还是记录），也没有挫伤他前往目的地的决心，尽管途中障碍重重。他于是开始收集历史材料，而后仔细研究，剔除其中无用无益的部分。他深入阅读并倾听他人的故事，还求

²¹由史学研究大家法里哈·汉塔尔博士校正、分节、批注与解读。

哈里德·阿勒卡西米：上述著作，162、163页。

²²由史学研究大家法里哈·汉塔尔博士校正、分节、批注与解读。

哈里德·阿勒卡西米：上述著作，162、163页。

²³阿卜杜拉·萨利赫·阿勒阿勒穆塔瓦：《北阿曼史中的瑰宝》，法里哈·汉塔尔博士审核，朱马·阿勒马吉德文化和遗产中心，迪拜，第一版，1994年，14页。

教于知识分子，只为了收集四散的史料。对于自己听到的民间故事，其中有些会相互冲突，他于是选择最可靠的版本，使其研究不偏不倚，真实可信。²⁴

《瑰宝》一书有绪论和四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展现了“阿勒纳哈扬”部落历史的许多片段，介绍了其中的三位酋长：“扎伊德·本·哈里发”、“萨格尔·本·扎伊德”、“沙赫布特·本·苏尔坦”。

第二章则围绕卡西米家族的历史展开。书中收录了该家族的家谱，并介绍了他们如何在阿曼湾沿岸建立酋长国，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如何成为其酋长，他统治的时代，酋长国中发生了哪些历史事件，以及他与赛义德家族及沙特家族之间的关系如何²⁵。

第三章讨论“阿尔阿里”部落，介绍了“阿尔马拉”酋长国何时、如何在乌姆盖万成立²⁶。

第四章则关注“纳艾姆”部落的历史，展现了其中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点明了阿治曼政府何时、如何成立，阿治曼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如何等等²⁷。

这本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作者从内部，去关注阿曼北海岸阿拉伯酋长国（即如今的阿联酋）的历史。他作为一名当地的有识之士，极其敏锐地观察着酋长国的历史与发展。

“阿勒穆塔瓦”在记录与观察中追求细致与透明，他不含糊其辞，不扭曲事实，不趋炎附势。虽然他写的文字与一些历史事件有所冲突，但总的来讲，他的作品，为各阿拉伯酋长国历史的纪录与保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²⁸。

简而言之，各酋长国的历史写作是历史意识的产儿。这种意识于十九、二十世纪的酋长国中开始展露其特征。那时英国对这块区域的影响大大加深，引起了酋长国人民对身份、文化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民族性的焦虑。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本地的精英开始记录本土的历史与文化，以此来肯定自己阿拉伯伊斯兰的身份，

²⁴同上，14、15页。

²⁵同上，51页及其后。

²⁶同上，100页及其后。

²⁷同上，127页及其后。

²⁸阿卜杜拉·塔布尔：《阿联酋历史人物》，第二部，217页。

打破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抨击欧洲殖民者，用武力征服本区域时所倚仗的站不住脚的借口。

五、殖民主义写作——国外的视角

欧洲文献中包含着大量与（殖民时期及其之前的）海湾地区（尤其是各酋长国）社会生活相关的信息，涉及其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等。根据写作目的与需求的不同，所记录的信息也会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作品纯粹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旨在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而闯入其中，对他们施加影响。

过去一些欧洲的作品扭曲事实，添油加醋，为的是拥护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如此片面的视角，影响着作者对各酋长国社会、文化、习俗、传统与信仰的描写，这一现象在殖民主义文学中是相当普遍的。其中就包括英国政治家“J·G·洛里默”写的《海湾导图》。此书在当时，其实是属于安全部门的一份机密报告。书中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与疏漏，因为作者研究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他观察各酋长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但却忽略了酋长国社会的特殊性，也没能理解其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程。

与“洛里默”研究领域相似的作家也常犯类似的错误，他们有自己的观点与写作风格。但其作品仍然服务于野蛮的殖民主义社会学。像海利·伊勒马尔、约翰·凯利、约翰·马尔科姆、C·R·鲁、查尔斯·贝尔格雷夫、缪韦斯·巴尔塔里特等，他们作品的倾向以及其中渗透的错误都是一样的。

总的来看，一些由外国的航海者、管理者、生意人等写成的、描述本地区的文字虽说存在差异，但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维护殖民主义者利益的企图，带着明显的偏见，扭曲区域历史，好像这里是充满战争、流血、冲突以及部落之争的风口浪尖之地。这些书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其中的无知与暴虐，作者带着有色眼镜进行逻辑松散的描述，将本地区的民众都描写成海盗，指控他们买卖奴隶。这些作者采用的地名（像“海盗海岸”）更是加深了人们对本地区的误解。另外一些单纯引用这些作品，而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也由此落入错误与陷阱之中²⁹。

²⁹参考：《欧洲记忆中的阿联酋：同化他人的研究》，发行中，此书批判了国外作品中明显的殖民主义倾向。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发现阿拉伯各酋长国的历史写作，从一开始，就受到重重顾虑的影响，受到当地传播范围狭小的制约。而国外的作品，则充斥着殖民主义的倾向、民族优越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这类思想进而由殖民主义的徒子徒孙们蓄意传播。

由此，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的史学作品，可以被视为是：跨入本地批判性历史写作的分水岭。他的作品追求全面、多样、细致、客观与中立，考据史实，指正错误，自信而不自负。

我们这位史学家能够观察、捕捉到这种历史的公正性，并在写作中将其表现出来。在这样的公正性背后，充满着他对国家的深刻感知，地道的民族主义视角，旨在捍卫民族及其财富，保护面临危险与挑战的国土。那他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

第一章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的历史写作

——“思想领袖，史学先驱”

一、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简介

1-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的经历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本·萨格尔·本哈里德·本·苏尔坦·本·萨格尔·本·拉希德·阿勒卡西米酋长博士殿下，于伊历 1358 年 5 月 14 日，即 1939 年 7 月 2 日，星期日，出生于沙迦城³⁰。

我们这位史学家，成长于民族主义的环境之中，从小热爱知识，对本国历史兴趣浓厚。自上学起，他便勤奋刻苦，还在沙迦、科威特、埃及进修过。从 1948 年 9 月开始，在卡西米改革学校接受通识教育，当时他九岁多。而在此之前，他跟着谢赫“法里斯·本·阿卜杜·拉赫曼”学习过《古兰经》。

1954 年，他进入私立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此后分别在沙迦与科威特上初中与高中。他于 1965 年毕业去了埃及，在开罗大学农学院学习。

从 1961 年 2 月到 1963 年 9 月，苏尔坦酋长在沙迦工业学校教授英语和数学。此后在 1965 年，他担任沙迦市长，并于 1971 年完成大学教育、回到沙迦之后，担任沙迦酋长国酋长办公室行政管理职务。

1971 年 9 月 2 日一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之后的几天，确切地是在 9 月 9 日，内阁成立，苏尔坦酋长就任教育部部长。

伊历 1391 年 12 月 9 日（阿拉法特日），即 197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二，他在前任沙迦酋长“哈里德·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遇刺之后继任，继而成为阿联酋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时他年仅 32 岁。

我们的史学家是卡西米家族自 1600 年以来，统治沙迦酋长国的第十八任酋长。他推动了沙迦的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努力调动资源，鼓励各民族在本国、本地区、国际社会层面，开展各项文化交流与互动。

³⁰苏尔坦酋长简介中提及的所有信息，均来源于其著作及其官网。

2- 教育经历

- 1999年7月2日，获英国杜伦大学海湾地缘政治学博士学位。
- 1985年7月22日，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优秀）。
- 1971年，获埃及开罗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学士学位。
- 在沙迦与科威特接受中学教育。
- 1948年，在卡西米改革学校接受小学教育。
- 1954年，就读于私立英语学校。

3- 正式职务

- 1972年至今，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高委员会成员。
- 1972年至今，任阿联酋沙迦酋长国酋长。
- 1971-1972年，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教育部部长。
- 1997年至今，任沙迦美国大学校长。
- 1997年至今，任沙迦大学校长。
- 1998年至今，任埃克塞特大学访问学者。
- 1999年至今，任沙迦大学海湾现代史教授。
- 2004年6月21日，鉴于其慷慨的资助，以及为推动学术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苏尔坦酋长被列为剑桥大学校友会核心成员。
- 2007年5月15日，鉴于其慷慨的资助，以及对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的大力支持，成为埃克塞特大学校友会核心成员。
- 2008年，任开罗大学教务处成员、（非全职）访问学者。
- 2013年10月3日至今，任里斯本学术委员会成员。
- 2015年至今，任沙迦卡西米大学校长。

3-学术和荣誉学位：

2015年5月，获得埃及开罗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2年3月，获得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艺术、文学、哲学和人文研究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1年9月，获得韩国汉阳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2010年4月，为表彰其学术和教育贡献，日本金泽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09年2月，为表彰在教育服务、科研和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埃及开罗美国大学授予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8年11月，为表彰在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贡献，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授予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8年5月，为表彰在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科研和文化领域的贡献，安曼约旦大学授予管理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6年10月，为表彰在历史、古文物和人类历史研究领域的长期支持，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哲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5年9月，获得亚美尼亚共和国埃里温国家科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2004年5月，获得加拿大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管理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3年4月，获得英国伦敦南岸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1年6月，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1年2月，获得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伊斯兰大学哲学与教育学荣誉博士学位。

1995年，获得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历史学荣誉博士学位。

1993年，获得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阿拉伯伊斯兰研究）。

1986年，获得苏丹喀土穆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

1983年4月，为表彰在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巴基斯坦费萨拉巴德大学授予科学博士学位。

4- 荣誉职务：

2015年12月24日，为表彰其在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文化工作中的贡献，阿拉伯语学会授予荣誉会员资格。

2015年6月16日，为表彰对全球教育和医疗的长期支持，伦敦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皇家医学院颁发荣誉奖学金。

2013年，担任阿拉伯导游联合会名誉主席。

2009年11月12日，获得英国伦敦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2009年，担任阿拉伯大学联盟名誉主席。

2008年，担任阿拉伯戏剧社团最高主席。

2008年，担任阿拉伯太空与天文学联合会名誉主席。

2008年，担任阿拉伯与穆斯林科学史国际机构名誉主席。

2008 年，获得埃及作家联盟荣誉会员资格。

2001 年，担任埃及历史研究协会名誉主席。

1998 年，担任国际大学服务社名誉主席。

1998 年，担任沙迦市人道主义服务社名誉主席。

1992 年 10 月 22 日，获得英国杜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荣誉会员资格。成立于 1888 年的国家地理协会授予荣誉会员资格，以表彰对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支持；2004 年 1 月，扶持美国华盛顿地理学以及推动探测学的研究发展。

1977 年，获得苏丹喀土穆大学非洲研究所荣誉院士称号。

5-勋章和奖章

A. 勋章：

在阿联酋沙迦获得世界童子军最高级勋章：“罗伯特·贝登堡”勋章，该勋章被授予支持和发展童子军活动的国际知名人士。

2016 年 2 月 4 日，为表彰对文化，人文和社会的贡献，被授予德国之星大功勋奖章。

2015 年 7 月 2 日，为表彰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所做的贡献，在埃及开罗，被授予共和国高级勋章。

2015 年 5 月 11 日，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举办的城市花卉节活动中，为表彰在当地以及阿拉伯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复兴所作的贡献，被授予年度文化人物。

2015 年 4 月 8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获得科学院奖章。

2013 年 10 月 3 日，在阿布扎比获得文化、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国家元首奖——扎耶德奖章。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为表彰对戏剧与文化讨论运动的支持，在埃及开罗举办的阿拉伯戏剧节中被授予“卓越之盾”勋章。

2008 年 3 月 16 日，于亚美尼亚埃里温获得圣梅斯罗布神圣勋章。

2005 年 9 月 19 日，于塞内加尔达喀尔获得国家功勋勋章。

2004 年 5 月 21 日，为表彰对阿拉伯戏剧的支持和为丰富阿拉伯戏剧生活所作的贡献，在科威特第十届文化节中被授予“年度文化人物”称号。

2003 年 2 月 20 日，为表彰在科学和文化领域内的贡献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对话项目的支持，在法国巴黎获得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位”。

B-奖章：

2015年5月13日，于埃及开罗获得“阿盟之盾”奖章。

2011年9月19日，于中国厦门获得国际戏剧协会金奖。

2009年，为表彰对阿拉伯大学之间建设性合作的支持，在约旦安曼获得阿拉伯大学联盟授予的金奖。

2005年9月20日，于亚美尼亚共和国埃里温获得埃里温大学金奖。

2005年4月6日，于埃及开罗获得阿拉伯童子军组织授予的阿拉伯童子军奖章。

2003年12月17日，为表彰对贫困儿童的特殊教育援助，在法国巴黎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人权奖”。

1998年10月26日，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认可苏丹酋长对该组织价值观的深度尽责，为表彰酋长在文化和国际合作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在法国巴黎授予酋长“伊本·西奈金奖”。

1998年11月21日，在突尼斯获得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阿盟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金盾”奖章。

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获得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伊斯兰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金奖。

1990年10月，为表彰酋长在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奖学金推广上的贡献，伊斯兰大会组织旗下的伊斯兰历史、艺术和文化研究中心，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授予酋长金奖。

6-获奖情况：

2015年，在阿联酋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国际控烟奖。

2014年，为表彰在支持象棋运动上付出的巨大努力，在阿联酋获得亚洲象棋联合会授予的“亚洲年度人物”称号。

2014年，在阿联酋海湾戏剧节上获得“年度戏剧人物”称号。

2013年，在埃及获得阿拉伯旅游传媒中心授予的“文化遗产保护年度人物”称号。

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获得“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储设立的阿拉伯半岛历史研究奖和非沙特籍杰出人物奖。

2012年，获得巴林第五届海湾学校戏剧节授予的“海湾学校戏剧先锋奖”。

2011年，获得苏丹“阿拉伯图书馆和信息联合会”奖。

2010年，获得阿联酋“当地体育人物”称号和“穆罕默德·本·拉希德”体育创新奖。

2010年，于阿联酋获得“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酋长文化人物奖。

2008年，于阿联酋获得“年度文化人物”称号和“哈姆丹·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杰出教育作为奖，以表彰苏丹酋长在教育领域所做的巨大贡献和在支持当地、阿拉伯乃至全球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功绩。

2008年，为表彰苏丹酋长对开罗大学宗旨与使命的大力支持和贡献，在埃及获得“法蒂玛·伊斯梅尔”公主杰出奉献奖。

2008年，为表彰苏丹酋长对阿拉伯文化所做贡献，在开罗大学首个百年校庆之际，在埃及获得“开罗大学之盾”奖章。

2007年，在埃及获得阿拉伯业余戏剧节颁发的“卓越之盾”奖章。

2002年，为表彰对伊斯兰世界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在沙特阿拉伯获得“费萨尔国王伊斯兰奖”。

1989年，在阿联酋获得“拉希德卓越科学奖”。

7-史学家人生经历中的闪光点与关键点

我们的史学家在沙迦开展了文化、城市与文明的复兴运动，沙迦就像是一棵枝叶茂盛的遮荫蔽日的大树，处处充满生机和致富的机会。创新者、思想家、富豪，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来到沙迦。他鼓励在由他发起的复兴运动中，设立民间社会机构，诸如：旨在增进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与官方机构间互动的非官方自发组织；旨在发挥公民推动事业发展的作用并审查沙迦酋长国各层面项目的沙迦顾问委员会；旨在扩大权力下放，让民间社会参与到各政府职能部门的思路、项目和规划的城市乡村市政委员会。

让我们伫立在历史的进程中，驻足于沙迦酋长苏丹殿下亲手奠定打造、由他全身心奉献，在沙迦建造起来的建筑、城市设施和城堡的曼妙风景中……

设立沙迦阿拉伯文化奖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择沙迦作为阿拉伯文化首都。之后，提出设立沙迦阿拉伯文化奖的想法，并直接获得了批准。该奖项获得教科文组织专项资

金二十五万美元用于颁奖，奖励来自阿拉伯世界内外（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创新者，以鼓励他们在人类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创新之举。

设立沙迦流动文化日

沙迦酋长殿下提出：要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城市，组织沙迦文化日活动，以拉近各文化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并向全世界介绍阿拉伯文化，因为他坚信：文化在建立各人民之间的关系和纽带方面，十分重要和有效。

鼓励文化、文学和科学的发展

沙迦酋长殿下在鼓励文化、文学和科学的发展中，最突出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机构的设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埃及开罗设立沙迦创意中心：这是一家阿拉伯语出版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出版物是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共 33 册）

1989 年，设立沙迦电视台和广播电台。

1993 年，在旧沙迦城区“舒威赫”地区设立艺术区。

1981 年，设立文化和宣传部。

1981 年，开办沙迦国际书展。

1987 年，在沙迦酋长国开通公共图书馆网络。

设立“沙迦阿拉伯警察学学科奖”。

1993 年，举办沙迦艺术双年展。

1998 年，举办伊斯兰艺术节。

无国界文化：2008 年，在沙迦酋长国启动“图书进万家”项目。

2008 年，创立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2010 年，创办沙迦艺术基金会。

沙迦作家协会。

沙迦遗产研究院。

阿拉伯语协会。

沙迦酋长国内还有其它与文化、遗产、宣传和社会相关的各种机构。这些机构正努力提升沙迦的文化工作水平，为丰富各种科学和知识等领域发挥着全新、有益的作用。

保护国家遗产，保持阿拉伯身份

通过一些重要渠道来达到以上目标，其中包括：

修缮和维护传统古老建筑，恢复和焕发沙迦老城区的功能。如：1994年，“麦利杰”区和“舒威赫”区的阿勒艾勒萨集市；重新建造古老的沙迦城堡，除了将沙迦文献保存于此之外，还在1997年，在同一个地址，开放沙迦酋长国博物馆。

社会福利

苏尔坦酋长十分重视此方面的发展，专注于为沙迦酋长国民众提供多种社会服务。为此，他设立了以下机构：

- 1999年，设立多个社会福利中心和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 1986年，设立养老院。
- 自1981年以来，在沙迦酋长国为儿童、青年和妇女设立多个文化、社会、科学和体育中心。
- 赞助和支持沙迦阿拉伯儿童的研讨会：在沙迦有始于1998年的一年一度的阿拉伯儿童大聚会。
- 在沙迦酋长国设立儿童和女童中心。
- 在沙迦酋长国设立多个青少年中心。
- 在沙迦酋长国成立家庭事务最高委员会。

二：领先的历史观

毫无疑问，重视历史纪录与历史写作，是一件极具重要性的事情。因为这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寻回时代变迁中遗失的信息、记录各时期历史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自我、对周遭事物的意识。提笔写作的那一瞬间，本身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一次质的飞跃。伴随着人们的时间意识：认识到很多时刻只不过是过去在未来的反映罢了³¹。时间意识也是社会分类中，历史社会和非历史社会之间唯一的区别³²。在每个民族的生活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时间的节点。人们在这些时刻点，回首过去，并进行审视与反思。这种反思可能源于对现实的焦虑和对未来预兆的担忧。正如我们在伊本·赫

³¹穆罕默德和瓦盖德：《国家史》，艾玛尼出版社出版和发行，拉巴特，第一版，1990年，第五页。

³²阿卜杜拉·阿尔维：《历史的概念》，C1，阿拉伯文化中心，卡萨布兰卡，第四版，2005年，24页。

勒敦身上看到的那样,他关注着东西方文明迅速地持续衰落,“仿佛呼吁世上的悠悠众口消停和收敛,于是急于回答……这个时代需要有人记录下宇宙万物的状态、世界的前景、世世代代的发展、时代给人们的回报与馈赠”³³。正如“伊本·赫勒敦”在洪水爆发之前,会先预判汛期,以便在洪水消退或记忆消散之前记录下它的汹涌之象。

当“历史与社会条件足以让民族关心自己的特性,使其感受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有的身份,并努力巩固这种特性与身份,他们这时希望用普遍的优序良俗,以及个人的文学规范,来深化其个性与身份……”,那么这种回顾也许就显得不那么悲哀了。³⁴

在第一种情况下,历史是对民族毁灭的反抗;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历史是成熟的标志,伴随着崛起与复兴的意志。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的作品,表现的是哪种情况呢?

事实上,怀有复兴意识的苏尔坦酋长,本身就是第二种情况的清晰体现。他了解历史写作的重要性,早早地就体会到:历史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生活。这种动力下,他废寝忘食地进行查找、核实、研究、考据和审查等工作。从而为他书写阿联酋历史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能力。苏尔坦酋长还在作品中使用了特殊的框架和风格,而不同于本地区其他史学家写作的结构与方式。苏尔坦酋长在《自传》一书的开篇写道:“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省略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记录我的国家和人民二十九年来历史。”³⁵尽管这种历史性的写作要求细致全面,但苏尔坦酋长忽略了那些无益提及的细枝末节。正如他所说:“我已经忽略了很多已故人士的事件和传说;因为一旦提及就会引起真主压抑的仇怨。”这就为我们指明了苏尔坦酋长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宗教和道德维度:回顾史实的目的,在于从中获益,吸取教训,由此展望未来,了解真相,明白真理,不偏不倚也不颠倒黑白,不夸大其词也不故意贬低。这是古代穆斯林史学家们,用以记录事件、陈述事实的模式,有着为人称道的风格和全面的立场。这样的模式必然与理解历史、了解历史宗旨的人契合,他们知道记录历史的益处。有时候,出于怨恨或诱惑原因,不仅仅止步于对某些扣人心弦的事件的表面观望。苏尔坦酋长

³³ 伊本·赫勒敦:《前言》,同上,64页。

³⁴ 穆罕默德·穆夫塔哈:《书写自然和大洋间的历史》,集体创作,文学院出版社,拉巴特,1999年,19-28页。

³⁵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自传》,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一版,2009年,第5页。

在他的历史作品中，肯定了前人高尚的观点和深刻的见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引用的那句话：“记住死去的那些人带来的启示”³⁶。

阅读苏尔坦酋长的作品，能感受到根植于他内心的历史意识，以及他敏锐的历史感触。从而帮助他区分单薄与充实、真理与荒谬；帮助他驳斥殖民主义作家宣扬的，不堪一击的借口和虚假的谣言，并将之一举击破。他集中精力研究和著书，反映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海湾地区阿拉伯人民历史上的决定性问题，他对一个最黑暗、最艰难、最复杂时期的历史的重视，即阿拉伯海湾地区经历的残忍的欧洲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的重视，反映了苏尔坦酋长历史观的一个关键维度。殖民统治者除了企图弱化当地居民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之外，还歪曲和伪造事实，以迎合当时殖民统治的欲望，维护自身的利益。

苏尔坦酋长历史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使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敏锐的历史感知。他用自己充足而有效的知识工具来揭示虚假、祛除弊病。他用超常的毅力和观察力，纠正那些出于阴谋而被故意归咎于本地历史的错误。而这都归功于苏尔坦酋长在作品中遵循的历史研究方法论。他用善于揭穿阴谋与谎言的批判精神，推翻附着在区域历史中的荒谬的论谈。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诠释。

苏尔坦酋长历史研究体系中审视的眼光，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课题，突出了他对两个基本点的关注，即：意识与身份。这两点构成了酋长特征鲜明的历史观框架。“意识”是一台基础引擎，推动人们在埋头书写历史过程中，发现并揭露其中有意或无意中渗透的瑕疵与错误。有些作者被自身利益驱使，被错误、歪曲的观点控制。他们与其说在追寻事实真相，倒不如说想宣传某种思想。这是英国殖民主义文学及其类似作品的一贯风格，旨在发挥民族主义史学家“原有”的作用。苏尔坦酋长不受爱国主义情感的驱使，出于坚定的科学观念，审视了这些作品并予以回应，他远离偏见，观察客观事实，不规避史实也不添油加醋。这些原则是苏尔坦酋长历史体系的根基，始终贯穿在他的各种历史著作写作中。

三：早期历史作品

苏尔坦酋长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历史写作的重要性，重视修正史学材料中的瑕疵，将历史记录更精准地接近于真实原貌。酋长埋头收集本地区的历史文献，并

³⁶ 同上：第5页。

加以分类、整理、比较，他善于与各档案馆中的其它文献信息进行对比，以便修正补葺。

酋长的第一部历史作品³⁷《海湾地区阿拉伯海盗的传说》，是他历史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他积累了经验，增强了能力，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了修正史料、纠正错误的科学工具。在比较、对比、纠偏以及优选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历史批判体系，用以推翻谎言、揭示虚妄并予以驳斥，强调真相并予以支持。苏尔坦酋长在随后的写作中，延续了这样的方法，用明确的论点和有力的证据，揭露了殖民主义的虚伪及其对事实真相的玷污，他揭穿了他们的秘密，暴露了他们的企图。在论证时，他不闪烁其词，不阿谀奉承，不偏不倚保持公正。此外，苏尔坦酋长还记载了阿联酋的历史，建国初期他遇到的种种挑战、困难与阻碍等。他在相关作品中点明了自己人生经历中的重要阶段，说明了自己的学术与实践经历。他还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沙迦城各个时期的历史，观察着沙迦在城市面貌、建设及历史地位上的巨大转变。

纵观苏尔坦酋长的所有历史作品³⁸，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主题和史料内容。它构画了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沿岸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状况的全面图景。描绘了从十五世纪，葡萄牙势力进入海湾沿岸地区开始的各个历史阶段。总的来说，这段历史时期特点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在本地区竞争的升级。这场竞争最后以英国人获得最大利益而告终。他们在结束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后，于 1820 年签署和平条约，巩固了对各阿拉伯酋长国的控制。

他的作品着眼于阿拉伯酋长国屈从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火约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种种细节。在此期间，殖民者执行分裂、碎裂、四散分离的政策，直到后来海湾沿岸出现统一和复兴的迹象，命运宣告了统一的黎明即将到来。它将打破

³⁷ 有英文，波斯文和用其它语言编纂的历史作品，如《1478 年至 1861 年间历史版图中的海湾地区》，《1493 年至 1931 年间历史版图中的海湾地区》，《海湾实力与商业之争（1620 年—1820 年）》，尽管这部作品十分重要，但它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引用的是阿拉伯文书写的历史作品。见附件 1。

³⁸ 苏尔坦酋长撰写和编辑了很多历史、文学、戏剧等方面的书籍和作品，不胜累举。由于我们的研究仅限于他的史书，因此我们在此仅介绍其历史作品而非其它领域作品。它们是：离别的啜泣，反叛的王子，白人酋长，沙迦戏剧节，关于戏剧的话，图尔古特，黑石，强大的参孙，宁录，亚历山大大帝，现实是原型的影印件，问题，旭烈兀归来。一些针对以上作品的高级研究、探究著作中丰富内涵的学术工作已经完成，“苏尔坦”酋长的文学和史学作品还被翻译成世界多门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等等，充分肯定了酋长著作的学术和知识价值。见附件 2。

权力的平衡，让本地区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饱受英国涂炭的阿拉伯海岸酋长国，将在联邦国家的旗帜下焕发生机！

因此，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其中充满了许许多多单个的事件。苏尔坦酋长选取了阿拉伯酋长国从被殖民到独立的历史。他深入地研究了国家建立及新兴力量崛起的历程，回顾并展示了沙迦酋长国的历史、其中的兴衰阶段、沙迦最出色的领袖和最突出的历史与地理的象征意义。同时，苏尔坦酋长也没有忽略提及海湾区域史的各个方面，这里曾经是各欧洲势力野心勃勃、激烈角逐的战场，它们企图控制和占领海湾地区。除了各类围绕阿拉伯历史的章节和研究，苏尔坦酋长的史作还包括了他现当今生活、或曾亲历过的时代中，最突出的事件和最重要阶段的内容。

四、苏尔坦酋长历史作品的内涵

苏尔坦酋长的历史研究蕴藏在二十几本书中。他在其中集结了关于编撰、调查、研究和审核等的方法。我们可以将这些作品分为三大类：

1-国家历史

这里指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曾被称为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历史。它代表了苏尔坦酋长所写的一段最黑暗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他在这一领域的作品看作一个相关的系列。苏尔坦酋长在其中揭开了海湾地区各个历史阶段神秘的面纱。他详细描述了种种历史事件，解除了人们的困惑，把整个过程分段，将模糊的变得清晰，还原了一度为欧洲殖民主义者及其徒子徒孙们所扭曲的事实与真相，他们曾极力向外界推出污蔑海湾地区及其居民的畸形图景。

这类作品就像嵌满了宝石和珍珠的独特项链，其文字优美，风格清新，含义明确，论据确凿。苏尔坦酋长在一连串的旅游过程中写下了这些书，它们就像这串项链上华美的珠子。其中包括《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1799-1820）》、《约翰·马尔科姆与1800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贸易基地》、《戴维德·西顿在海湾地区的日记（1800年—1809年）》、《东西方之间的沙迦机场》、《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城市履历》、《隐藏的仇恨》、《马吉德史学大家们对于伊本·马吉德的无罪声明》、《自传》、三部《记忆话语》、《岁月的收获》、《血亲

鉴戒》、《沙迦童子军运动的兴起》、《十九世纪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经济》等等

³⁹。

这一连串的作品链接成了被称之为阿联酋现当代史的项链。从时间上来看，它们较为完整地涵盖了19和20世纪的历史，即欧洲殖民者侵略阿拉伯海湾地区，尤其是阿拉伯海岸酋长国时期的历史。同时，这些作品还回溯了葡萄牙势力进入海湾沿岸地区之初的情形，苏尔坦酋长将该时期的情况写进了《隐藏的仇恨》一书。

为了将英国势力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控制合法化，也为了对其实行的残酷政策进行诡辩，英国东印度公司谎话连连。苏尔坦酋长在其历史作品中，真切地将东印度公司的这些谬论与谎言一一揭穿。

苏尔坦酋长在其作品《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1797-1820）》中，描述了海湾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该地区的门户、出入口、城市、活跃的战略中心地位和经济状况等。该书的第一章，就从海湾地区的入口霍尔木兹海峡开始，一直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阿拉伯河的汇合处，介绍了许多波斯湾沿岸的要地、城市、港口和其中最重要的岛屿，指出了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海岸酋长国中最重要的酋长国。在这些描述中，苏尔坦酋长将本地区的地理与经济实质、交通以及航运状况都刻画得十分清晰明了，明确了“卡西米部落”入主海湾沿岸、东印度公司的作用及其进入本地区的初始过程⁴⁰。

在第二章节中，苏尔坦酋长谈及对海盗的指控（1797到1806年），他回顾了本地区的一系列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被故意贴上了“卡西米部落”的标签。这些事件包括英国船只事故，遇难的英国船只有：“巴辛号”、“毒蛇号”、“飞翔号”、“特拉莫号”和“香农号”等。

苏尔坦酋长从英国人与“提普·苏尔坦”在印度的关系，以及他们与马斯喀特伊玛目“苏尔坦·本·艾哈迈德”的关系着手，解析了英国人如何通过扩展贸易，巩固他们在本地区势力的做法。指出了“卡西米部落”在阿拉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和航运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在印度和东非进行的各种商贸活动。在书中，酋长提到英国人捏造了“卡西米部落”与海盗的罪恶有牵连的谣言，企图诋毁他们的名声。而东印度公司充当了该阴谋的“打手”。该公司向英国政府发出求救信号，要求救援，以坐实这个不公的罪名。苏尔坦酋长强调指出这一切

³⁹ 见附件1。

⁴⁰ 苏尔坦·卡西米：《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同上，23页及其后。

都出自“凯利”和“洛里默尔”的诽谤，并引用来自英国方面的驳斥这两人佯言的文献，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性。

这一章中还介绍了沙特人的出现，以及他们与阿拉伯海湾沿岸地区的联系，还提到英国人对此事是如何地担忧。作者讨论了马斯喀特素丹国的局势、“卡西米部落”在海湾地区的活动、他们与其它势力的关系、卡西米部落酋长国内部形势、以及“苏尔坦·本·萨格尔”的统治等。

苏尔坦酋长还提到了一些涉及英国船只的事件，“卡西米部落”又是如何被指控对其实施抢劫和袭击。在这个问题上，他引用了很长的文献资料。

他还谈到了“西顿”船长在本地区的行动，讨论了一些英国官员之间的信件往来。信中透露出英国不打算继续与“卡西米部落”维持和平关系，因此，开始对他们进行种种不实指控，为轰炸、摧毁他们的军队，粉碎其力量做铺垫⁴¹。

在第三章中，苏尔坦酋长谈到了1809年的哈伊马角袭击事件。他呈现了大量的信件和文献资料，以专业、严谨、科学、客观的态度，对此进行了讨论，揭示了英国人企图将无端罪名牵连至“卡西米部落”的险恶用意。

酋长还揭示了一些英国船只遭受袭击的事件，证实了这些袭击并非“卡西米部落”所为。直到1809年，由于恐吓和夸张的升级，双方到了将要发动战争的地步。苏尔坦酋长提到了舰队船只及其名字，介绍了船上的物资和士兵，还谈到了对哈伊马角的袭击⁴²。

苏尔坦酋长在第四章中，从证实“印度的英国决策者们，决心击溃‘卡西米部落’在海湾地区的海军”这一点着手，谈到了1814年的谈判和条约。很明显，这是一场贸易战，但尽管如此，英国人仍能够说服自己，相信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为了让海湾地区从海盗的骚扰中解脱出来。无论有无理由，他们都怀疑，海盗们就是“卡西米部落”，他们把每一桩在海上发生的恶行都算在他们头上。但正如我们所见，证据表明很多这些指控都是荒谬的。尽管如此，这些谎言仍然在英国代理人以及他们的印度代理人的报告中反复出现⁴³。

⁴¹ 苏尔坦·卡西米：《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同上，57页及其后。

⁴² 苏尔坦·卡西米：《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同上，163页及其后。

⁴³ 同上：285页。

苏尔坦酋长在本章中，还讨论了英国与沙特的关系，揭露了一些关于劫持与袭击船只的事件真相。确定当时印度政府有意计划打击“卡西米部落”，和对哈伊马角发动袭击。这在一方面示意了英国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示意了“卡西米部落”和沙特人之间的接触⁴⁴。

在第五章中，苏尔坦酋长专门讨论了1819年“卡西米部落”的溃败，这是英国政府希望的努力实现的目标。英方发布罪名、指控和谎言，为该目标的达成铺平了道路。他们声称：自己进行袭击与提出指控的原因是为了实现安全、消灭海盗。“这是对东印度公司政策的荒唐的解释。那时公司最重要的职责和最迫切的需要，是保护拥有英国护照、插着英国国旗的印度船只。而‘凯利’这句话中的荒谬之处似乎更加明显。⁴⁵”

最后，苏尔坦酋长谈论了英国对阿拉伯海岸酋长国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后果。其间，英国征服了这些酋长国并对其进行羞辱，强迫他们遵守诸多不平等条约，直到真主赋予这片土地建立一个维护人民尊严的国家的机会⁴⁶。

苏尔坦酋长在书中，介绍了常驻在马斯喀特的政治代表“大卫·西顿”，和海湾地区的英国商业基地项目负责人“约翰·马尔科姆”。他们怂恿英国人挑衅“卡西米部落”，鼓动他们挑起战争，以借机摧毁“卡西米部落”的武装力量。酋长通过对这两人的文献调查，揭穿了那些令人发指的行径背后隐藏着的秘密。苏尔坦酋长在他的一一《“戴维德·西顿”在海湾地区的日记（1800年—1809年）》中指出：“这些文献的公开，解释了英国势力在开始阶段，是如何介入到阿拉伯海湾地区，以及英国对当地事务的干预，也说明了英国当局对阿拉伯和波斯海岸间的‘孟买城’的一无所知”⁴⁷。

“西顿”在自己写的文章，以及写给“约翰·马尔科姆”的信中称：来自“卡西米部落”的威胁已经到达印度沿岸地区。他趁“苏尔坦·本·萨格尔·卡西米”酋长不在本地区，逃到了德尔埃⁴⁸。

众多信件中，有一封是在1809年3月21日写下的。他在信中敦促他继续发动打击“卡西米部落”的战争，还声称该部落的“海盗”行动已经愈演愈烈，叫

⁴⁴ 同上：302页及其后。

⁴⁵ 同上：341页及其后。

⁴⁶ 同上：453页。

⁴⁷ 苏尔坦·卡西米：《戴维德·西顿的日记》，卡西米出版社，沙迦，1994年，第8页。

⁴⁸ 同上：101页。

人害怕。这些报告先后在第一时间报送至印度的总督及“孟买”、“敏托”政府，使之决定参与对“卡西米部落”的打击，并由“戴维德·西顿”作为本次战役的政治指挥官。但是在1809年8月2日，希望破灭了⁴⁹。

这部重要的历史作品由五个章节组成，我们的史学家按照时间顺序，对它们进行了编排。每章前均有导言。他在书中澄清错误、消除模糊、传授不为人知的知识，并在最后附上后记。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谈到了“戴维德·西顿”在阿曼去世前，曾经在海湾地区参与的一系列事件⁵⁰。

本书的第一章提到了“西顿”在“埃福尔·邓肯”号船上写的日记，其中讲述了他在伊玛目“苏尔坦·本·哈马德”不在场，又没有马斯喀特政府接待的情况下，是如何抵达马斯喀特的⁵¹。

苏尔坦酋长在第二章中回顾了“从马斯喀特到巴林后，搭载伊玛目的‘迦纳法’号船，通过阿拉伯海岸，返回马斯喀特的旅行日记。”

在第三章中，酋长谈到了“记录‘戴维德·西顿’向马斯喀特政府提供援助的日记。”

在第四章中，他还谈到了“‘戴维德·西顿’在班达尔·阿巴斯写的日记，及其与‘卡西米部落’缔结的初步协议。”

在第五章中，苏尔坦酋长回顾了“记叙‘戴维德·西顿’和‘米斯塔’先生在波斯湾的经历的日记”。酋长写道：“就这样，‘戴维德·西顿’在‘约翰·马尔科姆’的帮助下，成功说服印度政府，使其相信‘卡西米部落’构成的威胁，必须遏制其扩张并摧毁其海军，否则必定会威胁到英国人的商业利益，必须发动战争以消灭其势力。”⁵²

苏尔坦酋长在《约翰·马尔科姆与1800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贸易基地》一书中，继续谈论了英国人企图控制阿拉伯湾水域、贸易通道和战略中心的野心。他在该书序言中，解释了推动英国考虑在海湾地区建立基地的历史场景。

⁴⁹ 同上：105，106页。

⁵⁰ 同上：第7页。

⁵¹ 同上：9-23页。

⁵² 苏尔坦·卡西米：《约翰·马尔科姆与1800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贸易基地》，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四版，2014年，25页及其后。

1799年，法国对埃及发起战争，英国人心生恐惧，担心法国会通过奥斯曼的土地向印度挺进……由此，推动“约翰·马尔科姆”船长制定了全面计划，以坚定巩固英国在海湾地区的势力和贸易。“马尔科姆”计划的三大主要核心目标是：

- 1- 与阿曼素丹国更新、巩固1798年的“格勒纳玛条约”。
- 2- 在马斯喀特建立英国代表处。
- 3- 与伊朗签署商业和政治协议⁵³。

“马尔科姆”的确很轻易地实现了前两个目标。他更新了迫使伊玛目限定与法国人和荷兰人往来的1798年条约；还在马斯喀特任命了一名和自己同一级别的英国代表；“马尔科姆”还成功地与伊朗签署了一份协议，从伊朗人手中获得了贸易特许权，后者还承诺要禁止法国人踏入他们的国土⁵⁴。

而对于海湾地区的英国商贸基地，“马尔科姆”在1800年给印度总督“莫宁顿伯爵”的致信中，解释了自己的看法与设想。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研究了这封信，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清晰的，关于英国人意欲在海湾的商贸计划图谋。“马尔科姆”在信中，建议将格什姆岛作为基地的总部。因为就供水、物资供应、气候和战略位置而言，它都是最合适的地点，而且那里还有最优良的港湾⁵⁵。

“马尔科姆”在信中，建议剥夺马斯喀特当局预计征收的与马斯喀特进行贸易的一半海关关税；同时将贸易升级为英国在海湾地区的商贸基地⁵⁶，但后一个基地的建议没有获得批准。尽管如此，这并未动摇“马尔科姆”的决心，也没挫败他对本地区的野心。直到“马尔科姆”和“西顿”为了宣战而控告“卡西米部落”之后，能与马斯喀特政府相互谅解。此事并未真正实施，因为印度总督于1809年9月14日发动了军事袭击，从孟买出发，击溃了“卡西米部落”的军队，并削弱了他们在本地区的势力⁵⁷。

⁵³ 同上：11页。

⁵⁴ 同上：11页。

⁵⁵ 同上：11，12页。

⁵⁶ 同上：12，13页及其后。

⁵⁷ 同上：25页。

通过研究“约翰·马尔科姆”计划，和他对本地区的野心，苏尔坦酋长总结出：“‘马尔科姆’的人生经历，使他成为整个历史上最热忱的帝国建设者之一，他的计划和他本人一样热血。或许可以说，他是由自负铸造而成的军人，也是殖民主义最恶劣的鼓吹者之一，而殖民主义的作风总是先准备打仗再进行谈判。他的这一希望落空之后，他会停止自己的帝国之梦吗？1827年，那时他担任孟买总督，再次计划在海湾地区建立贸易基地。”⁵⁸

苏尔坦酋长在《在占领的旗帜之下》一书中，介绍了沙迦城的历史以及那时的统治者——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酋长的经历。他全面地展示了英国入侵时期的事件场景、社会团体及其风气、百姓的公序良俗等，描绘了城市及城中的街区、房屋、居民和商贸等情况。苏尔坦酋长在书中，还罗列了英国在1820年到1866年期间的所有活动和行为等。总的来说，是揭示这些行为处事中表现出来的深藏的敌意。

这本书由九个章节组成，分别是：战争开关被按下之后；仇恨犹在；重回曾经的召唤；叛军和城市；哈吉雅克布在代理人家中；阿布·巴什特之旅；邻人之战；赛勒曼尼·本·纳赛尔·阿勒苏韦迪；艰难的日子。

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介绍了“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酋长统治时期（1803年-1866年）的沙迦城历史场景，以及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从1806年2月6日，“卡西米部落”与东印度公司在班达尔·阿巴斯签署协议开始，一直写到这位伟大的酋长去世而结尾。

本书的开头，简单地介绍了九世纪沙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从上述协议，其中的条款和随后的事件展开叙述。协议中的承诺和条款如下：

1-尊贵的东印度公司将与“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酋长，以及酋长治下的、位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领地和国民，和平共处。无论何种情况，这些领地与国民都将尊重英国船只的旗帜、东印度公司的资产以及英国国民。东印度公司对“卡西米部落”同样遵循以上原则。

⁵⁸ 同上：27页。

2—一旦双方就上述内容达成一致，确认无误，“卡西米部落”将退出从“苏拉特”到“孟加拉”的英国港口，恢复之前的状态⁵⁹。

苏尔坦酋长在本书序言中，真实地介绍了该协议签署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书中写道：签署该协议后，“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一直在哈伊马角应对“艾尔·苏欧德”的常胜军。直到1809年3月，以“穆罕默德·本·萨拉马”为首的德尔埃地区代表团来访，邀请“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酋长前往内志的德尔埃，与伊玛目“苏欧德·本·阿卜杜拉阿齐兹”殿下会晤……到了4月份，“苏尔坦·本·阿勒萨格尔”酋长在八位部落酋长的陪同下，前往德尔埃。

60”

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呈现的问题包括：“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的领导；“卡西米部落”二次重建城堡和塔楼；在沙迦建立代表处；众酋长在沙迦的第一次会议；英国人执意对“卡西米部落”提出的荒谬指控、封锁沙迦港；禁止沙迦民众出外采珠或出国经商等等。

他们指控“卡西米部落”最突出的几件事是：一艘来自巴林的船只的事故；一艘来自苏哈尔的船只的事故；“努尔·凯奇号”事故；“哈吉·贾西姆”运输船事故。

他还谈到了活跃在哈伊马角、拉姆斯、哈姆拉岛、哈姆丽雅、沙迦、希拉城、法息特和豪尔费坎等区域的“卡西米部落”的商业舰队。

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收录了大量资料、信件、以及关于百姓生活与人口流动情况的大量口述实录。

苏尔坦酋长记录了“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去德尔埃的过程，以及随后被囚禁，又曲折逃脱的经历，同时还披露了当时该地区的政治局势。“哈桑·本·拉赫曼”被任命为该地区的领袖，另有四名官员代表沙特，被委任去管理哈伊马角的各个附属乡镇，他们完全取代了“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之前领导的统治阶层⁶¹。随后，“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回到了沙迦的林加，恢复了他的统治。在此期间，英国占领了哈伊马角⁶²，继而又占领了沙迦，沙迦在占领者手中

59 苏尔坦·卡西米：《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4年，5，6页。

60 同上，第6页。

61 苏尔坦·卡西米：《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同上，第7页。

62 同上：第8页。

遭受了破坏，以及随后的种种暴行。按照 1820 年的协定，英国人强加了许多不平等条款，其中包括降下“卡西米部落”旗帜，而升起占领者的旗帜⁶³。

“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将沙迦市定为他王国的首都。他还任命他的儿子谢赫“易卜拉欣·本·苏尔坦”担任他在哈伊马角的代言人，命令他的兄弟谢赫“萨利赫·本·萨格尔”建造政府所在地，即沙迦城堡。

在这四十五年当中，沙迦城在政变和反英斗争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阐释了这段历史，一直写到伟大的酋长逝世后，沙迦在他的儿子谢赫“易卜拉欣”和谢赫“哈立德”的手中分裂：前者统治哈伊马角，后者统治沙迦⁶⁴。六十六年来，沙迦城在政变和反英斗争中回归了它最初的命运。苏尔坦酋长在他的作品《城市履历》一书中，回顾了她的面貌和特征⁶⁵。

简而言之，我们的历史学家苏尔坦酋长在他其余的历史作品中，回顾了英国殖民的历史，以及英殖民主义在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发展轨迹。他揭穿了英国官员、代理者们和学者的阴谋诡计：他们急于制造本地区的分裂和破碎，将其转变为多个小而散的零星势力。苏尔坦酋长还揭开了联合酋长国建立初期的历史面纱，介绍了这一阶段性历史事件，在本地区人民生活中萌生的种种条件。在谈论苏尔坦酋长的历史作品所针对的问题时，我们还将详细解释这个以及其它话题。

2-海湾阿拉伯地区的历史

苏尔坦酋长十分重视这个话题，他埋头寻找、研究和审核相关资料，收集了大量的档案和文献，这一成就至今无人能及。他采集了关于海湾阿拉伯地区人民历史和生活状态的资料，展现了该地区发生的事故和变化，这些事件以种种方式影响当地居民，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此，我们看到了本地区从 15 世纪开始，直到 20 世纪末（尤其是在欧洲对其实施残忍侵略的时期）发生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所带来的浓重的阴影⁶⁶。此外，苏尔坦酋长还梳理了本地区居民与英国及其它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

⁶³ 同上：第 9 页。

⁶⁴ 苏尔坦·卡西米：《城市履历》，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5 年，第 6 页。

⁶⁵ 同上：第 7 页。

⁶⁶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同上，23 页及其后。

这些作品的特点，明显倾向于查证：作者通过对文献和信件的查证来审视本地区发生的许多事件。苏尔坦酋长多年来寻找、收集这些数量巨大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潜心研究、考证，并首次将其公之于众。

在苏尔坦酋长关于海湾地区历史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对于大赛义德阿曼帝国历史的呈现。他跟踪大阿曼帝国的历史进程，抓住那些还未经过研究的史实，可以说，他关于阿曼的著作就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百科全书。这些写作均有着统一的模式，其中披露的法国、英国、印度和其它国家历史档案管内的材料，清晰地阐明了 18、19 和 20 世纪阿曼的情况。相关研究包括：《阿曼与法国的关系（1715 年-1905 年）》、《阿曼帝国的分裂（1856 年-1862 年）》、《桑给巴尔素丹书信》，《法国档案馆内的阿曼阿拉伯文献》。

苏尔坦酋长阐述了 18、19 和 20 三个世纪阿曼的历史。他的作品是以阿曼与法国关系研究；这些历史时期阿曼发生的变化和发展；该地区政治动荡带来的变迁等等话题开篇的。

该研究包括十个章节，分别是：法国人到达东方；占领马斯喀特计划；法国侵占阿曼船只；比彻姆使团；将法国人逐出马斯喀特；卡弗涅克使团；马斯喀特的法国海盗船；素丹使节谒见毛里求斯统治者；赛义德先生身边的法国领事；阿曼独立。

通过这十章的研究和探讨，揭示了当地领袖在应对英法两股力量时的步骤和方法，从而避免卷入类似冲突带来的后遗症。在当时不公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冲突既不关心原则与承诺，也不顾及基本道德的价值份量⁶⁷。

该研究包括了英法冲突，以及动因的跟踪，这些因素为本地区的将来留下了印迹⁶⁸，还影响了两个世纪以来对阿曼与法国关系的评价体系。

第一部分中提到：法国曾多次尝试，通过向中东派遣多个勘察队，在印度海岸建立经贸机构的方式，巩固其在中东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1601 年）及其附属公司。体现在 1666 年，开办在印度海岸的公司办公室。以及除此之外，在 1723 年设立的法国驻印度的诸多商贸代理处。像其它欧洲民族

⁶⁷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阿曼与法国的关系（1715 年—1905 年）》，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四版，2013 年，第 7 页。

⁶⁸ 同上：第 7 页。

一样，除了在印度洋相继设立法国领地，166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占据了“布尔本”后，又在1715年合并“毛里求斯”，于1721年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⁶⁹。

第二部分中，则谈到了占领马斯喀特计划。表现在：法国于17世纪已轻易地掌控了阿曼人，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湾和阿曼湾海域。法国人在此后的意图便是执行占领马斯喀特计划。于是，阿曼人通过和法国签订军事合作协定，来试图迂回躲避法国人的图谋，瓦解并结束这种控制。该协定签署于1708年9月14号。在之后的1715年8月，三位法国的部长和“穆罕默德·利岛·贝克”又在巴黎签署了其它协议。但是该协议条款并未实施，完全没有达成两国共同对付马斯喀特的结盟，占领计划失败⁷⁰。

第三部分中谈到法国人掠夺阿曼船只“阿勒马哈茂迪号”和“萨利赫依号”的事件。双方起初的交往以贸易往来为基础，在此之前的1759年，法国人只攻击停靠在马斯喀特港口上所有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双方关系彼时相对稳定，但是在巴格达的法国领事做了回应“本·艾哈迈德”伊玛目所要求的调停之后，这种稳定的状态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法国在1781年的6月，抢先夺取了在马斯喀特的英国船只，这也是导致阿曼和法国之间关系破裂的原因，尽管他们之间的往来和合作总体上被描述成为友好的、发自双方意愿的样子。

1789年，一艘来自“毛里求斯”的法国船只，妄图掠夺一艘靠近马斯喀特的马斯喀特船只⁷¹，双方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紧张状态。

第四部分中，则回顾了“比彻姆”代表团，以及1792年在“苏尔坦·本·艾哈迈德”这位君主的统治时代，阿曼和法国的关系。这段时期，由于阿曼素丹统治者和法国人的交好，阿曼的法国势力不断扩大，以致引起了英国的害怕和恐慌，促使着英国去消灭法国势力。

第五部分则讨论英国和阿曼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导致法国船只被禁止进入马斯喀特。加上英国和阿曼之间签署的数个协议，对加强双方的沟通

⁶⁹ 同上：第18,19页

⁷⁰ 同上：第25-34页

⁷¹ 同上：第35-46页

理解起到了很大作用。阿曼还禁止法国在马斯喀特设立领事馆，但这些并没有动摇法国人的意志，和减弱他们试图在该地区找到立足点的努力。

第六部分中谈到了在 1803 年 3 月 27 号英法签署和平条约以后，阿曼与法国的关系。

第七部分则谈到了那一时期阿曼和英国之间所持续的不温不火的关系。

在第八部分，谈到了 1807 年阿曼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和改善，实现了最大程度发展。

第九部分谈到了法国人在马斯喀特任命法国领事的努力，以及这一愿望在 1804 年 4 月 27 号⁷²，双方签署了协议后才得以实现。

第十部分揭示了“赛义德”君主去世后，法国和阿曼的关系原貌，以及这一时期之后的关系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事件当指“赛义德”的子嗣间产生的纠葛和分歧，最后以阿曼封建王国（1856-1862 年）的分裂而结束。我们的历史学家对其做了一个单独的编著，在这五个章节中，历史学家意在揭示封建王国分裂的真相以及英国与此事的关系。

书的第一章节中，谈论了桑给巴尔以及斯瓦西里海岸的历史。

第二章节中，提到了伊玛目子嗣之间的分歧。

第三章节则揭露了探查真相的代表团。

第四章节中，谈论了库吉兰尼市长的决定。

在第五部分，即本书的最后部分，专门指出导致封建王国分裂的决议，来自于英国的明显的指令和他们的大力支持，才使封建王国变成了一个个分崩离析、各自飘零的个体⁷³。

⁷² 同上

⁷³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阿曼帝国的分裂（1856 年 -1862 年）》，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五版，第 10 页、275 页及其他

苏尔坦酋长总结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常常提到的说辞，即认为是“赛义德”君主自己离散了儿子们。其实这是东印度公司捏造的谎言，是出于其自身利益，而广泛传播此种谣言。

本书还将东非海岸的活跃时期做了全面的阐述，解码东印度公司在控制东非时所采取的方法，运用大量证据和理由，反驳抹黑歪曲阿拉伯历史的历史学层面的诡辩之词。

我们的历史学家苏尔坦酋长在《桑给巴尔素丹书信录》一书中，观测到大量英国对东非海岸政策的特别的历史信息。东非海岸曾隶属于桑给巴尔，这些政策令受桑给巴尔管辖的若干省份引起了骚乱，省长们被驱逐，旗帜被取下，这些省份都升起了英国的旗帜，直至最后，桑给巴尔素丹仅仅拥有桑给巴尔岛和绿岛。

这些研究借助于 234 个文件，它们中有出自“赛义德·本·苏尔坦·阿勒·本·赛义德”，即阿曼伊玛目（马斯喀特和桑给巴尔）（1806 年 1856 年）的书信影印件，和英国政府，尤其是关于桑给巴尔问题的通信；同时，还有出自以下桑给巴尔素丹的书信：“马吉德·本·赛义德·本·苏尔坦”（1856 年至 1870 年间的统治者）、“布尔加希·本·赛义德·本·苏尔坦·阿勒·布赛义德”（1870 年至 1888 年间的统治者），“哈里发·本·赛义德·本·苏尔坦”（1888 年至 1890 年间的统治者）。他们和英国政府往来的信件，以及其它与桑给巴尔有关的信函，诸如：阿曼封建王国领地的非洲部分，英国试图将其从阿曼统治者手中分裂出去，继而让阿曼帝国分崩离析⁷⁴。

该书中，还包括了一个特殊部分，那就是信件中所提到的地理位置图，有：东非，东非海岸，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以及马斯喀特和桑给巴尔的“阿勒·布·赛义德”家族直系后代们的领地。

作为有力的“参考书”式的证据，《法国中心档案馆的阿曼阿拉伯文献》一书，是苏尔坦酋长多年来研究、收集、探求的成果。

⁷⁴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桑给巴尔素丹书信》，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2 年，第 7 页

作为书中最重要的核心与轴心的阿曼和法国的关系问题，按历史和事件顺序编排，加上了对每一部文献中历史信息、近义词词汇的注解⁷⁵。

阿曼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书信往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巴格达的法国领事，“毛里求斯”统治者，“留尼旺”岛屿的统治者，桑给巴尔的几位法国领事，马斯喀特的法国领事等⁷⁶。

这些文献包括九大部分：第一部分揭示了法国人掠夺阿曼船只“萨利赫依号”的事件，这一部分由五个以“第一卷·陈年系列·马斯喀特·领事馆信件”命名的文件构成，如今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这第一部分就谈到了被法国人侵占的阿曼船只“萨利赫依号”，以及法国国王以另一艘船只补偿给伊玛目的事⁷⁷。

第二部分包括被保存在“戛纳”图书馆的两个文献资料，谈到了“阿卜杜·拉提夫·本·穆罕默德·鲁格艾”代表团到访“毛里求斯”统治者“戴康”⁷⁸。

第三部分由十三个被保存在“戛纳”市政厅博物馆中的文献资料组成。谈到1807年赴“毛里求斯”的“马吉德·本·哈里发”代表团，强调了阿曼船只上被抢夺的钱财⁷⁹。

第四部分包含六个文献，谈及“阿卜杜勒·贾希尔·本·穆罕默德·阿勒马吉德”代表团于1808年赴“毛里求斯”事件，主要是对“马吉德·本·哈里发”所签署的协议中，一些条款的修改情况⁸⁰。

第五部分包含三个文献，谈及“萨利赫”穆拉所带领的代表团于1809年1月26号赴“留尼旺”岛事件⁸¹。

75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法国档案馆内的阿曼阿拉伯文献》，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二版，2010年，第7页

76 上条注释参考文献的第8,9页

77 同上：第10页

78 同上：第30页

79 同上：第38页

80 同上：第102页

81 同上：第134页

第六部分由十五份文件组成，包括说明“赛义德”与“留尼旺岛”几位统治者之间所存续关系的信件，和“艾哈迈德·本·赛义夫·布萨迪”代表团、以及所作的商业方面的部署和安排⁸²。

第七部分则由八个文献组成，这些文献保存于“留尼旺岛”档案馆，其中包含大量信件，尤其是关于通过派遣“穆尔西德”代表团去“留尼旺岛”，从而减少阿曼商人旅费的⁸³。

第八部分包括四个文献，其中谈论了那个时期桑给巴尔的法国领事馆和赛义德先生的关系⁸⁴。

而第九部分包括了四个文献，谈到了法国对阿曼船只的保护⁸⁵。

苏尔坦酋长查证了葡萄牙作家佩德罗·巴雷特·德·拉雷德写的《**马斯喀特城堡及阿曼湾沿岸其它城堡掠影**》一书。其历史可追溯到十七世纪，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观测了本地区历史。苏尔坦酋长纠正了书中命名上的错误，并提供了与这一历史时期相关的重要批注⁸⁶。

这本书讲述了位于阿曼湾海岸的葡萄牙城堡，其中有马斯喀特、基亚特、马托拉哈、锡卜、巴拉卡、苏哈尔、卡尔巴、豪尔费砍、拜迪亚、马德哈、迪巴等地的城堡⁸⁷。

本书还谈到了货币、地图挂图、地图的描述、管理城堡的开销、马斯喀特的收入、以及从马斯喀特出发的旅行。

我们的史学家对正文中出现的含糊其辞的表达做出了解释和注解，为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们提供了重要依据资料。

⁸² 同上：第 147 页

⁸³ 同上：第 214 页

⁸⁴ 同上：第 254 页

⁸⁵ 同上：第 270 页

⁸⁶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马斯喀特城堡及阿曼湾沿岸其他城堡掠影**》，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09 年，第 5 页

⁸⁷ 上述参考资料：第 7 页及其他

苏尔坦酋长在《英国占领亚丁》一书中，叙述了英国占领亚丁的计划，指明这一计划如何在欺骗、躲避、践踏的帷幕后面，一步步地被实施，从此以后便是侵略和占领。

本书通过这十五章的内容，在实质上，揭露了英国的阴谋。指出英国如何捏造带有诽谤与欺骗性质的材料，用来制造侵略的借口，然后在自己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下，为所欲为⁸⁸。

大多数英国人的剧本都将 1839 年占领亚丁事件描述为一场合法的、有理有据的行动，并称：这一行动针对的是拉赫季统治者袭击“多利亚多尔号”的海盗行径，这艘船上当时挂着英国国旗，因此英国有足够的理由占领亚丁⁸⁹。

但是文献记录所反映的事实证明：英国占领亚丁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获得红海入口处的港口，以停止埃及人在阿拉伯半岛，以及法国人、俄罗斯人在印度针对大英帝国的活动。因此，这是一个关于政治背叛、虚伪协议、不实指控，关于征服、威胁和反抗的故事；是一个枪口下令人疑窦丛生的外交故事⁹⁰。

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在书中，回顾了这一故事的原貌和主线。此书共十五章，是追求正义和公正的批判性历史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十五章分别是：关于亚丁附近部落的史料；英法两国的红海争端；英国对穆哈港的侵略；索科特拉战役；“达利亚·达特号”船问题；收购亚丁的海纳兹计划；占领亚丁的政治军事步骤和策略；炮轰亚丁；亚丁战役；占领亚丁；交出城池；阿拉伯人的第一次进攻，第二次、第三次进攻；英方进攻谢赫奥斯曼；最后的沉浮。

苏尔坦酋长再现了英国势力和亚丁当地势力之间，发生的所有事件、事实、战争和对抗。他总结出：所有亚丁附近的部落，都认为英国人的侵略行径使他们深受压迫，随之造成了亚丁被占领之后的惨剧。这场惨剧遭遇了最丑陋的杀戮、掠夺和暴行，以及最可鄙的背叛、诱骗、欺诈，其中还有对分裂的鼓吹和连篇的谎言⁹¹。

⁸⁸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英国占领亚丁》，古莱尔出版社，迪拜，第二版，1992 年

⁸⁹ 同上：第 8 页

⁹⁰ 同上：第 8 页

⁹¹ 同上：第 492、493 页

苏尔坦酋长的写作和考察并不局限于阿曼、阿联酋、亚丁等位于阿拉伯湾的城市和商贸及战略中心。他还依靠最可靠的文献资料，努力剔除杂质、净化本地区历史。这些文献揭露了欧洲侵略阿拉伯海湾的罪行，以及随之针对当地势力与土著居民实施的卑劣政策。

苏尔坦酋长在《科威特声明：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传记》一书中，仔细审查了科威特历史上一段充斥着肮脏、混乱与欺骗的历史阶段，此时的科威特正被一群对当地历史懵懂无知的不速之客掌控。正如苏尔坦酋长所说的：“我决定撰写‘谢赫穆巴拉克·萨巴赫’统治时期的科威特历史。在我之前，写科威特历史的人，仍对那个时期的历史有很多疑惑，不能完整地阐明事实。还有一些被载入史册的叙述，其正确性也不能得以查证，但却成为了人们在中学和大学学习科威特历史的一部分⁹²。”

该书包括十三章，其标题如下：破晓之前；清白无辜；谢赫穆巴拉克·高伊高米亚·阿勒科威特；秘密协议；招待谢赫穆巴拉克；萨利夫战役；土耳其科威特保护项目；不让谢赫穆巴拉克统治科威特；节日；交易；受难日；恶人的结局；政治酋长。

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谢赫“穆巴拉克·萨巴赫”的政治生涯，介绍了他如何在充满了野心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威胁下，在海湾地区各种角逐势力下，成功地维护科威特的独立的史实。强调了殖民主义对本地区的影响，它扭曲地区形象，将欧洲霸权主义强加于阿拉伯人，并长期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⁹³。

3- 阿拉伯地区区域史

苏尔坦酋长对历史的热爱、他的家国情怀和阿拉伯民族归属感，都促使他关心阿拉伯地区历史的方方面面，对其进行研究与考证。同时，我们也发现阿拉伯的重大问题颇多，影响极其深远，苏尔坦酋长专心致志地观察其细节和变化，将它们尽数反映到自己的其它作品中，尤其是《自传》和《记忆话语》三部曲等。

⁹²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科威特宣言谢赫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传记》，阿拉伯研究出版社，贝鲁特，第二版，2006年，第9页

⁹³ 同上

当我们谈论苏丹酋长历史作品的阿拉伯视角时，我们将强调其历史作品中这些专注点的特征、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等。

事实上，这些作品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补充，构成苏丹酋长的历史写作。在研读其内容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历史意识的特征。这种历史意识激发了作者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倾向。在历史研究体系中，注重客观、准确和考据的要求，做到公正和不偏不倚。

苏丹酋长研究阿拉伯地区历史最重要的写作，集中体现在两部重要作品。第一部是考证类作品，题为《1837年，索马里领袖们致谢赫苏丹·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的信》。这封信的发出被视为是索马里地区历史的前奏，书中还提到索马里领袖们写此信的动机。但是索马里的要求并未得到回应，这是缘于与“苏丹·本·索高尔·阿勒卡西米”酋长有关的原因，其中还有英国大使无耻的干涉。文章揭示了阿拉伯和非洲之间关系的本质，这一关系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见证了扩张与杀戮。

这份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存在的历史时期，苏丹酋长通过研究与编纂充实了这段历史。他解开谜团，探索未知，寻回被遗失和被埋没的历史，重构联系与关联，描述了残酷的英殖民主义的势头、规模及其发生过程。最终，英殖民主义用阴谋诡计打断了谢赫“苏丹·本·索格尔”对索马里人民的援助⁹⁴。

索马里领袖们在这封信的开头，对“苏丹·本·索格尔·阿勒卡西米”宣告效忠与臣服，还称他为“信徒们的埃米尔”，描述他“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美德品性⁹⁵”。

在该信中，他们要求物资与帮助，最直接的救助以面对压迫和榨取。下面这句话中，即表白了他们的所求：“我们需要援助，如果您能号令头领们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进行圣战的话，您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他们如果来到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索马里人会因听闻‘苏丹·本·索格尔’领导圣战而感到胆战心惊，他们全都会说自己是他的臣民。这些圣战勇士对我们而言就是真主的

⁹⁴ 苏丹·阿勒卡西米：《1837年索马里领袖们致谢赫苏丹·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殿下的信》，查证类，阿勒卡西米出版社。第二版，2010年，第39页及其他

⁹⁵ 上述参考资料：第15页

恩赐。但愿到时候，您会看到他们在一年之内便会臣服于您，我们之间的距离丝毫无害，因为勇士们备好了骑用的战马，带领我们战斗⁹⁶……”

至于第二部作品，则是历史纪录类的，书名《泰德慕尔的女王芝诺比阿》，记载了“芝诺比阿”女王的生平。为此苏尔坦酋长浏览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古籍和历史书籍，借助这些材料，品读其中的深意，首次为“芝诺比阿”女王的生平做出了历史性的展示。

作者在开篇介绍了故事的发生地点和王国的位置，他写道：“泰德慕尔，在当时是中国和地中海之间的一个商贸城市，是运输香料和丝绸的中间通道，它的地位在那个时期极其重要；那条路也以“丝绸之路”闻名于世⁹⁷。”

这些作品，尽管主题不同，内容各异，但却都包含着作者敏锐的历史感受、独特的品位以及广博的文化内涵。这些品质使作者能够完整地记录与主题相关的历史细节，并审视所有与事件、历史进程有关的变化。这些历史写作都遵循正确的史学研究规律，采用考察、深究和修正手段，依托于一丝不苟的叙述和井然有序的呈现，从而使这些文字独树一帜。得益于作者所遵循的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了单纯的时间记录和浮于表面的解释，从而潜入历史材料的最深处，丝丝入扣分析事件与事实，揭示其根源，纪录并考证之。

尝试研究苏尔坦酋长所撰写的史学书籍，是海湾地区、尤其是阿联酋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印记和分水岭，是本地区历史题材写作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仅仅靠只言片语，我们不可能完整地理解这些转折点以及其中的内容，不可能做到质问并分析文本，以理解作者历史研究方法的特征、准则及标准，也不能理解作者的历史写作是基于怎样的理念。

如果我们带着检验的眼光，看待这些历史著作的内容，以及其中涉及的主题，首先，便会发现普通及特殊意义上的身份问题。这些主题常常是苏尔坦酋长在史学研究上关心与工作的重点，也明显是他在《自传》中谈及当地历史中的外交事务时所关注的。如提到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复兴党等。但是，苏尔坦酋长历史观

⁹⁶ 同上：第 19,21 页

⁹⁷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泰德慕尔的女王芝诺比阿》，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一版，2013 年，第 5 页

的最完整的表达，是他的身份理念，属于阿拉伯世界的身份认同，与阿拉伯世界的星空轨迹同步进行的问题。

苏尔坦酋长为撰写本地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举目共睹的事实，就像白昼里的太阳，不辨自明。无论是在评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沙迦酋长国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从孩童和学习期开始，一直到声名鹊起，日渐成长，成为一个极富创造力、有敏锐的感知、高雅的品位和甄别的能力的人；还是在有关书写阿联酋历史的创作，它的各个历史阶段与转折点，从英国势力入侵开始直至阿联酋建国，毫无保留的叙述和写作，那个与他的心灵与视线永远不能分离的国家，永远烙刻在作者记忆的最深处，出现在他的写作和思想中，出现在《自传》、《记忆话语》等等作品中。

苏尔坦酋长的历史写作，体现了他在通晓、分析、解释古今各类史实与事件的超凡能力。这与他深刻敏锐的历史眼光是一致的。这种眼光为作者本人、其作品、社会潜力及其历史特征带来了科学客观的内涵。由此，产生了从外观观察和表面描述之间巨大的差别，而后者甚至未达到最低认知水平。同时，国外书籍的习性也与苏尔坦酋长深入过去及当下的深刻观点相去甚远。为了呈现历史体系、历史流派及历史观点，苏尔坦酋长的作品具有一致性、凝聚力和连贯性，不违背现实和社会特征，远离偏袒、部落主义立场和现成的教条，这些特质都促成他成为一位“大家”，一位“当代阿联酋历史之父”。

第二部分

历史编撰中的问题及与当地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

之前我们已经指出，苏尔坦酋长的历史作品可以按主题分为三部分：阿联酋历史、海湾历史及阿拉伯历史。我们也列出了每个部分各类作品，点明其中记载本地区三个世纪以来的人和地点的重要信息。由此，在这里提出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我们从作者的介绍和史记中能学到什么？有哪些与当地现实、区域现实和阿拉伯世界的现实相关的问题呢？

苏尔坦酋长在其历史作品中大量地谈及海湾地区、尤其是阿联酋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核心话题，向读者展示了公元 15 世纪初，在欧洲殖民列强的烈火下炙烤的阿拉伯地区的历史真容。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活动的兴起，以及此后发生的相关事件，相继影响着本地区的历史，刻画出那个时代独有的容颜。

我们也已经列出苏尔坦酋长时常关心的话题——席卷整个海湾地区的、残忍的欧洲殖民主义浪潮。殖民者在当时控制了海湾地区活跃的战略中心和重要城市。自十五世纪葡萄牙人入侵开始，至英国人一己垄断控制本地区，用不平等条约绑架酋长和当地统治者，妄图增强英国在本地区的存在影响力、夺取他们的所有、垄断他们的贸易。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审视这段内容丰富的历史纪录，思考其中与本地区问题相关联的历史进程中，这些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所有这些课题的作品，用与时俱进的笔触，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敏锐感受，通过仔细的研究、提炼、深入的挖掘，为繁荣阿联酋历史写作做出了贡献。

观察苏尔坦酋长所有的历史著作，我们发现它们一直在讨论一些重要的核心问题：欧洲殖民侵略，作者的生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诞生，沙迦城历史，19 世纪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历史，沙迦文化景观的特点，以及对大“卡西米部落酋长国”文化遗产方方面面的回顾等。

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核心问题，以凸现我们这位史学大家的写作重点和历史研究法则。

第一：欧洲殖民侵略——从开始到结束

1- 开始

残酷的欧洲殖民者的进攻是阿拉伯海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尤其对于阿联酋而言，更是如此。从公元 15 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入侵阿拉伯湾沿岸，并向内陆进发，深入商贸与战略核心区域，意欲控制本地区，使之为其所用。苏尔坦酋长称这是西方殖民侵略的第一波浪潮，在此之后，时至今日，这样的浪潮还在持续袭来⁹⁸。

苏尔坦酋长在他的著作《隐藏的仇恨》中，清晰地解析了葡萄牙人入侵的目标、目的、路径以及曲折过程。阐述了葡萄牙人最初在海湾水域驻扎的情况，指出他们进入该水域的活跃地带并施加控制。从印度洋和“法斯科·达·伽马”发现好望角开始，一直到他到达非洲东海岸的“穆尔那迪”，出于控制欧洲香料贸易的目的，在来自印度海岸“古吉拉邦特”镇的印度裔基督徒向导的指点下，于 1498 年 7 月份到达“马拉巴尔”海岸的“加尔各答”。书中还提到奥斯曼势力对该地区的侵犯，以及葡萄牙人为控制印度贸易而开拓的陆上与海上的商路⁹⁹。

本书还讲述了带着世袭深仇大恨的“阿凡索·德·布克尔克”的故事，这种仇恨源于他参与的北非及地中海地区的十字军战争，挺进东方，只为摧毁天房，挖掘先知穆罕默德的坟墓，打算将他纯洁的躯体用来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基督徒们的圣地勒索价钱¹⁰⁰。

2- 过程

苏尔坦酋长记录下了葡萄牙入侵本地区的各个阶段。包括 1500 年葡萄牙国王发动的第二次战役中的阶段和过程，以建立和印度统治者们的商贸联系。接着，是自 1503 年以来由“阿凡索·德·布克尔克”指挥的，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沿

⁹⁸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隐藏的敌意》，沙迦阿拉伯创新中心，沙迦，第一版，2004 年，第 6 页

⁹⁹ 同上：第 14 页

¹⁰⁰ 同上：第 5 页

岸迂回进行的战争，他在此攻下了许多重要的具战略地位的城市和中心，比如（索科特拉岛、基亚特、马斯喀特、索哈尔、豪尔费坝、霍尔木兹、格尔赫特、果阿等¹⁰¹）。

苏尔坦酋长不忘记录下葡萄牙人进攻的特征、主要目标、基础特征、十字军宗教狂热和仇恨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特性。他还认真考据了其中最主要的节点和转折点，指出其中残酷的侵略政策、恶毒的情绪、欺骗性的观点和旨在损害伊斯兰圣洁的报复性手段。苏尔坦酋长引用“布克尔克”自己的话及其他在回忆录中所陈述的一切，以最精确、最透明、最真实的方式揭穿了这种隐藏着的深仇大恨，并通过追踪葡萄牙人进攻阿拉伯湾的地图，揭露了“布克尔克”意图摧毁伊斯兰教圆顶建筑和挖掘先知穆罕默德墓的秘密和野心。苏尔坦酋长还介绍了“布克尔克”作为葡萄牙势力的领头人，如何与当地的穆斯林百姓相处，他又是如何对当地民众实施杀戮、奴役、丑化、驱逐，达到人人自危、惊悚害怕、恐惧不已的地步；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他自己先前宣扬的目标：攻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断其生路¹⁰²。

同时，苏尔坦酋长从回顾各种外国势力（法国、荷兰、英国）的早期竞争，指出了欧洲列强争夺海湾水域的苗头。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过这个话题，这是他研究的最充分的部分。比如：**阿曼帝国的分裂，阿曼与法国的关系，英国占领亚丁**。他在其中揭示了英国和法国的卑鄙伎俩，两国竭尽全力的角斗，意图控制本地区商贸进出口要道和战略中心，追求利益和特许权，对当地政治经济形势起到至关影响。

英国对本地区的占领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本地区在殖民主义枷锁的束缚下，受尽欺压、分裂和破碎之苦。我们的史学家意识到了关注本地区历史中，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性。被殖民的历史结束后，苏尔坦酋长依靠收集的大量资料，去研究和审视本地区的信息与流传故事，并且运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英国

¹⁰¹ 同上：第 13 页及其他

¹⁰² 同上：第 5 页

在本地区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积压了本地区 150 年，他们在此地所施行的压迫、羞辱恶行，并强迫人们遵守不平等条约¹⁰³”。

本书深入地研究了英国势力进入海湾地区之初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记录，并严肃地讨论了这一势力的表现形式及其对本地区的影响。本书还描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如何围绕殖民的意图散播的故事、小说和谎言，为其在本地区令人发指的行为寻找借口，完整地介绍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各种手段与伎俩。

苏尔坦酋长在撰写本地区历史时，始终贯穿着准确和考据的客观性特点。他带着审视的目光，仔细地阅读史料，从中找出明显的错误与疏漏。他在《**卡西米部落和英国的入侵（1720-1898 年）**》一书以及其他著作中，清晰地指出了许多言论的虚伪，揭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走狗们，以及继承他们衣钵的那部分人的丑陋谎言。

苏尔坦酋长回顾了英国人首次出现在阿拉伯沿岸酋长国的历史背景，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开始，到继而施展的阴谋诡计，到最后军事行动的爆发而落幕。战争席卷了“卡西米部落”酋长国，击溃了他们的海军力量，摧毁了哈伊马角城堡。

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 1820 年和平条约签署后，“卡西米部落”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关系当中的高峰和低谷时期。谈到英国对阿拉伯酋长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及其在分裂和撕碎酋长国时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3- 结尾

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回顾了英国殖民主义在阿拉伯酋长国中的衍生与蔓延，海湾成为英国的一个内湖。直到命运的号角吹响，酋长国迎来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自由解放的曙光，在同一面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实体国家。

苏尔坦酋长在其作品中，清晰地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本质。他凭借自己机敏的洞察力和锐利的眼光，扫视发生过的事件和冲突，揭发了殖民主义的真实面

¹⁰³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1797 年-1820 年）》，已述，第 453 页

目：丑陋、剥削和野蛮。史学家在该主题中，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历史的完整资料，在一系列的出行游历中，考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把它们组织串联起来，从“卡西米部落”海军力量在阿拉伯海岸的崛起，到毁灭、根绝在英国发起的残酷的战争之中，这些战争覆盖了本地区，让其文明荡然无存，基础支柱轰然倒塌。

确实，苏尔坦酋长一直坚持以真实名称命名一些事物，不夸大不妄言。正如他的历史作品的题目，尤其是与欧洲殖民者侵略阿拉伯海湾相关的历史作品。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不仅限于这些例子）来证明，如《隐藏的仇恨》、《英国占领亚丁》、《英国对卡西米部落的侵略》。

在这些书名中，我们发现苏尔坦酋长有意为他的作品取一些富有吸引力的标题，以吸引读者的第一目光，继而引领读者走向深处，将其带到重要的历史阶段。殖民者吹嘘着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但在事实上，他们对本地区民众所实行的偏见、不公和压迫，这是多么的矛盾！殖民主义者的真实面貌隐藏于葡萄牙人心里的仇恨之中。他们唆使并鼓动人们入侵海湾地区，在占领中，无不暴露着他们可耻、丑陋的行为。而比这一切更糟糕的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是针对当地民众的全盘否定价值观和道德的行为。

至于长期针对“卡西米部落”的英国的侵略，耗尽了部落的军力和实力，这也体现了本地区殖民主义丑恶面貌和导致的消极结果的另一方面。苏尔坦酋长本可以遮掩这一切，或将其归类于欧洲人在海湾的影响；或英国与“卡西米部落”关系等标题之下。但是，他敏锐的历史感和深邃的前瞻性决定了他只会用最真实的名称来为作品命名，以便引领读者去了解“文明的使者”和“人权的治理者”的真义。

第二：作者生平

苏尔坦酋长的人生履历与他撰写的历史轨迹息息相关，特殊性被普遍性所融合，反应在他的作品《自传》和《记忆话语》三部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自传》这本书的开篇，谈论了自己的出生、童年、特定环境下的成长的第一阶段。在他的父亲谢赫“穆罕默德·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的庇护下，在家庭、

政治、文化还是其它伴随着他成长的各方面环境中，他经历着人生中最璀璨的瞬间和阶段。

苏尔坦酋长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他所见证的历史，自然又流畅地叙述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从孩童时期直至 1972 年 1 月 25 日起统治沙迦，经历的阿联酋立国前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阶段¹⁰⁴。

《自传》这本书，讲述了“一个青年在强调爱国主义、民族统一原则的氛围下成长的故事。即便教派之间的分歧一直存在，人们的胸中还是坚守着这些原则，坚持着发自内心的不会动摇的信仰。”

本书包括十三个部分，分别是：童年、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代理酋长、沙迦教育的发展（1951-1956 年）、朝觐、三国入侵埃及、沙迦记事、伊朗之行、复兴党、任教沙迦商贸学校、民族主义席卷沙迦、大学时代（第一部分）、大学时代（第二部分）、祖国¹⁰⁵。

苏尔坦酋长在书中，完全是以客观、中立的笔触赞美着真理，用流畅的表述刻画出全方位的历史真容。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人生中和沙迦酋长国历史中，一些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他观察自己亲身经历并目睹的事件，记录下阿联酋、阿拉伯民族及伊斯兰教等历史中窘迫的、敏感的时刻，由此打下政治、治理、文化和知识的理论基础。

我们在对苏尔坦酋长的简介中，在《自传》和其它书中，回顾了他璀璨的过往。让我们了解了这位博学的统治者人生中的各个重要方面。他是时代的史学家，在暴风雨和黑暗时代，高举胜利旗帜的旗手！

为了防止无聊的重复，我们必须避免已在前面和将要在后面提到的内容，尽管这并不能免除我们提及未提及的内容。因为，苏尔坦酋长的经历，与他在这本著作或是其它书中所叙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事件相互交织。历史事件因此而增添了魅力，平添了光辉和瑰丽的色彩。他的人生与建设、树立、工作、奉献这些字眼相连，充满了强大的影响力。所以说，他是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历史集中体现在了这位高尚之人的身上。

¹⁰⁴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传》，已述

¹⁰⁵ 同上

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这位史学家的一些人生片段，呈现其中与我们的历史相关的部分：

1- 有知识的统治者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工作和生活中，苏尔坦酋长的风格、思想和知识体系都独树一帜。这是因为，他传记的读者或是了解他的人格的人，第一眼就能领会到他的伟大，他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位。他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统治者：在受英国管制、受残暴的殖民主义者欺压的漫漫长夜，他制定了文化计划，意图带领本地区的百姓走向复兴；他奠定了许多机构的基础。沙迦数十年来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便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文化与艺术的丰碑。

通过阅读苏尔坦酋长各类史书中的描述，尤其是《记忆话语》三部曲和《岁月的收获》，我们可以了解沙迦在文化知识项目的详细内容，了解他的复兴计划的情况。我们亦可以从他大量的文化工作和已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对以上情况进行了解。他的这些工作与他的文化项目紧密相关。在谈论沙迦文化产业 30 年来的面貌时，我们已经试着点明了这一点。

2- 团结主义者和老练政治家

苏尔坦酋长在其作品中，显示出来的对很多当地问题的态度，对毕生的追求阿拉伯的立场，对团结、统一和复兴的情结，将他团结主义者和老练政治家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他发表的《记忆话语（第二部）》中的序言，我们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以上特质。他说：“我曾经认为，我有责任和义务，坚持付出努力和行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巩固酋长国的团结的要求，是出于本地区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脚踏实地地不断前进，站在反抗阴谋及揭露敌人不断捏造谎言的前沿，面对挑战，展现阿拉伯世界的思想、地位和文明。我曾经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展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们本应有的原貌。为此，我东奔西走，竭尽全力，强调和肯定阿拉伯文明，

展示穆斯林阿拉伯人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的兴起，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和完满的愿景，我为此受尽痛苦与折磨¹⁰⁶。

苏尔坦酋长的传记中，记录了许多重要事件与背景，从中凸现出他人格里高尚的涵养、良好的品质和不凡的气质。已故的谢赫“拉希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酋长，深知他的这种品质与涵养，曾经对已故谢赫“扎伊德·本·苏尔坦·阿勒纳哈扬”酋长，表达过他对我们的史学家、最高联邦委员会的成员、沙迦酋长国统治者谢赫“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酋长的认可与赞赏。他使哈伊马角酋长国加入联邦政府，不计任何回报，谢赫“拉希德”永恒的话语和指导性的证词如此说道：“扎伊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苏尔坦¹⁰⁷”。这句精简的话简单得难以置信，但却凝聚着深刻的内含，那就是高尚、崇高和伟大这些字眼。

3- 沙迦现代复兴的建设者

我们的史学家，沙迦酋长国的统治者，被认为是现代沙迦的建设者，复兴的开创者，是沙迦繁荣昌盛、地位提升的直接原因。任何一位阅读史书，纵观古今，对比今昔的人都会清楚地谙熟这样的事实。那么，沙迦酋长国在 1972 年 1 月 25 日之前是怎样的？它是怎样变成绿荫如盖、生活富足、幸福、安全、安宁的天堂的呢？

苏尔坦酋长着重记录了沙迦文化复兴、城市化建设和经济振兴的重要方面。他奠定了这一系列复兴的基础，提升它的架构，建造出地标建筑，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在谈论沙迦的文化景观及其丰富的历史时，我们也谈到了以上这些景象。

第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诞生

¹⁰⁶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二部）》，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二版，2014 年，第 5、6 页

¹⁰⁷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一部）》，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0 年，第 13 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建立，总的来说，是阿拉伯海湾地区历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对于阿联酋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从苏尔坦酋长的用词中，如：时期的敏感度、缺乏前车之鉴、英殖民的后期影响、大量作家和研究人员的尝试、主题的对比和研究等等，这些词都出自于他的视角，出自于他的观点、眼光、知识和技巧。

不管在风格，还是在内容上，苏尔坦酋长就此话题提供的信息，都构成了他历史写作中极其重要的部分。由于他是作为一名历史的亲历者，在进行讲述。

他与时代并行，还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依靠着丰富的经验，训练有素的基础，顽强的意志力，由此创造出了一个丰富多样的历史记录档案。

苏尔坦酋长记录下的那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作品，对阿联酋国家和社会极具重要性。这些历史记录展现了联邦成立和阿联酋建国初期的情况，是他人不能够了解也看不到的。因此，这也难怪苏尔坦酋长描述的信息准确而客观。

1-立国第一步

苏尔坦酋长谈到了阿拉伯酋长国联邦的形成，回顾了开始阶段，各酋长国酋长商讨的情况。这之后，促成了在 1971 年 7 月，阿拉伯酋长国临时宪法的签订，签订方有：阿布扎比酋长国酋长谢赫“扎伊德·本·苏尔坦·阿勒纳哈扬”，迪拜酋长国酋长谢赫“拉希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沙迦酋长国酋长“哈里德·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富查伊拉酋长国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哈麦德·阿勒沙尔格”，阿治曼酋长国王储谢赫“哈米德·本·哈麦德·阿勒纳艾米”，乌姆盖万酋长国王储“拉希德·本·艾哈迈德·阿勒穆阿莱¹⁰⁸”。哈伊马角酋长国随后在 1972 年 4 月¹⁰⁹加入联邦，以及之后的一些事件和变化。

阿联酋在 1971 年 12 月 2 日建国。在这前一天，即 12 月 1 号，各酋长国统治者和英国之间的协议结束。随后，除哈伊马角酋长国酋长之外的各个酋长国的统治者，齐聚位于卓美亚的迎宾宫大楼，在此举行阿联酋最高委员会的首次会议。

¹⁰⁸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传》，已述，第 400、401 页

¹⁰⁹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一部）》，已述，第 13、14 页

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选举谢赫“扎伊德·本·阿勒纳哈扬”为阿联酋总统，选举谢赫“拉希德·本·赛义德·阿勒马克图姆”为阿联酋副总统，委任谢赫“马克图姆·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为部长理事会主席。会议上还讨论了新联邦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谢赫“扎伊德·本·阿勒纳哈扬”以国家总统的身份和英国签订了双边友好协议，驻巴林的英国政治人物代表了英方。

在此后的12月9日，形成了以谢赫“马克图姆·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为首的部长理事会，苏尔坦酋长也在这一天成为了教育部部长¹¹⁰。

苏尔坦酋长就这样记录下了阿联酋建国之初的一些瞬间，昭示了阿联酋社会和国家历史的前所未有的新篇章。

在他的著作《记忆话语（第三部）》中，苏尔坦酋长详细地描述了他随后见证的国家的变化和发展，提到了阿联酋建国期间的许多事件、史实和重要阶段，还提到了随之而来的挑战和逆境。尤其写到了阿联酋，特别是沙迦，在这些时期里最突出的快速发展：“生活从此改变，由分散变得统一，由担忧转向安宁，从失业到拥有体面的工作，从无知到拥有学识，从被他人拒绝到被接受、被欢迎，从一个恳求施舍的国家到一个付出给予的国家，最初的情形就是这样¹¹¹”。

2- 从组建到巩固

苏尔坦酋长在其著作《记忆话语（第三部）》中的许多篇章和研究，记叙了阿联酋的当代政治历史，并着重描写了阿联酋立国所迈出的第一步，及其遇到的最突出的挑战与障碍（如前所述）。他从组建阶段、该阶段的各个时期、各种轨迹说起，再谈到巩固阶段及其见证的发展，这些发展共同构成了这一新兴国家内部政治的基石。苏尔坦酋长还畅谈了阿联酋国民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各类计划，核心机构和重要设施的建设，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安全、国防、就业、社会事务、电力、水利、农业、交通、住房及伊斯兰宗教事务的发展，实现全体公民的公正待遇以及完成阿联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复兴……等等事业。

¹¹⁰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传》，已述，第407、408页

¹¹¹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一部）》，已述，第5、6页

通过记叙已故酋长谢赫“扎伊德·本·苏尔坦·阿勒纳哈扬”总统的无数出访、会晤、出席或参与的会议，苏尔坦酋长反复提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及其与邻国、阿拉伯国家、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这些外交活动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第四：沙迦城历史

沙迦构成了苏尔坦酋长历史写作、历史观和历史哲学思想中重要的地理框架。沙迦的形象与面貌，映射在他观察、记录、整理的历史事件之中。因此，作者居住的沙迦城，承载着他的热爱与牵挂，他在著作里记录了沙迦历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时期，写下了从建城伊始直到现今，珍藏在记忆中的关于沙迦的一切。

1-作为政治城市的历史

苏尔坦酋长回顾了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时期，英国占领的旗帜下，沙迦作为政治城市的历史，该时期发生的、影响沙迦城面貌的重要事件：“在45年里，沙迦城的历史流转于各种政变和英国人的敌意之间”。苏尔坦酋长在他大量的历史著作里¹¹²，都展开论述了这一说法。后来历史重演，沙迦在66年里，再次沦落到流转于各种政变和英国人的敌意之间。《城市履历》¹¹³这本书专门叙述此段历史。此后，他还在《自传》、《记忆话语》三部曲以及《岁月的收获》里，完善书写了20世纪沙迦的历史及其发展。

苏尔坦酋长在《城市履历》这本著作里，着重地描述了1866年4月，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去世，沙迦酋长国分裂，这一段沙迦历史上重要的时期。沙迦在这26年间，重蹈覆辙，其间各种政变和英国人的敌视，轮番折磨着这座城市¹¹⁴。

在回顾沙迦历史的过程中，谈到了它的政治与经济的构成形式。谈到了自从“卡西米部落”领袖—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本·拉希德”统一沙迦和哈

¹¹²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城市履历》，已述，第6页

¹¹³ 同上

¹¹⁴ 同上

伊马角以来，其治理下的沙迦的历史。在治理这两座城市时，所发生的争端、两城之间一直以来的动荡关系，并指出了导致这种动荡的外部干涉原因，以及相邻统治者们的贪婪。这两方面因素点燃、激化了矛盾和争端，使两座城市的治理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在这些贪婪的邻邦的怂恿下，沙迦城还没得到片刻安宁，就已重返初始命运中的历史悲剧。

该书回顾了英国势力在阿拉伯海湾沿岸的扩张，其对有争议的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以及对一些统治者的监视与摆布。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沙迦经济发展的情况，经济形势在城市发展中的体现，并从历史角度证实：直到被彻底攻克，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一直属于沙迦和哈伊马角“卡西米部落”的势力范围。

该书由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兄弟间的冲突》提到了在“苏尔坦·本·萨格尔·拉希德·阿勒卡西米”酋长（卡西米部落的领袖，沙迦与哈伊马角两个酋长国的统治者）于 1866 年去世后，其子嗣们之间的纷争。后来，由谢赫“哈立德·本·苏尔坦·阿勒卡西米”统治沙迦；谢赫“易卜拉欣·本·苏尔坦·本·萨格尔”统治哈伊马角。沙迦的统治者并不接受这种分裂，由此开始了收复哈伊马角统治权的行动，誓将两个城市统一于一面旗帜之下。

苏尔坦酋长揭示了外国干预对这场兄弟纷争的煽动作用，使其错失和解的良机以及协商的可能性，因此两个城市难以恢复之前的统一状态，无法找回谢赫“苏坦尔·本·萨格尔·本·拉希德·阿勒卡西米”统治时期的和谐。

在第二章中，我们的史学家论述了谢赫“萨格尔·本·哈立德”在 1883 年，攫取了他的叔叔谢赫“萨利姆”的政权之后，对哈伊马角的统治，叔叔后来当了他的顾问。沙迦统治者收复哈伊马角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外国的干预和介入也总不平息。那个时候，来自国外的影响变得更加具体，英国高级代理人的角色深入海湾地区。对于沙迦统治者而言，他却是一块阻碍理想实现的绊脚石。“萨格尔”酋长明确了他的统治疆域，任命了各地的州长和首领，他竭力遏制哈伊马角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并向其施压。

第三章回顾了《哈伊马角从沙迦分裂》的故事；当谢赫“萨格尔·本·哈立德·阿勒卡西米”重新把哈伊马角拉回到沙迦的统治区域之后，他任命了自己的

儿子谢赫“哈立德”作为哈伊马角的统治者。但他的儿子却不幸去世，哈伊马角由此，陷入到接踵而至的动荡之中。直到谢赫“萨格尔”任命其叔叔“萨利姆·本·苏尔坦”作为哈伊马角永久统治者后，骚乱才平息下来。但谢赫“萨利姆”一直在寻求独立，想摆脱沙迦的统治。

1912年，在英国代表的指使下，双方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根据该项协议，谢赫“萨利姆”依然是哈伊马角的永久统治者，但哈伊马角仍属于沙迦酋长国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谢赫“萨格尔·本·哈立德·阿勒卡西米”去世。于是，谢赫“萨利姆·本·苏尔坦”要求统治沙迦，并将沙迦归入哈伊马角。但他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于是哈伊马角的当地民众，选出他的儿子来替代他，这便是两个酋长国最终分离和彼此独立的开始。

第四章讲述了谢赫“穆罕默德·本·萨利姆”作为临时酋长，对哈伊马角市的持续统治。直到1919年7月，他才卸任。当时谢赫“萨利姆·本·苏尔坦”半身不遂的病状加剧，得了现在被称作“瘫痪”的疾病，身体衰弱；于是，谢赫“苏尔坦·本·萨利姆·本·苏尔坦”突然要求他的兄弟谢赫“穆罕默德·本·萨利姆”让出哈伊马角统治者的位置，从而取代他，成为哈伊马角酋长国的统治者。他果真这样做了，几个月后，谢赫“萨利姆·本·苏尔坦”去世。1919年8月26日，谢赫“苏尔坦·本·萨利姆·本·苏尔坦”成为哈伊马角的统治者。

我们的史学家在这书中，还讲述了谢赫“哈立德·本·艾哈迈德·本·苏尔坦”的生平轶事。他一直担任沙迦酋长国的统治者，直到1924年11月1号，谢赫“萨格尔·本·哈立德”的儿子们来到了沙迦市，他们中的老大成了统治者，那便是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哈立德·阿勒卡西米”。

两个阵营间的对抗加剧。哈伊马角的统治者，谢赫“苏尔坦·本·萨利姆”、哈穆丽雅地区的酋长“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赛义夫”、巴尼·格塔卜地区的酋长“阿卜杜勒·本·阿莱·本·哈维丹”、沙迦的政治代表“艾萨·本·阿卜杜勒·拉提夫”、“欧贝德·本·艾萨·本·艾萨·纳布达”、“穆罕默德·本·哈蒂姆”等等，通过以上这些人从中斡旋，谢赫“哈立德·本·艾哈迈德·本·苏尔坦”把统治权让给了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本·哈立德”和谢赫“艾哈迈德·本·苏尔坦”的儿子们，并于1924年11月12日签署了一份和解文件，由沙迦的头领们出席见证。

在第五章中，苏尔坦酋长谈到了《炮口下的沙迦城》这段历史，回顾了英国人对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酋长们提出的要求，比如为机场及英国飞机油库的建设提供各种便利。海岸各酋长国的酋长们都拒绝满足航空公司提出的各种便利要求。同时，本章还回顾了发生在 1930 年的事件，提及了一些跟酋长们有所联系的英国军官的名字。这些军官试图说服酋长们，开发阿拉伯半岛航线的着陆跑道以及专门的油库，将其建在阿拉伯海岸。

第六章则回顾了沙迦统治者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与迪克森上校签署《沙迦机场协议》时的情况，上校还签署了担保书。

根据协议，英国政府希望在阿拉伯海岸建设航线，以维护皇家航空公司的利益和英国人想让飞机在此着陆的愿望。

2. 城市概况及其人民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们的史学家就沙迦酋长国的历史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和论述，通过记录与编撰的方式，描述了该城市 1925 年时的面貌，介绍了了其居民区以及居民的生活。

作者描绘了沙迦这座城市，介绍了它的地理位置、居民区、人口分布情况、其构成、财富、最重要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等。在描述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生活时，他提到：“沙迦城规模较小，商贸活跃。根据对 1831 年人口、船舶、房屋、树木数量的统计，我们可以对沙迦城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拮据却是闲适的，没有太多需求；他们的收入要么来源于田地里出产的椰枣，要么源于自家牲口和骆驼产的奶，亦或是来自附近海域中大量的鱼，或是依靠圈养的家禽。‘卡西米部落’掌握着所有的建筑材料，以及来自马斯喀特、巴林、波斯南部港口的战争物资。他们的木材全都来自印度‘柚木’，武器来自波斯，由波斯制造。沙迦民众没有用于出口的商品，他们的收入源于贩卖自己打捞的珍珠，同时本国的产品还无法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他们的工作主要限于捕鱼，潜水打捞珍珠以及进口椰枣、谷物等生活必需品。在售卖珍珠拿到钱之后，他们再购买其它的生活必需品：他们从巴士拉买粮食，从马斯喀特和波斯港口买纺织品。他

们过着清贫的生活，担心没有做贸易的机会而无法将货品转出去，但有时他们的商业活动密集，有望他们的资源再次富足兴旺。”¹¹⁵

这座城市有着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这使其成为进出口贸易繁荣的经济中心。对于这一战略优势，以及城市居民情况，我们的史学家这样写道：“当时沙迦的人口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之间。沙迦城在那时，在阿曼海湾的地位相当于波斯湾的林加岛：它是进出口贸易中心，也是海陆商贸路线的交汇点。这些商路又延伸出不同的分支：从卡塔尔的贝达到阿曼的穆桑达姆，甚至再到迪拜。因此没有其它海港，市场或是贸易中心有着与沙迦类似的重要性。阿曼海岸机器制造的羊毛、棉质或带金属的布料都在此贩卖，这里还出售阿拉伯骆驼和驴等。除此之外，沙迦的邻邦也主要通过沙迦，从波斯和印度获取商品，并在此完成卸货与分装。¹¹⁶这一连续不断的贸易潮，为沙迦带来了丰富的经济活动和财富。这在南方其它任何阿拉伯港口都是不曾有的。商贸潮还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与种族的大量外国人。”¹¹⁷

3. 沙迦社区及其分布图

1) 城市位置

“沙迦城大约坐落于沙迦湾的中间位置，曾经四周被城墙环绕，由或圆或方的塔楼连接而成。在城墙北侧，沿着沙迦湾，可以看见白色的沙丘，椰枣树从这些沙丘后面露出树顶。如果沿着这条路向北来到低洼边，就会到达沙迦湾的入口处。海水涨潮，将水带到海岸的后方，岛上的水随之流入大海，因此那里被称为‘水流之源’。”

2) 沙迦社区

¹¹⁵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参考第 15, 16 页。

¹¹⁶ 同上：第 243 页。

¹¹⁷ 同上：第 244 页。

“沙迦城由多个社区组成。在最南边有一个居民区叫做‘穆里扎区’，我认为这个名字是从‘穆拉卡（意为少量草）’派生出的指小名词。穆里扎区以北有一个‘市场区’，集中有许多沙迦的集市。市场北面，则是一个名为‘艾布·坎尼德拉区’的居民区。

沙迦最古老的社区中，房屋要么相邻而建，要么就用被叫做‘赛齐’的走道隔开。这些走道非常狭窄，骑着骆驼或马根本无法进入。驴将水运送至居民区，但到不了其中的房屋。水被挂在木杆的两端，水夫将其担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样的景象，常让人想起“坎尼德拉”，即鹰的栖木：一块木板直立固定于地面，其上方固定另一块木板，形状类似拉丁字母（T）。水夫把“坎尼德拉”似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在走道上边走边望，因此这个居民区被叫做‘艾布·坎尼德拉’。如果我们走出该区继续向北，就会来到‘谢赫区’，然后是‘沙维因区’。这些社区都位于城墙之内。还有一个居民区叫‘豪拉区’，位于沙迦北城墙以北的海湾边。”¹¹⁸

4. 沙迦城堡

沙迦城堡是沙迦的一个历史标志性建筑。它见证了沙迦的各个历史阶段，与这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息息相关。它体现着沙迦城的记忆，卡西米家族的历史，以及沙迦酋长国及其附属国的统治者的更替。苏尔坦酋长详细地描述了这座城堡：它的位置，结构，它周围的一切，以及每个部分的功能。

1) 位置

“它在我们家南边，和我家就隔着一条路。这条宽敞的道路通往市场，从我们客厅的窗户可以俯瞰它。来来往往的商队载着货物经过这里，将其带给卖家和买家。”¹¹⁹

2) 城堡的结构

¹¹⁸ 同上：第 167, 168 页。

¹¹⁹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传》，参考第 16 页。

苏尔坦酋长详细地描述了这座城堡，介绍了它的结构，它的主体，各个部分的作用，以及城堡的功能与用途。他写道：“沙迦城堡是一个方形的建筑物，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首先是房间，是城堡的组成之一，被用作特殊的会客间，位于城堡的东南部；其次是瞭望台，即俯瞰城堡西南方一个方塔，用于守卫；在城堡西北部还有一个用于守卫的圆塔；而‘马哈鲁萨’则是一个体型巨大的塔，正如其名。它的构造奇怪，上面用来守卫，下面则是羸人的监狱。”

“城堡正面俯瞰着城堡广场，可以看到偌大的城门，上面装饰着许多闪亮的青铜圆钉。在城门和马哈鲁萨塔之间的一块阴凉处，放置着一个带木制扶手的大木椅。通过两边的木制台阶可以上去，此外还放着一大一小两门火炮，都架在‘拉高斯’做成的木头车轮之上。”

“在大门的左侧，有一所监狱，装着一个可以俯瞰广场的窗户，囚犯可以通过窗户与亲戚交谈，在天花板和窗户之间还有一个小通风口。”

“从大门后面的内厅可以打开监狱的门，被称作‘晨启’。监狱的看守非常凶……监狱后面有个供应仓库，由酋长的一个亲信经营，名唤“伊本·凯尔拜尼”，他将煤油、煤炭和一些食物分发到皇室家中。其后是车库，车库的门从‘马厩’可以打开。”

“在这些地方之上是酋长的房间。房间前面是露天的平台，还有带顶的回廊，这些地方都能俯瞰到城堡的前院。当夜晚来临，谢赫“苏尔坦”酋长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孩子聚在一起用餐。这时，收音机的声音会从城堡最上层的房间窗户中传出来，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到沙迦城堡前，收听战时新闻，这是在1945年年末的时节。”

(……)

“关于城堡中其它的地方，如南部的房子里，住着谢赫‘萨格尔·本·苏尔坦·阿勒卡西米’的母亲；而在城堡的北部，则是谢赫‘萨格尔·本·苏尔坦·阿勒卡西米’与妻子和孩子们的住所。”

“城堡外围同样工程浩大，其中一半是带窗的完整建筑；另一半是带顶的被称为‘萨巴特’的建筑。大量贝都因人到酋长家作客，就住在这里。在‘萨巴特’

的北边，有一口用来浆洗的井，在南边，则是一个骆驼棚。在城堡与‘萨巴特’之间，有一根粗杆，上端已被烧焦，小偷等罪犯会被绑在上面，这根杆子被称作‘忏悔之木’……在‘忏悔之木’的南边，有许多门从未用过的旧大炮，炮口被固定在椰枣树干上……”

“在骆驼棚里，英国人每周来放映一次电影，只为展示他们的诸多胜利，却总不提他们二战中的失败。”¹²⁰

通过如此细致入微的描述，我们的史学家全面地介绍了沙迦城堡这一历史遗迹；它曾是酋长国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也是沙迦的一大象征。他的文字引领读者了解沙迦酋长国及其附属领地的政治史中的重要篇章。

3) 城堡的拆除

苏尔坦酋长十分重视对沙迦酋长国文化遗址、历史古迹的保护，他阻止了拆除沙迦城堡遗迹的行为。我们的史学家详细地回忆了该事件，他写道：“在1970年1月，农学院大四上学期的期末考之前，沙迦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沙迦城堡已经开始拆除了，我当时马上前往沙迦，去阻止拆除行为。”¹²¹

终于，我们的史学家成功说服了当时沙迦的统治者，他的兄弟谢赫“哈立德·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阻止了拆除行动。他保留了城堡各个结构尺寸的详细信息，收集了城堡的门和一些木制窗户，希望重建城堡。而如今，重建工作已经完成。¹²²当初，苏尔坦酋长为此事付出的代价是：推迟了他即将修完的一门学科的考试。¹²³

5. 沙迦医院

¹²⁰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传》，参考第16-24页。

¹²¹ 同上：第382, 384, 385页。

¹²² 沙迦城堡在沙迦旧城“绪幼赫区”的“塔楼广场”重建，并于1997年4月10日上午由沙迦统治者殿下主持开幕。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三部）》，参考第124页。

¹²³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述》，参考第386页。

1903年12月15日，谢赫“萨格尔·本·哈立德”参加了一场旨在筹集善款，用以创建沙迦第一所医院的会议。沙迦城许多头面人物出席了此次会议，苏尔坦酋长对此会议的纪录，反映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创建医院的必要性。他说：“此外，在阿曼海岸，大多数的居民穷愁潦倒，他们的国家远离其它城市，人们总是遭到各种疾病的折磨。这时出现了这样一位医生：他慷慨，有能力，品格高尚，才智过人，理解细致，学识渊博，并在意见和想法相左而碰撞时，提升学术，他便是博学的‘易卜拉欣·赛义德·阿凡提·阿卜杜·阿勒高卜鲁斯’医生。他曾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常常骑行到遥远的地方，在平原与海峡间穿行。在旅途中，他积累着知识，收集着故事，加深对各学科的理解，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开始坚定地信仰伊斯兰教，这让他不再迷路，也不再受苦。他放弃了对亲人和故土的爱，离开了兄弟家小，辞去了所有工作，只为让真主对他的所为所想感到满意。他此后开始传播科学，为民造福，以光辉闪耀的慈善工作而闻名。他的医药箱就是学生和穷人的医院，免费为他们提供所有的必需品和药物。安拉使他妙手回春，治愈了或旧或新的许多疑难杂症。他是来到此地的第一人，为使病人受益而分发广告，告诉人们他将为穷人们进行免费的治疗；也是第一个为他们接种天花疫苗、提供各种治疗、进行精准手术，使人们得益于现代医疗技术的人。这样的善事做了一年又一年，医院里大量的药物和器械被用光了，而那些身患疾病的穷人越来越多，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医院，来满足病人们对药物和器械的需求。真主的恩赐不会专给一个人，也不会只在某天降临，真主偏爱有志之士（有着伟大功劳的真主）。这是具有美德之人，对他人提供最高尚的帮助而带来的好处。主说：‘虔诚地帮助他人！’，先知穆罕默德也说过：‘好人就是给别人带来好处的人’。这样的功德是普世的，我们希望学者们与贤才之士们，主动地为人们提供所需的帮助，去积极从事人们喜欢的事。先知穆罕默德说：‘信徒和信徒的关系，就像建筑结构，互相依靠，互相加固’。我们向主祈求，愿赐予我们长久的健康与全部的善良，带我们走向美好的结局，让我们做好工作，实现心愿。真主保佑虔信者。”¹²⁴

6. 沙迦机场

¹²⁴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城市履历》，参考第135-138页。

当时的沙迦酋长“苏尔坦·本·萨格尔”，加快了研究英国人在沙迦城里设置航空机场的批准步伐。此后于1932年4月9日，英国高级军官海军上尉“沃尔森”抵达沙迦。经过仔细研究，把站点设在沙迦市的东南部（如今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街）。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还签署了《沙迦航空机场协议》。根据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的说法，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是：“高贵的英国政府，为了皇家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利益，意欲在阿拉伯海岸设立航线，在沙迦设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场，以便使英国飞机在此降落。

由此，在本次协商之后，本人同意为该公司提供所需的便利。”¹²⁵

在所有与民族记忆和地域身份有关的文明遗址和文化象征中，有下列这些：

• 阿拉赛市场

所谓市场，就是“一堆商铺，在带顶棚的广场，密密匝匝地挨着，晚上关门，除此之外还有带顶棚的市场。在那个区里，居住着印度教商人，以及来自印度“海德拉巴”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商人，他们与之前的邀约没什么关系。”

这里还有一群金匠、银匠，唤做“萨瓦额”。他们是来自“布莱米”地区的什叶派阿拉伯人，来此逃避“萨迪里部落”的控制和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和他们的头领谢赫“哈米德·萨伊额”一起，来到沙迦，求助于谢赫“穆罕穆德·本·萨格尔”。他们把装饰武器和腰刀，特别是用金银装饰的手工技艺带入了沙迦。¹²⁶

• 罗拉树

这种树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象征。它曾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尤其是在节日和喜庆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过去，这里常常举行庆祝仪式，像苏尔坦酋长所描述的那样：“（节日）当天晚上，男人们、青年男女们和孩子们陆续来到树荫如盖的罗拉树下。他们把绳子绑在罗拉树的大树枝上，女孩们在绳子上

¹²⁵ 同上：第120-129页。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东西方之间的沙迦机场》，阿勒卡西米出版社，2009年。

¹²⁶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参考第242页。

坐成两排，一个女孩将她的双脚的脚趾绑在对面女孩所坐的绳子上。‘秋千’由八个女孩组成，而男孩们则组成‘秋千的推手’，尽全力将‘秋千’荡到最高处。

树下还有卖甜食和坚果的。

至于沙迦的酋长，则坐在一张大椅子上，被皇亲国戚和当地氏族头领们簇拥着，接受节日的祝福。人们在他们边上跳着舞。”¹²⁷

在用于不同场合，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流传下来的词汇中，苏尔坦酋长提到了“法瓦拉”、“埃迪亚”等等。

“法瓦拉”是指：招待客人的糖果、大饼，以及由面粉和芝麻糖稀和成的拜希买克吃食（也被称作“哈尔达”）等。

至于“埃迪亚”，则是专指节日时给孩子们零花钱。

我们的史学家还提到了布莱米城堡、代理人之家、沙迦湾、沙迦古城堡和由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建造的哈伊马角塔楼等。此外，苏尔坦酋长还介绍了哈伊马角。英国殖民战争曾冲破这里的城防，使其化为一片废墟。

“新城里有很多救济房，还有一两间用泥土砌成的房屋。”

1823年1月初，“苏尔坦·本·萨格尔”酋长开始为被摧毁的哈伊马角城堡打地基。他还开始在沙迦建造五座四方塔，其中一座名为“姆拉巴阿”，位于城堡工程以东，它们间隔一英里，在一条直线上。此外，还有两座中心塔楼，同样距离城堡一英里远。¹²⁸

总而言之，我们的史学家的叙述跟随着沙迦酋长国的发展轨迹。从公元十九世纪，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的统治时期，一直到21世纪，属于他自己治理下的美好时代，他观察着沙迦所经历的变化与发展。沙迦由此批戴上崭新的饰品，旧貌换新颜，成为文化的、伊斯兰的、旅游的阿拉伯之都。

徜徉在历史的旅途，我们的史学家记录了沙迦当代历史的光辉篇章，突出描绘了发现石油的1972年以后，沙迦的巨变。在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的政策

¹²⁷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传》参考第29,30页。

¹²⁸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参考第21,22页。

与指挥之下，石油改变了沙迦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加速了沙迦的成长与发展的车轮。

五：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经济状况

苏尔坦酋长在撰写本区域历史时，特别关注其经济形势，因为经济因素是驱动欧洲大国与地方力量之间进行交融与冲突的主要动力。从葡萄牙势力进入海湾地区开始，到其他欧洲列强的出现，再到这些西方势力为了控制海湾地区，把控其命脉与战略位置，将其变成腥风血雨的战场。其间，本地区所经历的经济上的剧变，都可以在苏尔坦酋长的作品中感受到。我们的史学家对海湾地区，特别是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经济支柱产业，进行了严谨的审视与完整的描述，表明了本地区的经济因素及其作用性。

在苏尔坦酋长的早期著作中，清楚地指明了，在酋长国人民生活与地方活动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比如，葡萄牙人殖民动机的最主要的推动作用，就是经济原因，他们想控制阿拉伯海湾地区的商业中心、战略位置和活跃领域。欧洲各种力量在这之后的冲突与角逐，也是出于经济原因——各国都想达到自身目标和企图。

我们从苏尔坦酋长的著作中，体会到对于这个因素的详细诠释。他谈到葡萄牙人对本地区及其居民“隐藏的仇恨”；还提到英国对“卡西米部落”的打击，使得沙迦酋长国及其附属领地处于占领的旗帜之下。

苏尔坦酋长在他写的沙迦史中，提到了当地零星的经济组成部分，以及沙迦的商贸中心。谈到了“卡西米部落”建造的大型商业船队，招来了水手们，用以运输货物，他说：“过去‘卡西米部落’的船队只用于商业用途。但在装上枪炮，并用椰枣树树根做成的木板包裹上船体后，用以抵挡敌人炮弹的攻击，它们就成了战舰”。书中还回顾了1830年，船队在哈伊马角、拉姆斯、哈姆拉岛、哈姆瑞亚、沙迦、希拉城、法希特、豪尔费坝等地的组成情况。¹²⁹

¹²⁹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在占领的旗帜之下》，参考第73, 79页。

苏尔坦酋长还提到了 1831 年，沙迦与印度的商贸交易，沙迦从中获益大约四万两千美元（合十一万两千印度银卢比）。他们交易的商品众多，其中包括：

大米、纺织品、各色布料、丝绸、胡椒、姜、铁、绳索材料以及用于制造船只的木材。¹³⁰

苏尔坦酋长写过一本关于十九世纪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经济的专著，开篇谈到了阿拉伯海岸各酋长国的经济形势，介绍了相关行业、进出口商品以及与不同酋长国之间的商贸往来。

苏尔坦酋长出版的这本书，由四个章节及前言组成。他在书中揭示了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及其总体框架，他说：“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从哈伊马角到阿布扎比，阿拉伯海岸酋长国各个城市的行业、贸易、重量单位与货币都发生了变化。采珠业已经告终，进出口商品也有所改变，重量由‘麦那’（古时的一种重量单位）变为‘公斤’，货币从‘卢比’变为‘迪拉姆’。我想为那些寻找过去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在这本书里记录下他们要找的东西。”¹³¹

1. 潜水采珠与珍珠贸易

苏尔坦酋长还谈到潜水采珠行业和珍珠贸易。从哈伊马角到阿布扎比，这是阿拉伯海岸居民的主要职业，从 1866 年起十分流行。书中指出，珍珠贝的集中地在阿拉伯海湾地区漫长的海岸沿线，从北部的科威特港一直到南部的哈伊马角附近地区。书中还谈到了珍珠光泽、水深、潜水采集的季节以及船上工作人员的利益分配方法。¹³²

2. 进出口商品

¹³⁰ 同上：第 83 页及其之后的内容。

¹³¹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19 世纪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经济》，阿勒卡西米出版社，2015 年，第 7 页。

¹³² 同上：第 9-17 页。

阿拉伯海岸酋长国、印度、马斯喀特、巴林、盖提夫、巴士拉、巴格达和波斯海岸之间交易的商品，是当时主要的进出口商品。沙迦酋长国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有：

椰子、咖啡、棉绳、棉线、布料、新鲜时令水果、厚布袋、厚黄麻纱线，以及一种被称为“尼尔”的正方体样子的蓝色粉末，此外还有：染色和着色材料、香水、藏红花、烟草、非洲木材、皮革、铁制品，如钉子和铰链等等。

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有：鲨鱼鳍、鱼油、奶酪、黄油、蜂蜡、煤炭、牲口、贝类（用于制作纽扣）、珍珠等。¹³³

3. 重量单位

阿拉伯海岸酋长国以前的重量单位叫做“麦那”，该词的起源是“马拿”，来自阿卡德语。阿拉伯人借用了这个词，并将其阿拉伯语化，“麦那”的复数是“阿姆南尼”，意思是量器或秤。据苏尔坦酋长所言，“麦那”这个词在西亚，特别是印度之所以得到流传，是由于阿拉伯人在这些地区普遍开展的贸易所致。

“麦那”的份量因地而异，在阿拉伯海岸酋长国，其重量为 9 磅，即 4 公斤。

¹³⁴

4. 货币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阿拉伯海岸的酋长国使用的货币都是德国货币，即克朗、刀勒、克朗姆。在与波斯海岸进行交易时，用的是波斯的货币“土麦”、“穆罕默迪”。至于印度“银卢比”，则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老货币，在梵语（古印度书面语）中，意即银制品或刺绣，英国人在 1858 年控制印度后，在海湾地区使用“银卢比”。¹³⁵

¹³³ 同上：第 19-49 页。

¹³⁴ 同上：第 45-49 页。

¹³⁵ 同上：第 51-53 页。

简而言之，苏尔坦酋长在书中，描绘了 19 世纪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经济的全面图景，记录了本地区与阿拉伯邻国、印度及波斯进行商业往来的经济史。

在我们之前提到的其它历史著作中，苏尔坦酋长还回顾了不同背景下的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

进出口商品以及 20 世纪中叶，石油发现之前本地区的传统经济。石油的发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信条与模式，生活变得富足安宁。

六：三十年来沙迦文化景观之特征

1972 年 1 月 25 日，在沙迦酋长国当时艰难的历史环境下，我们的史学家接过了执掌政权的担子……然而，困难并没有阻止他实现自己目标的决心。他制定了计划，力图振兴酋长国文化、社会、商业、工业等各个领域。他设立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制定了法律法规，开启实现沙迦的全面振兴计划。该计划包括设立各种部门和机构，开放港口、事务中心及各个委员会，其中包括：豪尔费坎港、沙迦国际机场、沙迦市人道主义服务中心、半岛公园、哈立德剧院、工业规划局、市政委员会、文化与指导部、沙迦文化中心、养老院、沙迦电视台、大学城、文物博物馆、沙迦艺术博物馆、艺术区、沙漠公园、儿童事务最高委员会、沙迦科学博物馆、伊斯兰博物馆、儿童养护中心、执行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家庭最高委员会。

苏尔坦酋长在其历史作品中，完整地展示了沙迦文化事业的第一批成果。回顾了他执掌政权后，设立打造的一批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指出了这些机构在凝聚文化意识、组织与承办文化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推动了后来文化的复兴。我们可以追随复兴初期的历史，了解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与组织单位，从中捕捉到文化复兴的各种特征。

1. 建立与建设

沙迦当代文化史，与苏尔坦酋长自掌权以来所制定的计划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人生履历也和沙迦城的经历，及其文化史与社会史息息相关。

沙迦酋长国这一历史时期的记录，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记录，与苏尔坦酋长执政时思想中已经开始酝酿的想法和观点紧紧相连。他着眼于本地基础的文化传统，意图提高沙迦的文化水平，于是着手开始组织文化项目。

在1979年初，苏尔坦酋长将工作重心转向文化领域，实际上就已经反映出，他坚信在他期待的沙迦全面复兴中，文化所将要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写道：“1979年伊始，经过深思熟虑，我制定了一项计划，希望使年轻人们重拾对文化领域的兴趣。我决定在下一阶段，对文化、文学和艺术给予第一位的重视程度。1979年4月18日，正值国家青年剧社于沙迦非洲大会堂出演戏剧‘奇迹公司’，在现场，我告诉在座的青年人：我设计准备的计划会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然后我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国家的‘硬革命’，而用文化革命来取而代之了。”¹³⁶

这句话是苏尔坦酋长启动文化项目实施的第一个火花。该项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第一步计划就是通过建立文化机构和中心，竖起文化地标，组织文化活动和节目，以引起世界的瞩目，吸引作家、思想文化先锋以及其它知识领域的领军人物，来搭建沙迦酋长国内的文化体制框架。进而推动包括文学与艺术基地的建设，使文化成为坚挺的支柱和稳固的堡垒，加固冉冉上升的沙迦酋长国，使其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浓荫遮地的天堂。沙迦将从文化果园中收获最好最甜美的果实，在当地、阿拉伯和世界范围内创造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名城。由于沙迦在文化领域做出的、这些巨大的努力，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大会上，教科文组织决定选择沙迦酋长国作为“阿拉伯文化之都”，并于1997年11月11日在沙迦宣布了该决定。在当选的评价词中，是这样写的：“沙迦市以拥有出色的文化和教育活动而著称；在沙迦有许多的博物馆，如：自然历史博物馆、文物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文化遗产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以及遍布沙迦的诸多文教中心，尤其是建有专门的儿童文化中心。沙迦还有许多公共福利机构。特色的沙迦大学

¹³⁶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岁月的收获：沙迦文化工作三十年》，阿勒卡西米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以及沙迦美国大学，均于 1997 年在沙迦大学城成立，大学城配备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¹³⁷

在“阿拉伯文化之都”这一选择落定和互动工作完结之后，苏尔坦酋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他在那次讲话中，揭示了沙迦文化项目的核心与前景。他说：“在 1998 年，沙迦被选作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之都，这对沙迦、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个选择，体现了世界对阿联酋文明成就的赞赏。我们国家在总统谢赫‘扎耶德·本·苏尔坦·阿勒纳哈扬’酋长的领导下，在各发展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文明成果。文化发展强有力地支持着振兴沙迦的努力。在沙迦，我们见证了阿联酋第一拨教育工作的展开，第一批学校的建立，第一批报纸的发行，第一批文化社团的成立，而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将沙迦酋长国的现在与其辉煌过去联系起来。”¹³⁸

如果说当初的这些努力，换来沙迦被评为阿拉伯文化之都的话，那么随后沙迦取得的诸多成就，则使其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享有更多盛誉：2014 年，被选为伊斯兰文化之都；2015 年，被选为阿拉伯旅游之都；2016 年被选为阿拉伯新闻报纸业之都。¹³⁹

从苏尔坦酋长展现的自 1982 年至 2011 年这三十年间，沙迦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从中读到沙迦文化复兴的特色，了解到沙迦的思想与文明成就。在这一历史框架下，沙迦酋长国见证了质的改变，经历了文化的复兴、经济的复苏、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各领域根本性的转变。

事实上，基础设施和文化地标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为文化工作打基础，为苏尔坦酋长规划的、沙迦文化项目的实施，起到推动作用。有助于创造常年活跃的文化工作氛围；各种各样的大型文化组织活动，以及各类相关的文化活动，都体现了这种氛围，也带来了更多活力。

¹³⁷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三部）》，参考第 119, 120 页。

¹³⁸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三部）》，参考第 138 页。

¹³⁹ 卡其尼克·沙希坎特：《苏尔坦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领袖》，阿勒卡西米出版社，第一版，2014 年，第 16 页。

自从我们的史学家——谢赫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殿下，担任沙迦酋长之日起，沙迦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其魅力和辉煌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必须关注，直到今日仍然在架构和建设中的文化机构。

2. 文化与教育机构：

(1) 文化与指导管理局¹⁴⁰

1981年4月30日，根据埃米尔令，沙迦设立了文化与指导管理局。这一新机构具体负责文化、艺术、体育和宣传工作。包括组织文化类的讲座与论坛，组织专题研讨会，还管理公共与专业图书馆，与当时的宣传和文化部协调与图书馆有关的所有事项。在艺术领域，负责剧院、艺术团体、民俗艺术，以及绘画、雕塑、手工艺等艺术展览的相关事宜。

在体育领域，该管理局负责对运动员的培养，解决运动员们的问题，宣传体育俱乐部等。

在文化遗产领域，该管理局负责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监管沙迦酋长国内的国家博物馆，复兴本国正宗文化遗产，指导酋长国内的各类社团、组织和妇联等。

在媒体宣传领域，该管理局负责发布酋长办公厅及当地政府部门，在文化事务、工作指导和旅游方面活动的消息。还负责与本国其它传媒宣传机构，进行合作与协调，以确保新闻宣传等覆盖沙迦酋长国。

在旅游领域，它还负责对沙迦旅游中心的监管工作。

谢赫“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本·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领导文化与指导管理局的工作。¹⁴¹

1982年初，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制定的，关于文化计划的愿景、条款和机制的想法已经实现。从那时起，沙迦的文化和艺术活动接连不断。沙迦酋长

¹⁴⁰ 即现在的文化与媒体宣传管理局。

¹⁴¹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岁月的收获》，参考第8,9页。

国因此成为处处是浓荫的文化绿洲，许多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与思想家、来自五湖四海的众多创新人才都汇聚于此。¹⁴²

(2) 文化中心

在苏尔坦酋长的指示下，文化中心于 1985 年 5 月开放。该中心旨在扩大原中心文化活动的范围，将其与各个文化、艺术及戏剧相关的组织、社团和机构联系起来，让这些社会团体加入到集体文化工作当中。

该中心包括：中央图书馆、文献中心、艺术大堂与文化展览馆、一个容纳八百人座位的剧院、报告厅、活动专用小厅、室外活动场所。¹⁴³

此外，陆续又开放了许多文化与教育的机构和中心，活跃并促进了沙迦文化，其中包括：

-1983 年 11 月 17 日，马哈茂德图书馆开馆。

-1989 年 2 月 11 日，阿联酋沙迦电视台开播。

-东部地区图书馆的开设：1989 年 3 月 2 日，卡尔巴图书馆开馆；1989 年 5 月 24 日，豪尔费坎图书馆开馆。

-1997 年 10 月 4 日，沙迦大学、美国大学、女子高等技术学院等第一次开办。1998 年 2 月 10 日，沙迦美国大学正式开学。1999 年 3 月 27 日，男女生同校的沙迦高等技术学院开学。1999 年 5 月 14 日，沙迦大学开学。

(3) 博物馆

-文化遗产村：1992 年 2 月 22 日，文化遗产村在第八届儿童文化节之际开放。遗产村的许多构成部分都展现了文化遗产的特点，呈现了在石油发现之前，

¹⁴² 同上：第 10 页。

¹⁴³ 同上：第 40, 41 页。

当地人生产生活的场景。另一个遗产村建在卡尔巴，同样也在儿童文化节开放。

144

-1993年1月5日，沙迦文物博物馆开馆。

-1995年4月13日，沙迦艺术博物馆开馆。

-1995年11月1日，艺术区开放。

-1995年11月8日，自然历史博物馆开馆。

-1996年4月17日，沙迦科学博物馆开馆。

-1996年11月6日，伊斯兰博物馆开馆。

-各类文化中心开放。包括沙迦艺术博物馆、沙迦城堡、沙迦文物博物馆。

-1998年11月15日，沙迦图书馆于大学城开放。

-1999年3月18日，发现中心开设。

-1999年9月30日，阿拉伯半岛动物中心开设。

-2000年3月14日，车站博物馆开设。

-2002年6月12日，阿拉伯书法广场于沙迦旧城区开设，其中包括：沙迦阿拉伯书法和装饰博物馆、沙迦阿拉伯书法和装饰中心、书法家之家、装饰之家等。

-2008年6月5日，沙迦伊斯兰文明博物馆开馆。

-2008年6月6日，沙迦水族馆于汗尼区开馆。

-2009年6月7日，沙迦海洋博物馆开馆。

3. 文化活动

三十年的积极活动、持续奉献和辛苦工作，苏尔坦酋长取得了岁月带来的丰收。其中包括他的伟大计划和文化活动。这些成就给沙迦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别样的色彩，使其成为阿拉伯代表性城市和文化之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了引领阿拉伯文化的领头人。沙迦对不同文化的宽容和开放，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使这座城市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不断汲取他人的经验，同时保留自己的地域身份和特色。

苏尔坦酋长殿下下的文化项目特色鲜明。他是时代的史学家，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他的思想和境界，以及不断创新求索精神，促成了沙迦文化项目事业的完备。

以下一系列大型文化项目代表了 1982 年至 2011 年这三十年间，沙迦酋长国的文化和艺术运动：

-阿拉伯书展：第一届展览于 1982 年 1 月 18 日在沙迦世博中心开幕。阿拉伯书展发展迅速，其文化和思想节目丰富，人们参与的兴趣日益增加，这些都使本活动从本地拓展至全球。“阿拉伯书展”随后换上新装，更名为“沙迦国际书展”，并在 2016 年庆祝其第三十五届展览。

-年度造型艺术博览会：第一届展会于 1982 年 1 月 18 日开幕，之后举行了多届展会。

-国家艺术节：第一届艺术节于 1984 年 3 月 1 日开幕。

-沙迦戏剧日：第一次节日于 1984 年 3 月 20 日至 26 日举行

-儿童文化节：第一届文化节于 1985 年 2 月 9 日举行。

-校园戏剧节：第一届校园文化节于 1989 年 3 月 21 日举行。

-第二届叙事文学论坛：于 1989 年 10 月 18 日举办。

-沙迦造型艺术展：第一届展览于 1993 年 4 月 14 日开幕。

-文物展：第一次展览是于 1994 年 2 月 1 日举办。

-海湾国家第三届造型艺术展：于 1994 年 11 月 28 日举办。

-
- 1995年3月28日，庆祝世界戏剧日。
 - 1995年11月，首届阿拉伯儿童论坛举办。
 - 第一届阿拉伯女性艺术家展览：1995年11月15日开始。
 - 1997年11月11日，沙迦被评为1998年“阿拉伯文化之都”。
 - 第三届丰收节：1998年7月11日开始。
 - 民间诗歌节：第一届节日于1998年9月27日举行。
 - 第三届沙迦儿童绘画展：1999年3月7日开始。
 - 国际女性艺术家造型艺术展：第一届展览于2000年3月29日开幕。
 - 第一届儿童中心论坛：2001年4月16日开始。
 - 沙迦文化遗产日：第一届遗产日于2003年4月9日举办，同时开办多个博物馆：海洋博物馆、邮票博物馆、文化遗产博物馆、货币博物馆、服饰博物馆、民间医学博物馆、传统装饰博物馆和“哈立德·本·易卜拉欣”之家。
 - 校园戏剧节：2003年4月27日开始。
 - 沙迦国际书法论坛：第一届论坛于2004年5月5日举行。
 - 在世界戏剧日写的一封信，2007年3月27日。
 - 沙迦国际儿童艺术展：第一届展览于2008年4月1日开幕。

4. 岁月的收获

苏尔坦酋长的文化项目让沙迦成为文化先锋城市，怀抱着众多思想家和文豪。他几十年来辛勤地做着文化工作，才有了这样丰硕的成果。

最初的情况非常艰难，但随之而来的成果却是辉煌的：成立了书籍管理局，成立了文学、艺术中心，成立了独立的遗产研究院，还有阿拉伯语协会……以及其它各种文化项目，诸如：在沙迦酋长国创办了13000座图书馆的“无边界文化”

项目；积极倡导建立沙迦国际书展项下的书籍、翻译奖励基金，以及举办大型活动和文化节目等。

沙迦文化项目不仅仅局限于成立各种文化机构，组织不同的节目和各类活动，支持文化以及文化人、人类自身建设等，还致力于做出重要的文化贡献，我们的史学家便是借助于这些文化贡献，丰富了本地和阿拉伯的文化景象，使文化、文学与历史相交融。因此，我们的文化人、史学家、沙迦酋长被视为标志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成立数年来，沙迦文化项目在建设、检查、选拔和表现考核中收获颇丰。这项基于持续文化工作的计划，不仅仅用于比较和对照，还有比比较和对照本身更重要的意义。

三十年里，沙迦创造出很多不凡的实例，辉煌的业绩：为阿拉伯人和外国人举办了数不胜数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与诗歌、小说、故事有关，以及各种个人与集体的美术展，阿拉伯、外国戏剧，以上种种组成了沙迦文化项目的整体框架；本国的、阿拉伯的文化项目对外开放，起到自我改善的作用；在文化吸收并积累的基础上使遗产复活；种下和平共处、大度包容的精神种子；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继续文明和文化沟通的主张。¹⁴⁵

在我们的史学家观察各种事件和规划的三十年间，沙迦的文化活动日新月异，从仅有的三项活动发展到了今年的一千六百项。

¹⁴⁵同页：第 421 页

第三章

历史写作纲要及其特点

第一：史学家“苏尔坦·阿勒卡西米”

我们的史学家有着作为明智的史学家所具备的特点，那就是书写历史的时候，表现出警觉、客观且严谨的态度。同样，他也有着强烈的捕捉力、顽强的操作能力和对事物的敏锐感知力，以及区分真假、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些品质使得他成为历史领域、文献纪录事业中的佼佼者。他绝不简单地、不加分析、解释和推理地陈述过去发生的事件¹⁴⁶；他是唯一一位集天赋、理解力、远见卓识以及渊博学识于一身的当代阿拉伯历史学家。在长达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¹⁴⁷，他致力于对海湾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海岸地区历史的收集，整理和分类，形成一个庞大的历史记录档案。这个工作有助于丰富他的历史资料，从研究的系统和实质层面，使其性质特殊、意义非凡。他的历史写作也具有鲜明的历史风格。历史写作应在讲究客观性和事实调查的框架内，这种写作结合了多种因素，促使着他专心奋斗、探索，其中包括他最初的领悟，即意识到清真寺经典著作中的历史纪录、事件变故著录的重要性，这一点，本书上篇曾经提到过。¹⁴⁸

苏尔坦酋长决心尽快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完成海湾地区，尤其是阿联酋的历史写作。但无论是海湾地区，还是阿联酋，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并且由于资源匮乏、资料来源的缺少和善书写者罕见，加之那个时期的政

¹⁴⁶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s , éd. annot. par Etienne Bloch, préf. de Jacques Le Goff, Paris, A. Colin , 1997.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或史学家的职业道歉，编辑：艾蒂安布洛赫，雅克·勒戈夫，巴黎，1997

¹⁴⁷ -阿拉伯湾的历史文献和地图存放于谢赫“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海湾研究院。这些文献内容丰富而罕见，内含许多关于阿拉伯海湾地区历年重要历史信息，共有150万页。

¹⁴⁸ 艾哈迈德·沙尔尼等人：苏尔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是这个时期的埃米尔，埃及历史研究学会，民间出版社，开罗，2010年。

治形势，以及给人们生活蒙上许多阴影的社会局势，和当地发生的运动带来的影响等原因，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对海湾和阿联酋的历史历程和演变进行书写和跟踪。如果情况不进行改变，海湾地区的历史就无人书写，

仅仅依靠人们的口头讲述，或者依靠殖民主义者栽培的弟子们的报告和论文，这些人紧跟在他们的主子后面亦步亦趋，走的还是维护殖民主义者观点和阅读的老套路！

而这，恰是我们的史学家编纂历史资料的价值！在分析和得出结论的过程中，他遵循独特的历史观的方法论，将历史资料进行了可贵的分类，在研究欧洲和阿拉伯冲突的时间史和区域史方面，写出了引人瞩目并获得高度评价的历史著作，¹⁴⁹成为了当代杰出的最重要的阿拉伯史学家。

就所记录的史学原材料本质来看，我们首先可以这样认为：谢赫“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是理想中历史学家的典范：一个致力于解决人民和民族问题，忠诚于他的历史学，醉心于历史遗产研究的史学家。因此，任何试图通晓他作品本源、赞颂他作品内涵、潜入他作品深处的想法，毫无疑问地，都需要把目光投入到他写作的基础和最大的核心点上，即关注我们的史学家历史观的出发点。这是来自于他历史觉悟与思考的结晶，就像一团火苗，点燃了他开展历史研究和钻研的引线，并建立了一种立足于明确定义基础之上的历史知识体系。

1. 历史写作中的观点

我们的史学家对历史有着深刻的见解，对概念的理解不止于表面，也不拘泥于狭窄的范围。他认为仅仅止于表面叙事，止步于解释、分析和推理，却不通过比较、采访的形式来辨别真假，都是极其枯燥的。

他对历史学习和写作的观点，与欧洲最古老的学校一致，那就是要用批判的视角看待概念，也认同在历史写作中参考历史文献的必要性。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¹⁵⁰这也是写作者在没有文献参考的时候，常会犯的错误，就像下文将要提到

¹⁴⁹优素福·萨利姆：在历史的空间，同上，第6页。

¹⁵⁰兰居鲁·乌斯努布斯等著：历史批判学，维卡拉特出版社，科威特，第四版，1981年。

的一样。苏尔坦酋长具有正确的见解、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感触以及对编撰史实和记录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他不会人云亦云，失去或者遗忘自己的观点。因为对于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而言，他书写历史以及审视历史事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以史为鉴，展望未来；洞察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夸不贬。这便是他所说的：“为了考证我的亲人们和我祖国的历史，在这二十九年的时间里，可以说，在去除了历史中混淆是非荒谬的、以及裹挟着虚伪不实的部分之后，¹⁵¹我完成了这本书。”然而，这种讲究细致精确的写作风格，并没有让作者忽略他所提到的历史事件中貌似无用的东西，这就是他所澄清的：“我之前忽略了太多经历了那些事件和故事的逝者们，以为提到他们是对安拉的不敬，圣训中有言：‘请你们记住逝者的优点’”¹⁵²。同时，他也发现了上述观点在历史学、民族学和伊斯兰学上的意义。苏尔坦酋长一直恪守着这条原则。或许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当他在评述貌似不属于本地区历史的一些外部事件时，比如：第二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索马里和美国的穆斯林问题等等时候的言词。这些事件中，存在着缩减身份认同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一体的理念，削弱关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是在同一个天体轨道上运行，并且相互作用的普遍观点。

在历史写作上，我们的史学家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回击虚假案例，有意或无意地探究与本地区历史相关联的史实。殖民学校的写手们热衷推销那些史实中被故意抹黑、恶意指控、无聊虚假的部分，尤其是英国殖民者，以此为他们犯下的损害阿拉伯和穆斯林权利的空前恶行开脱：是他们摧毁、破坏、杀戮、歪曲事实、虚假妄言，因此，我们的史学家苏尔坦酋长——一位负责任的史学家，谙熟读史纪事的途径和方法，成功地采用精准的科学方法，沿着透明、诚实和中立之路，只为负起当今这项困难而复杂的重任。

谢赫“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的所有历史著作，无论新作还是旧作，对作品的分析和诠释角度，都令读者感受到了他洞悉事实真相的强大能力。在他极富历史洞察力的远见下，将历史切换到科学、客观的意义上并扎根于作品中。

¹⁵¹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酋长：自传，同上，第五页。

¹⁵² 同页：第五页。

在他的创作里，历史的种种可能及其特性显而易见。他的作品徜徉于各种科学艺术题材，比如融入强烈的伊斯兰阿拉伯遗产元素的戏剧作品，令读者随时切入到他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和阿拉伯身份中。不论是回首蒙古领袖的戏剧故事《旭烈兀》，还是《强大的参孙》或其它作品，都被视为史学家必需通晓，并可在历史写作上受益的辅助知识。

第二部分：历史体系

为了完整揭示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情况，了解其构成模式、历史背景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状况，我们的史学家在历史写作中，通过运用描述和分析两种手法，获得了涉及阿联酋全方位历史的完整而丰富的信息。

基于此，我们史学家建立了历史写作的体系，这种体系建立在他历史书籍写作的最基本原则之上，那么这些基本原则又突出了什么呢？

1-历史体系基础

谢赫苏尔坦酋长历史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约束着他所写的文字，凸显历史学家对记载的历史材料的掌握，以及用细致的笔触、客观的态度将历史娓娓道来的能力。

概括的说，我们的史学家建立的历史体系基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在历史写作中依靠文献资料

在我们的史学家看来，文献是组成地区历史写作的关键要素，没有它，就无法了解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诸如战争和冲突的事件原委。有些文献的来源相对可靠密实；有些则显得歪曲了事实，以一种混乱的语无伦次的方式展现；而有的文献资料在讲述事件的过程中，则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语还羞。

由于本地区的历史并未被书写，之前书籍里有关本地区的内容，也都是在相继夺取了控制权的欧洲殖民政府指令下写就的。这些书籍，虽然类型多样，但都带着殖民主义的特点：泛滥的、复仇的、以我为中心的、欧洲人种优于其他阿拉

伯穆斯林，把阿拉伯穆斯林标上了最粗陋野蛮的印记。因此，必须有人来回应，来写出真正反映地区历史的书籍，消除过往的不实信息。这样的人需要了解前人书写的资料来源，特别是欧洲人所依据的资料来源。

我们的史学家谢赫苏尔坦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经验，那就是对文献的搜寻、挖掘、考订和查验，对文献进行浏览¹⁵³和阅读的过程中，针对其中的内容提出客观的建设性批判意见，探求真实，避免错误和妄断。他花了很长时间，为此付出极大的艰辛，从葡萄牙、法国、英国、印度、土耳其和阿拉伯的文献中心、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各个机构部门搜寻琐屑零星的资料。

我们的史学家谢赫苏尔坦讲述过他一开始如何专心搜集文献资料的故事。那还是在他准备题为“海湾阿拉伯海盗”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时期。这些文献资料多来自他曾访问过的一些国家的档案中心和研究院，这些国家与本地区历史曾有关联。他写到：我刚开始是在印度办事处的图书馆寻找海湾历史文件资料，当时那个图书馆的工作效率低极了。我收到一份文献后，在一小时内就完成了研究，但当我索要另一份文献时，有人告诉得等到第二天。当时，有个印度老太太坐在我所坐的桌子旁，我并不知道她当时在找什么。我开口问她在图书馆里如何使用系统。当她得知我要找的文献时，她告诉我说在“孟买”档案馆里有类似的文献，还指给我前往档案馆的路。我联系上了“孟买”档案馆的主任“C. D. 卡尼克”博士，将去访问的日期定在了1984年3月15号这天……那天，我参观了“孟买”档案馆，发现了很多与我的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都在一本已出版的书中分门别类地收录着。于是，我要求档案馆帮我复印我所需要的文献内容。我还发现这里有专门描写海湾海盗文章的纸片儿，未经编排，估计超过三千张。这些纸片儿是英国‘孟买’政府第一任秘书在1819年英国攻击‘卡西米部落’之前搜集的。

1984年2月，我访问了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我与档案馆主任“本·萨尔特”博士见了面，还在此发现了自1630年至1760年间，有关海湾贸易的一些珍贵报告。当时的荷兰印度公司位于海湾的入口处。我还在伦敦一家出售历史书籍的书店里找到一个箱子，其中包含以下文件：

— 1800年，“约翰马尔科姆”写的拟在海湾建立英国军事基地的计划草案。

¹⁵³ 阿萨德·鲁斯通：历史术语，现代图书馆，贝鲁特，1984年

-
- “戴维斯通”的日记，以及1809年与卡西米家族达成的第一份盟约。
 - 那个时期的各种英文阿拉伯文信函。
 - 属于1809年英国攻击哈伊马角战役的指挥官“温尼特上尉”的文稿。
 - “汤普森上尉”的文稿，“汤普森上尉”是1820年英国攻击哈伊马角战役的指挥官之一，也是战役中的译员，占领后成为哈伊马角副总司令。文稿中包括海岸酋长国的酋长们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协议草案。¹⁵⁴

我的旅程并未止步于英国或是印度。当我开启探索之旅时，我去了葡萄牙——这个自十六世纪就出现在海湾的国家……在一个历史中心，我找到了一些文献。虽然在那个困难的时期里，我经历了一些阻碍，但我并未因此而放弃，直到真主指引我，让我找到了其它可供我阅读多年的文献。我需要二十五年时间去阅读，而不是仅仅五年。

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知道有一份葡萄牙人传往法国的重要卷宗。为找到许多保存在法国海军部、海外档案馆、戛纳市图书馆以及德国外交部的文献，我在研究人员的协助下浏览了很多档案，尤其是驻巴士拉德国领事的档案；我在西班牙的档案馆找到了很多东西；还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统计册子，其中包括“托普卡珀皇宫”的所有内容；我们不仅从安卡拉的资料库，还从土耳其外交部的档案室，获悉了更多的信息。这些档案里记载了1914年前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¹⁵⁵

我们的史学家，在他的寻找之旅中，到过许多世界上最大的科研中心，他补充说：有时候，寻找文献、探源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难，这得归功于我的潜力和努力。但科研中心的大门并不会为每个人打开。由于我的地位，我得到了在科研院所大门口被接待的礼遇，但其他人就得不到一个机会，仍被留在门外而不得入。当我在英国，开始寻找有关印度和地区历史文献的时候，我去了大英图书馆中的一个称之为印度书馆的分区，我甚至还去了更远的地方，直到抵达葡萄牙。我拜

¹⁵⁴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记忆话语，第二部分，同上，171-173页。

¹⁵⁵ 哈拉·艾哈迈德·扎基：史学家谢赫“苏尔塔·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金字塔报，2016年1月25日，链接：<http://www.ahram.org.eg/NewsPrint/396942.aspx>

访了那里的人们，虽然没有见到中心主任，但我见到其中一个名为“玛丽亚”的研究员，我和她商定，我付给她钱，她则将有关地区的文献资料拍摄下来并邮递给我。我去拜访了他们，她把我介绍给了主任认识，主任问我：“您想要用这些文献做什么？”我回答道：“我想书写历史，有着侵略、杀戮和屠杀的历史……。”他并不认同我的话，反驳说：“如果那只是军官的行为，您还想牵扯到他的母亲吗？您是想让您的笔吸引来仇恨吗？”我说：“如果这是国王做的事，他便代表了他母亲吗？！”他回答道：“是的……”我拿出了一封信，信里写道：（这是葡萄牙指挥官“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写给国王“杜曼努埃尔三世”的信：我的主人，当我一踏入马斯喀特的土地，就按照您的命令，快速摧毁了那个可怕的地方，那个被叫做清真寺的地方。）……中心主任让玛丽亚听了这话，她被禁止再和我联系，她的号码也被更改了。

我向大英图书馆的馆长抱怨了这种情况，他笑了，对我说：“你看我右手边的这些书，他们那有吗？”我问道：“这些书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回答道：“当我们想要接管印度的时候，就有必要了解在我们之前的征服者的经验，我们委托会说葡萄牙语的“戴恩先生”，还有和他一起的其他五位说葡萄牙语的人，五年内收集了所有的资料。”

这些文献并不是单单只保存在他们那里。我已经对所有的海事中心、教会中心以及其它各种中心进行了调查。我们坚持这样做，直到我们抵达西班牙，安排了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能从文献中提取到很多信息。

所有被我们收集起来的文献资料，放置在谢赫“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海湾研究院，共有一百五十万页，两种类型：纸质版和电子版，便于访客和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在印度尼西亚，我曾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我必须借口通过大学或是研究中心的渠道，否则我被禁止获取任何信息。

从这儿开始，我想说：“研究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而是一件令人筋疲力尽的差事。¹⁵⁶

¹⁵⁶艾哈迈德·拜尔高：海湾报，2016年1月26日，以下链接：

<http://www.alkhaleej.ae/alkhaleej/page/89da0acf-b4ec-4b13-88eb-af01d11269eb>

(2) 一援引方式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的史学家依靠大量的书面史籍和口头传说，谨慎地援引，缜密地组织和分类他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从而制作出他自己的历史材料，包括他所得到的精髓概要，客观的批评与评估，秉持着让每一个说法都找到相应出处的信念。

作者对资料来源的援引特征按照不同的水平等级加以区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资料来源的解说；援引的开头和结尾提示；引用的精确性；对历史故事以及对其是否偏向正确的比较；立足于文献和手稿；利用其它历史事实，不跟在其他历史学家身后亦步亦趋，对引用的文献资料和它的真实性不加以校正考证。

通过探究我们的史学家轻松写就的历史记录文字，在他所书写的每一行、每一页，都能找到作者参考的文献或可信的引用出处，从而使我们可以厘清以上几点特征。

第三部分：历史资料来源

我们的史学家谢赫苏尔坦的历史著作创作，均立足于原始的文献资料，这一出发点亦推动着他，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收集丰富历史文献档案库，收集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从以不同级别、不同区域划分的西方档案馆，包括英国、葡萄牙、法国、美国、奥斯曼帝国、非洲档案馆，尤其是桑给巴尔档案馆等，搜集未被发现的大量文献，充斥自己的藏书馆。这些文献需要一个综合的研究团队去考证、去发表，而不仅仅只依靠一个人的努力。

鉴于历史文献对维护地区历史的重要意义，我们的史学家对其中大量的重要历史篇章文字进行了考据订正。这些篇章包括桑给巴尔素丹们的信函、索马里领袖们的信件、“约翰马尔科姆”于公元 1800 年有关海湾商业基地的信、公元 1800 年至 1809 年的“戴维斯通”在海湾的日记、法国档案中心里有关阿曼湾沿岸的马斯喀特城堡和其它城堡的阿曼阿拉伯文献资料等。

我们的史学家通过他不断的大量考证，以及重要的修订和更正工作，让被歪曲的历史回归正道，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揭示出历史的整体原貌。

可以说，文献是我们史学家从事严谨研究和治学的根本和基础。他在许多国家，从很多的文献中心、研究中心和档案馆里，通过不断努力搜寻和收集工作，才使得他拥有如此巨大的文献资料储备。直到今天，文献仍然是他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和强烈依靠。¹⁵⁷他被这漫长的岁月里收集积累的文献资料所感召，去撰写出揭露那些被歪曲、被遗漏或不为人知的事实真相的历史作品。如：海湾地区的海盗，“艾哈迈德·本·马吉德”的清白真相，以及其它在其宏著中被破译并展示的历史事实。¹⁵⁸

1-当地资料来源

在地区历史写作中，我们的史学家主要依据的是外国资料，尤其是来自英国的资料，这便决定了他写作的意义、目的和目标。同时，他还引用当地的一些史料，特别是口头故事，亲历者的故事，以及史学家的记忆或亲眼所见的史实。

(1) -口述实录

我们的史学家搜集的原始的历史材料，大都呈现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如：《在占领的旗帜下》，《城市履历》，《自传》等。这是一部犀利的小说，因为都取材于亲历者的经历和目击者的讲述，并不是完全照搬前人所写，材料的获得增添了一个关键的意义。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之前有些材料都不曾提及的事情，它的出现反映出之前人们对这种材料的漠视和忽略。口述故事中包含着太多新的和有用的信息，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国外的书面材料都不曾有过。这些口头故事的演讲人和传播人，感悟并且深知，他们以外的人无法提供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已被深深印上了重要性和独特性的标记。

¹⁵⁷ 谢赫“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海湾研究院。

¹⁵⁸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科威特声明，同上，P9页。英国占领亚丁，同上，P8，以及其它页面。

我们的史学家在其著作《在占领的旗帜下》的写作中，引用了不少口述故事。正如他所述：“这本书是一系列沙迦历史故事的汇编，曾经被当时的人们分类出版过。我化繁为简地介绍了其中最重大的沙迦历史事件，描述了沙迦的社会组织及其礼仪文化，民风 and 公序良俗，我还在书中刻画了沙迦市容、社区、房屋建筑、居民以及历史故事图片中的贸易。”¹⁵⁹

“在选择一系列故事时，我很留意尽可能去提供一些沙迦最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关图片，这些事件发生在 1820 年到 1866 年，被称为‘在占领的旗帜下’”。

的确，有关本地区的书籍太少，本书引言中提到过相关的影响因素。按照学者们新的规定，口述故事成为了原始的资料来源，尤其对于讲究公平正义，有较强的捕捉力的历史学家来说，依靠口头故事进行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2 -外国文献

这种类型的文献，以早期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铺路的各种欧洲书籍为主。其形式多样，包括信件、决议、条约、协议等等。殖民主义势力利用这些文献，来认识当地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了解文化、习俗、传统等，为他们的侵略和统治铺路。

葡萄牙文献是最早书写本地区的欧洲文献之一，其内容涵盖远征考察、行政报告、通商文件。但总的来看，其观点展现的是片面的现实。因此在参考这类文献时，要以批判的观点看待。这些文献主要是作者以经商为目的，考察本地区时写下的报告和游记，记录了当地人民的习俗传统，生活习惯，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与欧洲人的关系。

这类文献虽然重要程度各异，但都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酋长国社会和现实，因此很难对其全盘相信。如果我们不加怀疑就直接采纳的话，欧洲基督徒和保守的阿拉伯贝都因穆斯林社会之间，语言差异的障碍往往横亘其中，更不用说社会和宗教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了。同样，一些欧洲旅行家和行政人员，从他们倾向

¹⁵⁹ 苏坦尔·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在占领的旗帜下，同上。

性的资料来源中，获取有关本地区的信息。这些信息，清楚地表现出他们对遍布整个区域的伊斯兰和穆斯林及阿拉伯文明隐藏的仇恨。尽管如此，在删改其中的杂质、阴谋和错误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这些材料并依靠之。因为当时的文字资料非常匮乏，具有阿拉伯国家特征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没有可以替代的参考资料可以使用。这都得归因于阿拉伯人口述的传统以及社会文化及思想发展的模式。¹⁶⁰

这类文献包含大量的映射和观察笔记，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其他文献库中找不到的。

在这类文献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中包含了本地区历史的时间框架，这对每个学习本地区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些著书被认为是该地区政治与经济史的源头，它们观察并记录了该地区的政治变革、地方执政力水平以及欧洲公司的商业竞争，还对商品、市场、价格、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进行了描述。

我们按语言为标准，将历史文献大体划分如下：

（1）葡萄牙语文献

葡萄牙语文献主要涵盖十五及十六世纪的历史。其内容涉及葡萄牙首次发现海湾地区，并对本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远征考察及此后的旅程。这些对葡萄牙人而言，都是开拓性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证明了当时葡萄牙人的香料和丝绸源于印度，以及位于阿拉伯海岸和波斯海岸的活跃的战略中心。

但是，葡萄牙语文献对其谈论的人民有明显的偏见，其观点带有强烈的基督教倾向。这可以“阿尔伯克尔克”的作品中得到印证，他还意图侵占克尔白，并挖掘先知穆罕默德的圣墓，对此苏尔坦酋长曾有过评论。¹⁶¹

这类文献现存于以下图书馆：

— 里斯本国家图书馆

¹⁶⁰ 蒙奈·布恩昂：18-20 世纪毛里塔尼亚的历史记录，《从意识问题到语言危机》，沙迦文化与信息部，2014 年，第 7 页及其后文。前景记录中人民的记忆，接近阿拉伯文化意识，前言中包括第 13 届沙迦遗产节。

¹⁶¹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隐藏的仇恨》，同上，第 41 页及其后文。

-
- 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
 - 波尔图市公共图书馆

(2) -法语文献

法语文献使得阿拉伯海湾地区，尤其是阿曼苏丹国和桑给巴尔的 18 至 20 世纪的历史明朗化。虽然这些文献中有伪造、歪曲本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情况。但其中的领事报告，以及阿曼和法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协议，仍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苏尔坦酋长在修正和审核了这些文献中关于阿曼的部分后，采用了这些文献，从中获益良多。他还撰写了关于法国档案中心最重要的阿拉伯-阿曼文献的专题论文。

这些文献现存于以下机构：

- 留尼汪岛档案机构
- 巴黎的法国外交部档案馆
- 法国戛纳市政图书馆，戛纳文献机构，印度“德干”综合文档处。
- 法国海军文献中心

(3) 英语文献

这类文献涵盖的历史时期从 17 世纪开始，伴随着以实现英国殖民主义目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一直到 1971 年 12 月 2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

总的来看，这类文献主要由阿拉伯各酋长国及海湾历史构成，其中包含该地区受英国控制的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还提到由此产生的、便于处理事务和管理本地区的代理人和海湾居民。

这类文献的藏书点包括：

- 伦敦大英图书馆
- “斯隆”大英图书馆

(4) 印度中心的文献

这类文献在地区历史研究中极其重要，因为其中包含大量出自总督办公室的记录和信件。这类文献主要收藏于孟买文献中心，其中的史料最丰富，最全面，其次存于伦敦的印度事务文献图书馆等。

(5) 海牙的荷兰公共档案馆

这里藏有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文献，像沙特、阿曼、埃及等，这些文献现存于各个中心。我们的史学家收集了流散的文献，首次使用和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收藏于位于柏林、隶属于德国外交部的文献中心以及奥斯曼档案馆（伊斯坦布尔政府所有的文献处）。

3-对文献的批判

苏尔坦酋长依据上述的原始文献进行历史写作。他借用了其中关于本地区历史的信息，并对这些文献加以整理批判和思考。因为他知道其中的信息包含确定或不确定的错误。因此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本土还是国外的资料来源，在借鉴和参考时都需要对其进行严格的评判。仔细研究其中的话语，对之作出修改，并与其他文献进行比较，从而提炼出最清晰最明确的信息，避免含糊其辞。苏尔坦酋长就这样提出了历史批判的新思路，此前还没有历史学家能像他那样采取现代的科学的方法：对史料有所调整和侧重，依赖于对叙述者的信心而不是表面的正确性，把从原始文献中提取的历史信息进行比较、对比。

根据作者在文献中的观点和对文献的评价来看，他认为外国文献十分特殊，这些文献常常暴露出夸大其辞和歪曲捏造的缺点，这比其他任何种类的文献都要严重。因为总的来说，外国文献代表的仅仅是外国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活、传统和习俗的基础上的。此外，这些文献的撰写，是为了短期的目的和私人用途。因此在处理这些文献时必须严格地进行批判，揭露

其中包含的矛盾和刻意的歪曲。特别是这些书：J·G·洛里莫的《海湾指南》，J·凯伊里的《英国和波斯湾（1770年-1880年）》，《约翰·马尔科姆书信》，《戴维德·西顿日记》，塞拉鲁的《印度海军的历史》，查尔斯·贝尔格雷夫的《海盜之岸》，H·莫兹·巴特利特的《妥协的阿曼海盜》，唐纳德·霍利的《妥协的阿联酋》。

这些作品大都借用“洛里默”写过的史料，而“洛里默”又大量搬用“塞拉鲁”书中的想象故事。像“凯伊里”，更是不加考虑与审核，大量地引用“洛里默”的材料，其作品中甚至有信息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

他自己都坦言，“洛里默”的作品中有许多的疏漏与疏忽，不能一味相信其历史正确性。尽管如此，他还是将“洛里默”写的文字作为史料的来源。¹⁶²

“J·G·洛里莫”在印度的英国国王的代表“洛尔德·凯伊莱扎奈”的委托下写了《海湾指南》。目的是为了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并粉饰其形象。因此他并不是一位可靠的研究者，也不是熟悉本地区事务的历史学家。在书写这些事务的时候，也不能保持中立。他只是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文职人员，竭力为英国人服务。

在他的文章开篇，就表现出对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历史的扭曲和丑化。但之前，还从没有人揭露和反对他书中捏造造假的内容。

苏尔坦酋长在《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一书中，批判了其中故意散播的谬论和错误，并指出其中的动机和原因。他说：“这本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借用了与主题有关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但这部作品的缺陷，就是‘洛里默’并没有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利用自我优势，而是利用其作为文献引用的权威，说尽了谎言和谣言，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洛里默’的写作方式具有严重的偏向性，为了自己的目的，他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扭曲、不可信。这样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费尽心力把它翻译成阿拉伯语了：这番努力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推波助澜。¹⁶³

¹⁶²相同注释：第12页及其后文。

¹⁶³苏尔坦·阿勒卡西米：《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同上，第12，13页。

而对于之前提到过的殖民主义的徒子徒孙而言，“洛里默”可以说是其中的先锋者。这些人所写的，只不过是对他们前辈表达的内容的重复和总结，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观点的肯定。而英国殖民主义想方设法地把海盗与海湾阿拉伯——尤其是“卡西米部落”扯上联系。”

苏尔坦酋长引用了大量的信函和文件，对其进行仔细的专业的研判之后，回应了“洛里默”和“凯伊里”关于海盗的谎言。并表示，通过信函来往和多份报告，可以证明东印度公司的头头们的无知和无能。¹⁶⁴

事实上，英国殖民主义的捍卫者们曾经扬言：十八世纪末以及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阿拉伯海湾，尤其是“卡西米部落”热衷于庞大的计划，来抵抗国际贸易，这种抵抗不仅仅是在海湾地区，在红海、阿拉伯海湾以及印度洋也同样如此。

¹⁶⁵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苏尔坦酋长批判他们所呈现的信息。他推翻必须废除的内容，纠正缺乏正确性和精确度的部分，作为一名明智的史学家和客观的研究者，任何错误都无法逃脱其法眼。

四、历史写作特征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展示了苏尔坦酋长几十年来，潜心创作的历史作品的内容，试图从方法和大纲上来了解“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酋长历史写作的理念。但对于苏尔坦酋长的作品，我们仍有一些方面未进行研究，这就是历史写作的特征。那么他历史作品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他的文字是过去的写作方式的延伸？还是富有奠基意义的、阿联酋历史写作手法的首创？我们的史学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历史知识与历史视角结合起来呢？

苏尔坦酋长在编写区域历史的时候，使用了独特的研究体系，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将历史学家的敏锐感知、学者的特殊品味及富有求知欲的作者所能带来的百科性结合起来，用其特有的技巧——阿齐兹派别的方法，展现出优点以及崇

¹⁶⁴同上。

¹⁶⁵相同注释：第14页。

高的写作目的，具备难以达到的机敏和专业知识。他运用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明确体系，对或凸显或隐藏的事件与事实进行审视、考察与比较。这一体系之所以坚实稳固，是因为苏尔坦酋长，在历史分析维度上进行了阅读和考察，以寻求原因和解释。他用知识与技巧武装自己，珍惜真实性与公正性。在其历史作品中记录下了海湾地区——特别是阿拉伯酋长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历史。这些都是他历史写作的成就，他的作品也为阿拉伯文库所收藏。而在不久之前，阿拉伯文库中仍缺乏类似的宝贵知识，没有见证过如此创举。我们在前文，已经阐述过了这些历史写作的内容，也介绍了他提供给研究者的历史知识与文献资料，在其它书中是找不到相似内容的。

而历史写作所依据的特征和特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也是同样重要的。在科学和知识方面，阿拉伯历史大家在近几个世纪的作品编写中，采用了严格的规则 and 标准，保持严谨，不拖泥带水。他们保护历史文本，使其免受歪曲和干扰，同时坚持中立和客观，追求真实。

从苏尔坦酋长的作品中，所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写作特征，应为如下几点：多样性和全面性；客观性和中立性；准确性和论证性；个人经历与区域历史的交合；在历史写作中，使用阿拉伯酋长国的文化遗产；阿拉伯国家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及伊斯兰文化视角；已成为其作品标识的百科知识性。

1-多样性和全面性

作家或研究人员很难决定，是否要深入调查研究与考证那些存疑的复杂的历史。再加上需要更多地关注政治和当权者，这就使得调查与考据，变得更加艰难和繁重。但是，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本书第一章提到的苏尔坦酋长的生平，及其他的学术与认知历程的特点，就会认识到，他具有多么崇高的文学品味和优秀的历史感！这些品质不断激励着他，去书写故土、人民和国家的历史，因为他担心历史被遗忘、被遗失、或将随风而逝去。

苏尔坦酋长在作品《自传》的序言中，清晰地提到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和伟大的愿望。他写道：“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记录 29 年以来，我的家庭和我的国家的历史。下笔前，我剔除了混杂在其中的、没有根据或者错误的史料”。他在工

作中也体现着这一点，每当他参与有关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会晤与对话时，他都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目标和愿望。¹⁶⁶

如果我们审视这句话的内涵，便会发现：在苏尔坦酋长眼中，历史写作不是为了美化史实或赞美某个时代，而是出于记录、考察、审核历史事件的强烈愿望。不是所有的叙述与讲述，都需要或都应该被写下来，只有修正或剔除其中的瑕疵、阴谋、歪曲和捏造，它们才能成为正确的、适于阅读和传播的历史史料。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苏尔坦酋长的关注点：他有理有据批判、驳斥外国的历史文献；他远离感情与好恶，强调历史时间节点的准确性，不强行证明某一事件或否认某一蛛丝马迹。

2. 客观性和中立性

苏尔坦酋长的关于本地区历史的所有史学作品，都保持着客观性和中立性的立场。他依靠文献资料，反驳英国殖民主义的指控，揭露他们的谎言。其中首要的，也是最严重、最丑陋的谎言就是“卡西米部落”是海盗的这一指控。苏尔坦酋长已经证实那不是事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散播的谣言，出于实现他们分裂阿曼帝国，并占领亚丁的险恶目的。

(1) 海盗传说（滔天谎言）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海湾地区散播海盗问题的谣言，是为了提升其在海湾贸易中的份额，无所不用其极。任何贸易份额的增加，都是以牺牲海湾地区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阿特白”、“阿曼”、“卡西米部落”都是其牺牲品。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打压“卡西米部落”的商业活动，并击垮其海军力量，便故意将“卡西米部落”描述为海盗的主要力量，这是强加在“卡西米部落”头

¹⁶⁶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述，同上，第5页。

上的不公正待遇。也许在那个时代的情境下，能够理解这种指控。但这些虚假的描述，被史学家们拿来，作为公认的事实进行传播和发表，这是有损海湾历史研究水平的恶劣行径。¹⁶⁷

苏尔坦酋长用清晰明确的论据和证据，驳斥了所有的这些指控，否认、反驳、修正了所有这些历史错误。他引用英国文献资料中的来往的信件和决议，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卡西米部落”的清白，剔除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错误与不公。苏尔坦酋长对渗透，并传播这一弥天大谎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历史性的陈述与分析。首先就是“J·G·洛里莫”的《海湾指南》一书。作者有偏向性地歪曲了部分史实，将谎言和谣言包装成无可争议的事实，来推动殖民主义思潮。后人又步其后尘，为了殖民意图，越发详尽地对本地区的历史进行有意的歪曲。¹⁶⁸

苏尔坦酋长在其作品《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一书中，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书中为十九世纪头二十年，海湾地区发展情况提供了“更为客观与合理的说明”。他还提到了“英国在海湾地区导致的发展，这使其成为海湾地区的主导力量。这种情况持续了一百五十年，直到近代仍是阿拉伯海湾历史的主要特征”。

苏尔坦酋长十分关注“卡西米部落”被指控为海盗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其发生的原因、动机、目的和当时的环境。“卡西米部落”在海湾内外繁荣的商业活动，是造成这种莫须有的海盗罪名，最主要的攻击对象。英国船只在海湾地区或其它地区遇到的所有不幸，都被归罪于来自“卡西米部落”的“海盗”，即使是不值一提的事件也强加到“卡西米部落”头上。”

他在书中，回顾了一些“卡西米部落”被无端指责为海盗的事件。“所有的谣言都被当作事实，还被写进真实性值得严重怀疑的故事之中，然后作为报告呈交给英国代表。这些英国代表又千方百计地证明，所有这些事情都出自‘卡西米部落’恶劣的海盗行为。每当真正的罪魁祸首站出来，对这些问题负责时，英国的报告却指出，这些事情毫无疑问都是‘卡西米部落’所为。每当英国代表或居民，想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为其政策或对某事件的回应做辩护时，他们就发

¹⁶⁷苏尔坦·阿勒卡西米：《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同上，第15，17页。

¹⁶⁸相同注释：第11页及其后文。

现‘卡西米部落’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地指责他们。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是英国政策有意为之的一部分，可以说本就是一个滔天谎言。”¹⁶⁹

因此，还不知道一起袭击事件是谁发起的，但是只要消息一传开，便有人称那是“卡西米部落”的海盗行为，然后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可以说这是英国人授意下的奴役行为。¹⁷⁰

从一些细致的表达中，我们能看到苏尔坦酋长超人的意识与中肯的比较。他针对一些事件评论道：“我们很好奇，人们是怎么了解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的？比如艾布·沙尔，他如何比‘孟买’人更了解印度海岸边以外发生的事？他说：“事实就是如此，毫无疑问。‘卡西米部落’和沙特人，十分希望与东印度公司达成和平。然而，东印度公司却无意维持这最后的和平。因为此时来自‘孟买’政府的敌意与日俱增，‘卡西米部落’意欲与英国官员亲近的步伐也日益紧迫，这表明了‘卡西米部落’想要与英方达成协议的意愿，也反映了东印度公司制造谣言的事实。”

苏尔坦酋长就这样驳斥了英国人强加给“卡西米部落”的所有罪名和不实指控，并指出那些指控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阴谋。他们无法容忍“卡西米部落”的商业活动和海军力量，想用一切手段将其消灭、击垮。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卡西米部落”实为海盗的指控，以及他们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威胁。这些在《约翰·马尔科姆书信》和《戴维德·西顿日记》都有所体现，英方致力于快速实现东印度公司根除、消灭“卡西米部落”的野心。后来，英国通过接连不断的军事行动，实现了这一目的。

（2）占领亚丁

大部分英国小说都将 1839 年的英国占领亚丁，描述成合法占领。他们称：这是对拉赫季素丹国针对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多立叶多莱”号船只的海盗行为的反击。因此，英国有充足的动机占领亚丁。但是历史文献中提出的史实与此完全相反：文献强调，英国占领亚丁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想要占据红海入海口处港口

¹⁶⁹相同注释：第 59 页。

¹⁷⁰相同注释：62 页。

的野心！这是为了制止埃及在阿拉伯半岛的活动，以及法国与俄罗斯在印度进行的针对大英帝国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关于政治背叛和可疑协议的故事，其中充满虚假的指控、征服、威胁与反抗；这是一个在枪口下进行的充满疑点的外交故事。¹⁷¹

（3）阿曼帝国的分裂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谎言不止于对“卡西米部落”海盗罪名的指控，以及占领亚丁的运动，这不过是一系列谎言中的两个罢了。除此之外，东印度公司还编造了一个谎言，称“赛义德”将阿曼帝国划分给了他的儿子们。事实却是英国介入阿曼内政，导致阿曼帝国的分裂，从而使“苏维尼”统治了阿曼，“马吉德”统治桑给巴尔岛和非洲海岸。苏尔坦酋长在《阿曼帝国分裂（1856年-1872年）》一书中，解释了相关事件，证明其中所谓的证据和文献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捏造的。¹⁷²

3-准确性和论证性

苏尔坦酋长的观察，叙述和陈述十分准确，他力求对消息进行考证，考察事实，剔除其中的瑕疵与阴谋，揭露一些被歪曲和捏造的消息背后的真正内幕。比如，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被指控是他，将葡萄牙人引向印度。苏尔坦酋长进行了一项专门研究，研究考证“伊本·马吉德”那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洗刷了强加于他的罪名，证明了他的清白。

（1）伊本·马吉德的清白

当代许多阿拉伯历史研究与报告，以及学校课程，都认为是“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将葡萄牙人引到了米热巴海岸，即我们所熟知的印度西海岸。¹⁷³然而这是错误的信息，这些资料因为疏忽、无知或错误，而渗入到一些阿拉伯和西

¹⁷¹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英国占领亚丁》，同上，第8页。

¹⁷²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阿曼帝国的分裂（1856年-1872年）》，同上。

¹⁷³ 《关于复兴伊本马吉德遗产的学术研讨会》，阿联酋作家文人联合出版社，1991年。

方学者的作品中。他们没有对资料进行过研究和考察，也没有花时间进行比较与核对。他们被自己引用的材料带偏，这也许是由于对材料的盲目信任，¹⁷⁴也可能是他们没有能力或懒得对信息源进行深入探究，没能探索并分辨其中的真伪所致。苏尔坦酋长对此做了专门研究，并在《马吉德史学大家们对于伊本·马吉德的无罪声明》一书中，根据明晰的论据和确凿的证据，肯定了伊本·马吉德的清白。为否认并修正关于马吉德的不实传言，¹⁷⁵书中还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句名言：“你们如果相信一个奸邪之人说的话，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就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

他在该书的引言中，提到这些荒谬观点的来源，指出这些观点在研究人员和历史教授之间疯传的现象。他说：“在 1999/2000 年的最后一学年，我曾作为阿拉伯海湾历史教授在沙迦大学做过一个讲座，我在讲座中提到将‘瓦斯科·达·伽马’从非洲东海岸带到印度的人是来自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人，而不是阿拉伯人“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些史学专家拒绝这种说法并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是‘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将‘瓦斯科·达·伽马’带到印度的。同样，我还了解到有这种错误想法的，还包括阿联酋公立学校的教育课程。正是这个时候，我决定要借用史证来纠正这些错误。”¹⁷⁶

作者所出示的物证和坚实的文字材料，阐明了这种诡辩的虚假性，同时又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十六世纪葡萄牙史学家们：“卡斯塔尼达”、“帕罗斯”、“法利亚·伊·苏扎”、“达米昂·德戈伊斯”，他们观点的精髓，一致认同“瓦斯科·达·伽马”曾得到过古吉拉特邦人向导的帮助。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与这位向导一起航行至印度。在这次航行中他们到达了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湾。这些历史学家都曾踏上“达·伽马”的向导所描述过的一条条航线，他们的叙述也是十分相似。¹⁷⁷

¹⁷⁴ 伊本·赫尔敦在本书前言中说：“对搬抄者的信任是歪曲事实和造成虚假新闻的主要原因，这种信任会把人引向深渊。因为搬抄者的引用是盲目的，他们还对此津津乐道”，《前言》，同上。

¹⁷⁵ 《古兰经》，“石谷”章，第六节。

¹⁷⁶ 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马吉德史学大家们对于伊本·马吉德的无罪声明》，马代德出版社，沙迦，第一版，2000 年，第九页。

¹⁷⁷ 相同注释：第 10、11 页

为了寻找到一条连接真理的线索，我们的史学家曾深入研究和探查之路。他为了消除在研究界广为流传的对于“伊本·马吉德”的指责，借助诸多书籍与文献资料，通过三个环节：即做到仔细研读，转换视角，汲取教训等以达到研究目的。如《古吉拉特邦向导》、《对于“艾哈迈德·本·马吉德”将葡萄牙人带入印度的指责》、《基督徒向导》等。我们的史学家援引“易卜拉欣·库里”博士在其有关“艾哈迈德·本·马吉德”的著作中的意见，博士驳斥了所有的指责并在其后注明了论据的出处。这些出处包括“库特布·艾丁·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卡奇汗·马哈茂德·艾尔纳鲁瓦里·艾尔哈纳菲”的著作《奥斯曼征服中的也门闪电》这本书的论点。我们的史学家力证“本·马吉德”的清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揭穿了谎言和秘密，还以真相和尊严。总之，建立在不实基础上的言论都是无用的。¹⁷⁸

我们的史学家发现了 1497 年-1499 年“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去印度旅行的日记本，这是一次伟大的突破，有着深远的意义之举，是令他到达了自己的愿望和目标的一次发现。他描述了这些日记手抄本的样子，日记作者的名字、以及发表的日期。日记本于 1838 年首次发行，由“迪奥哥·科帕克”和“安东尼奥·达科斯塔·巴依范”博士编辑，当时印本数量有限。不久就重印了，并将它从葡萄牙语翻译成了其它语言，例如法语和阿拉伯语。¹⁷⁹

旅行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从非洲东海岸到印度海岸，这是中心主题和思想的核心。为了弄清“艾尔赫里特”这个名词的意义，抑或就是送“达·伽马”到过印度的向导的姓名？作者与两位精通阿拉伯语英语的译员投入到此项研究¹⁸⁰，并在专门的段落中提到过基督徒向导。在《瓦斯科·达·伽马旅行日记》中有以下记载：“在下一个星期天即 4 月 22 日，国王的书记员从名为“兆菲拉”的船上登上了甲板。在过去的两天里，还没有人能靠近我们的船，指挥官拘捕了他。并向国王发出了一封信，要求国王派来他之前承诺提供的两位向导。国王收到信后，当即派出了一位基督徒向导。于是，指挥官就释放了被扣押在他船上的那位贵族。大家都为国王为我们派来的基督徒向导感到非常高兴。”

¹⁷⁸ 同上：第 14 页

¹⁷⁹ 相同注释：第 15 页及其后文

¹⁸⁰ 相同注释：第 23 页及其后文

就这样，古吉拉特邦的基督徒¹⁸¹成为“瓦斯科·达·伽马”从非洲东海岸到印度之行的向导。我们的史学家精准地引经据典，善于采用信实的演绎和修正手法，无论是在评述自己撰写的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事务、它的立国过程、所经历的历史时刻、建国初期所面临的最卓绝的阻碍和挑战、在自传中所描绘的自己、以及有关生命中回忆的铺陈等等，还是其它对发生在阿曼、也门、伊朗、阿拉伯海湾和阿拉伯地区等的史实、事件和变故的史料记载也都是同样的真实可信。

4-时间与主题的连贯性

我们的史学家在不同阶段，写下了自己的历史笔记，这就需要作者在写作上保持时间性和客观性上的连贯和协调一致。这并不奇怪，因为写作中的历史性是其要点，重中之重。他用数年的时间准备了完整的历史写作计划，立志客观地将地区历史重现笔端，尽情揭示文献和记实纪录中的原貌，当地人对当地人文历史的记忆等。他奉献了他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处女作，是这一领域的重大突破，成功地开启了将来的成就！

这些排序体现在编排了十年的历史记录的主题中，特别是当我们聚焦沙迦酋长国的历史及其发展脉络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史学家在连续的游历中考证着它的历史。叙述了从 19 世纪至今，酋长国的统治者及谢赫酋长们，它的经济与社会形势，地理位置，以及它与英国及邻邦的关系等内容，清晰地呈现在他的历史作品之中：《在占领的旗帜之下》，《东西方之间的沙迦机场》，《城市履历》，《自传》，《记忆话语》三部曲，《岁月的收获》，《沙迦童子军运动的兴起》，《血亲鉴戒》。与此同时，他记录了当时阿拉伯酋长国的成立过程及联邦建立的条件。同样地，我们在他的另一些书中，找到沙迦历史上的一些阴暗的岁月，诸如：《卡米西部落和英国入侵》、《戴维德·西顿日记》、《海湾地区的英国贸易规则》，这些书完整地讲述了英国对“卡西米部落”的侵略。

说到时间性，我们的史学家从本地区十五世纪的历史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当今世界。他记录了葡萄牙人最初在阿拉伯湾水域的现身、葡萄牙人为了征服海湾地区的城市而展开的数次袭击、大国之间的殖民竞赛：英国、法国……在英国击败当地其它反抗势力，获得地区控制权和主导权后，这场角逐才算结束。

¹⁸¹ 相同注释：第 20 页

5-阿拉伯民族主义视角

阅读我们史学家的作品，都会觉察到植根于他心灵和思维中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当他还是一名牙牙学语的孩子时，这种意识和思想就占据了他的心灵，成为他前行的指路标志。这种意识处处显现，还体现在他所写的众多阿拉伯大事件文章中。这种意识占据着他的思想，成为他思索考量和施政谋划的很大组成部分。

对于民族意识，他是如此透彻地写道：“一位受爱国主义故事熏陶的年轻人，在以同一个民族为原则的教育下长大。即便存在着教派差异，但是这些原则植根于他的意识，他的心中必将会遵循这个信条，绝不动摇。”¹⁸²

的确，这种民族观构成了我们史学家全部的思想框架。他倡导阿拉伯民族的事业，从拒绝服从英国管治并与之交锋开始，就坚定地站在捍卫民族利益的行列中。从他记录的一些阿拉伯问题，例如：第二次中东战争；爱国主义在不同阶层中蔓延——普通民众，沙迦和迪拜的在校学生，商人，政客和以沙迦酋长谢赫“萨克尔·本·苏尔坦·阿勒卡西米”为代表的沙迦政府；1967年“六五战争”及其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及其它一些重大的有关阿拉伯命运的问题。准确地说，令史学家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心头萦绕挥之不去的，是要凭着历史学家的细微直觉，尽他所能地剔除那些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的表面现象，探究它的本质。

6-百科知识性

还有以前所提的种种功能……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些功能故意暂缓谈论；为了解苏尔坦酋长所有历史纪录中的渊源，通过阅读以下两则介绍了解到这一属性：

(1) 作者的百科性

首先，体现在苏尔坦酋长在文化知识上的百科性特征。他对海湾阿拉伯地区（特别是阿拉伯海岸酋长国）的史料有着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在其历史作品里层出不穷的文章、报告、信件、条约、协议和地图中可以看出。他借助这些材料来证实自己论点的真实性与陈述的可靠性，并揭穿殖民主义者恶毒的谎言、无力的借口、站不住脚的指责和卑鄙的伎俩。

事实上，苏尔坦酋长被认为是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他精通其中的知识与技巧。他也被誉为民族学者，民族百科全书，通晓阿拉伯各领域的知识。这在他的

¹⁸²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自传》，同上。

历史、文学与文化作品中可见一斑，其中折射出他对不同知识领域的广泛涉猎，而他的史学作品最能体现他的这一特质。

（2）历史作品的百科性

这一特点体现于苏尔坦酋长史学作品所流露的全面性、探索性与多样性之中。他就这样透彻地书写着阿联酋的历史、他的自传、沙迦酋长国的历史、沙迦的责任以及与连接它过去的内在联系、反对殖民和霸权主义的卡西米部落的历史、海湾阿拉伯区域史与阿拉伯史等。

后记

在前文中,我们试着揭开我们伟大的史学家——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酋长博士殿下、联邦最高委员会成员、沙迦酋长、时代史学家,其历史写作根基的面纱。此外,我们还阐明了其中历史、文化和知识层面的意义。

通过回顾其历史作品的内容和其中涉及到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苏尔坦酋长在区域史写作中,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明确的指引,还原了真相,消除了长期以来殖民者及其豢养的子弟和帮凶们散播的谬误和含糊之词,证明了他们对当地阿拉伯穆斯林实行过令人发指的侵略行为。

我们这位史学家凭借着清晰的历史研究体系、真正的科学研究方法、可靠的援引手段进行写作,并在史料研读过程中加上了自己历史批评观的真知灼见。

毋庸置疑,苏尔坦酋长带着强烈的历史意识、敏锐的感受、系统的方法和丰富的史料武装,走进历史研究领域。在阅读并核实不同的资料与文献后,他能够抓住本地区历史真相的精髓,并完整地了解各个发展阶段。他的历史知识就这样披沙拣金而来。他通过对各类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文学资料进行独到的分析与总结,支持并丰富着阿拉伯文化。

他写作的基本核心有:核实、分析、系统化、对概念和结论的扩充、还原历史片段并将其置于正确的历史情境、传播历史重要性的意识、研究分析并阐释现实现象等。这些要点也可以在苏尔坦酋长的文学与戏剧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其中他调动了历史的元素,以历史为标尺,通过对过去的阅读与了解去理解当下。这十分清晰地体现于他的两部历史小说《反叛的王子》、《白人酋长》,以及他的戏剧作品《黑石》、《强大的参孙》、《图尔古特》、《宁录》、《亚历山大大帝》、《问题》、《现实是原型的影印件》和《旭烈兀归来》。

苏尔坦酋长在意识与文化方面的观点及其文明史写作的指引性与创新力,来源于他深刻的历史感知以及他对哲学和人文思想的理解。这说明他认识到阿拉伯民族应以古观今,回归地方与地区历史,拂去相关资料与文献上的不实尘埃,并将其展示给阿拉伯甚至全世界的读者,把本地区居民特别是阿拉伯穆斯林遭受的不公与压迫公之于众。

重要的史学作品以及对阿联酋和海湾阿拉伯地区历史的深入考究填补了阿拉伯文库的巨大空洞。我们这位史学家的研究与众不同,而尤其使其脱颖而出的一点是,他在研究中参考了未发表过的原始资料、文献和档案。同时,其研究还

推动了对本地区历史，客观科学的重新编写，推翻了以前的教条、错误的思想和不公正的判断，这些都是殖民者豢养的子弟在地区历史中打下的烙印，并且盛极一时。

苏尔坦酋长历史作品在本质上体现了其历史研究的特征，他希望能写出海湾阿拉伯地区完整的历史，从海湾地区文明社会的形成一直到今天的历史，而他确实做到了。

他的作品像是华美的珠宝所串成的项链，挂在时间的脖颈上，引人入胜，令人着迷。他用他朴实的语言、科学的方式、细致的研究、深入的手法和时空的跟进，肯定了上述品质间的环环相扣，而不能有一点断裂。正因如此，不管是初读、还是钻研其中、抑或是想对作品做简单了解的任何人，都会发现其中蕴藏着大量信息与丰富文献。正是这些材料构成了我们这位史学家写作的轨迹与基础。

附录
附录一
历史作品

编号	书名	语言	年份	出版社
1	《城市履历》	阿拉伯语	2015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2	《19 世纪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经济》		2015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3	《在占领的旗帜之下》	阿拉伯语、 英语、德语	2014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4	《记忆话语（第三部）》	阿拉伯语、 英语、德语	2013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5	《泰德慕尔的女王芝诺比阿》	阿拉伯语	2013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6	《记忆话语（第二部）》	阿拉伯语、 英语、德语、 法语	2012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7	《桑给巴尔素丹书信》	阿拉伯语	2012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8	《卡西米部落和英国入侵 (1797年—1820)》	阿拉伯语	2012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9	《岁月的收获》	阿拉伯语、 法语	2011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0	《记忆话语（第一部）》	阿拉伯语、 英语、德语、 法语	2011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1	《自传》	阿拉伯语、 英语、法语、 德语、西班牙 牙语、土耳其 其语、中文、 意大利语	2009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2	《马斯喀特城堡及阿曼湾沿岸 其它城堡掠影》	阿拉伯语	2009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3	《东西方之间的沙迦机场》	阿拉伯语、 英语	2009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4	《血亲鉴戒》	阿拉伯语	2008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5	《沙迦童子军运动的兴起》	阿拉伯语、 英语	2008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 阿勒卡西米博士海湾研 究院
16	《隐藏的仇恨》	阿拉伯语、 英语、西班 牙语、俄语、 乌尔都语、 马拉雅拉姆 语、印度语	2004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7	《科威特声明：谢赫穆巴拉克· 萨巴赫酋长传记》	阿拉伯语、 俄语、西班 牙语	2004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18	《马吉德史学大家们对于伊本 ·马吉德的无罪声明》	阿拉伯语、 俄语、西班 牙语马拉雅 拉姆语、印 度语	2000	沙迦迈达德出版社
19	《海湾实力和商业之争（1620 年—1820年）》	英语、法语	1999	英国伦敦弗雷斯特罗出 版社
20	《1478年至1861年间历史版 图中的海湾地区》	英语	1999	英国莱斯特布兰特思想 出版社

21	《1493 年至 1931 年间历史版图中的海湾地区》	英语	1996	英国莱斯特布兰特思想出版社
22	《1837 年索马里领袖们致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的信》	阿拉伯语、 索马里语	1996	沙迦海湾出版社
23	《约翰·马尔科姆与 1800 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贸易基地》	阿拉伯语、 英语	1994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24	《戴维德·西顿在海湾地区的日记（1800 年—1809 年）》	阿拉伯语、 英语	1994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25	《法国档案馆内的阿曼阿拉伯文献》	阿拉伯语	1993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26	《阿曼与法国的关系（1715 年—1905 年）》	阿拉伯语、 英语、法语、 波斯语	1993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7	《英国占领亚丁》	阿拉伯语	1991	迪拜古莱尔出版社
8	《阿曼帝国的分裂（1856 年—1862 年）》	阿拉伯语	1989	阿勒卡西米出版社

9	《海湾地区阿拉伯海盗的传说》	英语、波斯语	1986	英国伦敦库里哈里木出版社
---	----------------	--------	------	--------------

附录二

文学作品

编号	书名	语言	简介	年份
1	《文萃》	阿拉伯语、英语	这本文摘精选了世界剧变与动荡时期的各类演讲、发言、讲座与辩论。从阿联酋当地事务到海湾问题，再到阿拉伯甚至国际问题，其内容涉及范围极广。如此多样的选择是因为从战略、思想、政治、文化、文明等角度来看，各个地区各个层面的事务总是错综复杂、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世界也应该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合作机制。	2015
2	《沙迦戏剧节（1984-2013）》	阿拉伯语	本书记录了1984年至2013年间沙迦戏剧节的发展轨迹。作者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在书中，介绍了他如何费心筹备这个文化节项目，让青年人对文化重拾兴趣。	2014
3	《关于戏剧的话》	阿拉伯语	这本书收录了国家最高委员会成员、沙迦酋长苏尔坦·本·穆罕	2014

			默德·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在各种场合下，给戏剧家们写的信。	
4	《离别的啜泣》	阿拉伯语	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收集并核实了谢赫苏尔坦·本·萨格尔·本·哈立德·阿勒卡西米（1924-1951年任沙迦酋长）后期的诗歌。作者在其中解释了收集后期诗歌的难处，并编选了十类诗歌，如忠告诗、爱国诗、教育诗与判决诗等。	2011
5	《致戏剧工作者的一封信》	阿拉伯语、英语、法语	本书内容源于2007年苏尔坦酋长殿下在巴黎做的一个演讲，题为“致戏剧工作者的一封信”。	2007
6	《在世界戏剧日写的一封信》	阿拉伯语、英语、法语	这封信有理有据，内容充实，被剧作家们当作权威，其中提到：“只有当我倾尽全力地写作，舞台上的每个细节都活灵活现，幕布在我眼前拉上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戏剧的本质。”	2007
7	《反叛王子》	阿拉伯语、法语、德语、俄语、乌尔都语	反叛王子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苏尔坦酋长在本书中提到所有的名字、人物和地点都源于可靠的历史记录，其中不存在任何想象编造，也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	1998

			语言。	
8	《白人酋长》	阿拉伯语、英语、西班牙语、马拉雅拉姆语、印度语、法语	作者在小说《白人酋长》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发生在 19 世纪初的真实故事。为了写这本书我不局限于翻阅手头的文献和图书，还参观了美国的塞勒姆市，观摩了约翰斯保罗古城尚存的古建筑。	1996

附录三

戏剧作品

编号	书名	语言	年份	简介
1	《黑石》	阿拉伯语	2011	本剧由五幕组成，讲述的是伊斯兰社会的改革运动。该运动由于外敌的干涉而失败，最终转向了恐怖主义。剧本借助发生在盖拉米塔人活跃时期的历史事件，以及他们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长期争端，展现了以伊斯兰为敌的人如何干涉伊斯兰教。
2	《图尔古特》	阿拉伯语	2011	在这部戏剧中，作者展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时，西班牙人利用哈夫斯王朝的第十九王子、突尼斯统治者穆罕默德·本·侯赛因软弱的性格，使其沉迷于

				<p>裘马声色的生活,从而攻占了大多数北非地区。因为当地人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所以西班牙人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从而控制了42个阿拉伯地区。</p>
3	《强大的参孙》	阿拉伯语、 乌尔都语	2008	<p>苏尔坦酋长的这部戏剧作品涉及阿以冲突,铁证如山地揭露了事实,抨击了对历史的捏造。为了揭示真相,证明敌人想在心理战上打赢阿拉伯人的意图,作者用希伯来圣经人物“参孙”的神力来表现阿拉伯人面对的敌人。</p>
4	《宁录》	阿拉伯语	2008	<p>《宁录》是苏尔坦酋长戏剧系列中的一部。该系列重视对过去的研究,以警示当下、展望未来,这也是作者在研究与创作中依据的基本思想。</p> <p>《宁录》是一个有关专制独裁的历史故事,该戏剧深入地探讨了这段历史的诱因,以警惕历史的重现。</p>
5	《亚历山大大帝》	阿拉伯语、 俄语	2007	<p>这部戏剧同样注重古代历史(公元前的历史)。作者创造性地选择了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倒下、死亡的时刻。这个曾被世俗、世界和当时的帝国所谴责的人,一路奋战,甚至到达了印度边界,击</p>

				垮波斯，征战罗马，还占领了非洲与亚洲各国的广阔土地。
6	《问题》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	2000	戏剧作品《问题》从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中汲取灵感，得出教训：阿拉伯民族现在正重演着历史中发生过的一切，往事象征着当下的苦难。《问题》高呼阿拉伯伊斯兰觉醒，而现在正是时候。
7	《现实是原型的影印件》	阿拉伯语、 俄语、西班牙语	2000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借鉴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对照当下民族急剧衰退的现实，从而赋予这部戏剧政治和文明的视角。作者说道：“伊斯兰民族曾经历过比我们现在更加严峻的时期，但愿这部戏剧能驱除失望，推动我们走向团结和斗争。”
8	《旭烈兀归来》	阿拉伯语、 英语、德语 俄语、乌尔都语	1998	这是国家最高委员会成员、沙迦酋长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博士殿下的第一部戏剧，写于1998年。这部戏剧已经三度再版印刷，酋长殿下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经过对阿拉伯民族历史的广泛阅读，我发现阿拔斯王朝覆灭前夕所发生的一切，与我们所正在经历的非常相似。

参考文献

一、阿拉伯语书籍

- 《古兰经》
- 伊本·赫勒敦：《前言》，阿尔卡姆印刷出版社，贝鲁特，DT
- 扎希尔·穆罕默德·哈斯纳维：《历史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文献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概述》，达法夫出版社、艾玛尼出版社，2016年
- 阿卜杜勒·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起源》，扎耶德遗产与历史中心，艾因，2000年
- 优素福·塞利姆：《历史的旷野》，《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作品漫步》，沙迦文化与信息部，第一版，2003年
- 哈密德·夏姆斯：《酋长们去世消息的传播与酋长国轶事》，法里哈·汉塔尔审校，阿布扎比，1986年
- 艾哈迈德·谢尔比尼等人：《当代的埃米尔：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埃及历史研究学会，民间出版社，开罗，2010年
- 阿卜杜拉·塔布尔：《阿联酋第一代有识之士的使命》，沙迦文化信息部，1999年
- 阿卜杜拉·阿鲁伊：《历史的概念（第一部）》，阿拉伯文化中心，卡萨布兰卡，第四版，2005年
- 哈利德·阿奇：《阿拉伯海湾的过去与现在》，阿尔贾希兹出版社，巴格达，1972年
- 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
《英国占领亚丁》，古莱尔出版社，迪拜，第二版，1992年
《马吉德史学大家们对于伊本·马吉德的无罪声明》，马达德出版社，沙迦，第一版，2000年。
- 《隐藏的仇恨》，沙迦阿拉伯创新中心，沙迦，第一版，2004年
- 《科威特声明：谢赫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传记》，阿拉伯研究和传播公司，贝鲁特，第二版，2006年
- 《自传》，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09年
- 《东西方之间的沙迦机场》，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09年

-
- 《马斯喀特城堡及阿曼湾沿岸其它城堡掠影》，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09年
 - 《法国档案馆内的阿曼阿拉伯文献》，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二版，2010年
 - 《1837年索马里领袖们致苏尔坦·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酋长殿下的信》，沙迦，阿勒卡西米出版社，第二版，2010年
 - 《记忆话语（第一部）》，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0年
 - 《岁月的收获：沙迦文化工作三十年》，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1年
 - 《桑给巴尔素丹书信》，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2年
 - 《卡西米部落和英国的侵略（1797—1820）》，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2年
 - 《记忆话语（第三部）》，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3年
 - 《阿曼与法国关系（1715—1905）》，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四版，2013年
 - 《约翰·马尔科姆和1800年英国在海湾地区的商贸基地》，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四版，2014年
 - 《戴维德·西顿日记》，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三版，2013年
 - 《在占领的旗帜下》，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4年
 - 《记忆话语（第二部）》，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二版，2014年
 - 《城市履历》，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5年
 - 《阿曼帝国的分裂（1856—1862）》，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第六版，2015年
 - 《十九世纪阿拉伯沿海酋长国经济》，阿勒卡西米出版社，沙迦，2015年
 - 哈立德·本·穆罕默德·阿勒卡西米：《阿联酋政治社会史（1945-1991）》，现代高校办公室，亚历山大，DT
 - 哈立德·本·穆罕默德·穆巴拉克：《沙迦思想文化先驱的觉醒》，阿拉伯书籍和研究社，亚历山大，2016年

• 阿卜杜拉·萨利赫·阿勒穆塔瓦：《北阿曼史的瑰宝》，法里哈·汉塔尔博士审阅，朱马·阿勒马吉德文化和遗产中心，迪拜，第一版，1994年。

•《关于复兴伊本马吉德遗产的学术研讨会》，阿联酋作家文人联合出版社，1991年

• 阿萨德·鲁斯塔姆：《史学术语》，时代书店，贝鲁特，1984年

• 哈里·埃尔默：《历史写作史（第一部）》，由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翻译，埃及公共图书出版社，开罗，1984年—1987年

• 穆尼·布尼安马：

《18至20世纪毛利坦尼亚历史记录：从意识问题到言论危机》，信息文化部，沙迦，2014年

《历史写作中的民间记忆：走近阿拉伯文化觉醒的次序中》，第十三届沙迦遗产日讲稿。

《欧洲记忆中的阿联酋：同化他人的研究》，发行中

• 丹尼尔·波特等人：《阿联酋历史编写中的新概念》，国家文献和研究中心，阿布扎比，2009年

• 法里哈·汉塔尔：《阿卜杜拉·本·萨里哈阿勒穆塔瓦：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朱马·马吉德文化遗产中心，迪拜，第一版，2014年

• 法里德·苏莱曼：《历史研究入门》，大学出版中心，突尼斯，2000年

• 艾哈迈德·法哈特：《是诗人还是火焰》，旅游与文化局，阿布扎比，2015年

• 贾马尔·扎卡里亚·卡西姆：《老酋长国与现代国家》，来自图书《阿联酋的全面研究》，阿拉伯研究院，1978年

• 卡其尼克·沙希坎特：《苏丹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领袖》，阿勒卡西米出版社，第一版，2014年

• 杰克·卢戈夫：《新历史》，塔舍尔·曼苏里博士翻译，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贝鲁特，2007年

• 乌西诺波斯·拉格鲁等人：《历史批评》，维凯莱特出版社，科威特，第四版，1981年

• 穆罕默德·瓦盖迪：《国家历史》，阿尔艾玛尼出版与发行机构，拉巴特，第一版，1990年

二、日报

• 艾哈迈德·阿尔巴拉克：《海湾报》，2016年1月26日；链接：<http://www.alkhaleej.ae/alkhaleej/page/89da0acf-b4ec-4b13-88eb-af01d11269eb>

• 艾哈迈德·扎齐·海拉：《史学家苏尔坦·阿勒卡西米》，《金字塔报》，2015年1月25日，链接：<http://www.ahram.org.eg/NewsPrint/396942.aspx>

三、外文书籍

• 马克·布洛赫，《历史的辩解》，艾迪安·布洛赫编辑，雅克·勒格夫校。巴黎柯林，1997年。

• 韦恩·P：《我们如何书写历史》，杜塞尔编辑，巴黎，1971年。